

章臺春日晚。楊柳繫金鞍。年少輕離別。捨盃復探丸。

元日

秦要正

朝汲井華水。爐邊颺細煙。契茶春意動。傍膝有貓眠。

客舍花樹歌二首

菅晨曜 甘谷

昔日朱門酒。如今紫陌花。不知春色別。還訝客愁加。

其二

同

客歸花作主。客住花爲賓。賓主不長住。春風世路塵。

早春

兄 臧 臧宗

雪峻白駒岳。春回碧玉江。寒光與淑景。併映讀書窓。

琵琶橋

松 秀 雲

訪古城西路。琵琶空有名。潺湲橋下水。猶寫四弦聲。

冬夜

武欽絲 梅龍

書窓月忽暗。颯沓松聲寒。前山應是雪。半夜上樓看。

早行

同

海東揚曉色。林壑靄氤氳。疑見天邊雪。漸知山上雲。

梅雨

服天游 伯和

霖雨五月天。衡門晝寂莫。閑臥枕瑤琴。時聞梅子落。

俠客

同

相逢遊俠兒。絃服耀道路。並馬過大梁。爭下朱亥墓。

採蓮曲 五首錄二

伊藤縉 惣治

采采芙蓉花。紅妝映水嬌。因郎憐形影。不敢盪蘭橈。

其二

同

貪采荷花好。不嫌水濺衣。家在橫塘畔。月出刺舟歸。

題雜畫

同

滿地蒹葭水。遙空雁作行。差池不肯下。猶自向衡陽。

客中

同

鄉心何處盡。客至一談清。日暮客歸去。鄉心還復生。

絕句

芥 煥 彦章

朱樓臨曠野。少婦凝粧新。細語難聞得。纖手指行人。

松風

同

庭陰松樹合。蒼翠曉將流。堪憐三伏際。時起一聲秋。

宿僧院得抄字

柳美啓 士明

霧起月昏昏。龕前一燈照。思詩又思眠。斯境更微妙。

陌上遇雪

同

咫尺漫風雪。紫驢佇不前。欲投酒樓去。呵手強加鞭。

同士乾真如堂看楓

同

霜楓古寺秋。無歲不同遊。一榻斜陽底。蕭然兩白頭。

發章津到梅木村

渡守時 南平

草津未鋪綠。梅木亦無花。到處春猶淺。曉寒透帽紗。

風帆來去

鳥宗成

微茫千帆影。受風鏡裡開。遠凌青靄去。近與白波來。

芥彥章過訪

同

貧家無一事。偶座唯論文。庭上數竿竹。清風亦爲君。

望芙蓉

合 離

天半三峯出。三峯削不成。往還人既熟。何事再三驚。

梅若家

同

公子家頭柳。中郎橋下舟。可憐舟去後。垂柳對閑鷗。

鴈

龍公羊 草廬

鄉路年年隔。歸心日日新。秋來南去鴈。愁殺遠遊人。

夢梅

同

梅花春曉夢。慙勸入羅浮。黃鳥時啼破。餘香透枕頭。

島羽田 河內途中吟

同

丹鳳城南路。孤村臨水涯。故宮何處是。田野黍離離。

江上送客

同

送客立江頭。江頭搖落秋。離情何物似。江水自悠悠。

螢

孔文雄 世傑

度水來還去。傍林暗復明。問君天下士。誰是似車生。

贈子明

同

朝發草香里。夕臨桂水濱。一步遠一步。遂作天涯人。

聞鴈

清 絢 君錦

雲外哀哀鴈。都傷半夜神。江樓風又雨。中有官遊人。

同 月夜遊太元宮

日夕山中行。愛此葦宮靜。時聞山鳥啼。林端月出影。

同 將赴播口占上二兄

人謂播州好。桑梓更繫情。春風花發日。只是不同行。

同 從兄君履遊石寶殿 在播州

石室留靈蹟。神光萬世開。登臨何限意。更舉弟兄盃。

新晴

黃梅傍逕落。綠竹繞堦深。初日茆檐下。呼童晒枕衾。

竹生島

青螺渺波際。舟船通往還。瀟湘何處所。一點似君山。

水室 在京師北古昔藏水之處

白雲青嶂合。天半有孤村。盛夏不知熱。何知人世喧。

春日入都

世上鶯花滿。春風引出山。煙霞隨杖屨。處處題詩還。

同

同

同

僧顯常 蕉中

僧惠仁

僧文雄

僧敬雄 金龍

留客

烟霞如是好。前山薇也肥。請君且安坐。僮今沽酒歸。

倚松館 在倉俣觀瀾苑八景之一

孤館倚長松。濤聲風裏壯。朝回挂笏聞。却似山中相。

少年行

馳馬綠楊堤。飛花亂碧蹄。揮鞭渡水去。不惜錦障泥。

南總曉發

荒村春樹遠。曉月渡頭迷。驛路無行客。落花亂馬蹄。

排悶 二首錄一

春來不出門。病後不窺園。梅發誰家巷。鶯啼何處村。

看花

散步看花去。看花不知歸。風來花歷亂。片片撲人衣。

秋夜小集懷田君祐

海上秋蕭瑟。白雲縱目初。唯見南飛鴈。不見西來書。

家書不至

同

服元雄 仲英

劉維翰 龍門

同

松崎維時 君修

紀德民 平洲

南宮岳 大湫

同

江深不可渡。山高不可攀。唯有江山隔。無地望鄉關。

中山道雜詠 八首錄一

湖岳 松江

鳥道躡雲上。危棧一虹懸。應言長安遠。不難到日邊。

行路難

赤松鴻 國鸞

人言行路難。行路信自難。苟不由嶮路。何必行路難。

春眠

同

懶睡倚南窓。夢魂迷去路。黃鶯一聲轉。髣髴鄉園樹。

寄岡孔彰

赤松勳 大業

起指扶桑日。浩然思故人。故人不可見。一鴈下江濱。

途中別僧知快

同

君向駒山去。我隨熊水歸。山水俱迢遞。相看已落暉。

別意

岡思潛 孔彰

送別垂楊下。何枝更可攀。春風吹落日。斜照大力環。

尋梅

副士定 保卿

一徑消殘雪。孤筇問早梅。東風昨夜至。未識幾花開。

記東海道民謳

函山八十里。雖險猶有路。不似大堰河。渺漫動難渡。

同

薄香詞 薄香地名。海泊湊泊之處。

高彝 君秉

歡如楊柳花。飄落任風起。儂似浮萍草。不離江上水。

其二

同

問儂別後情。譬似春原葛。枝蔓燒却盡。本根不可拔。

裝劍

田章 鳴門

裝飾芙蓉劍。白蛇三尺水。摩挲何所用。空逐筆端蠅。

嵯峨步月

度會末雅

偶爾步秋郊。月光如可掬。鳴鐘古寺多。欲向何門宿。

訪雨龍

江邨秉 愚亭

童子懇留客。開窓指翠微。前林長嘯起。可是主人歸。

秋晚西郊即事

同

西郊何所見。秋老野蒿花。杳杳天低處。山容襯暮霞。

王昭君

柚木太玄

一入漢宮裡。蛾眉竟枉然。幸爲畫圖誤。尙得君王憐。

磯浪 和歌題

同

汀際雖云淺。綠波已自迴。侵沙隱且見。激石去還來。

春虹

源之熙 君績

夕陽殘雨外。彩翠劃雲低。堪攜鷄犬上。花際起丹梯。

來青閣

同

朝見雲出嶺。暮見嶺出雲。欲取新句答。嶺雲聞不聞。

俠客

巖垣彥明 亮卿

燕趙遊俠兒。相逢俱擊筑。悲歌纔數聲。風雨起叢竹。

綠陰

伊藤榮吉 士善

松檜午陰靜。翠疊小庭間。獨坐彈琴罷。棲禽次第還。

莫愁樂 三首節一

同

皆言莫愁樂。莫愁樂自真。艷歌將美酒。能醉石城春。

深江夜雨

僧周契 寰海

夜雨深江黑。枕頭子細聽。明朝松浦路。春景更青青。

掃庭

同

秋葉隨風至。半溪掃亦生。擲帚還就枕。耳底一虫鳴。

關山月

建孝銑 澤夫

茫茫青海曉。羌笛兩三聲。曲罷回頭望。月殘驪騎營。

新竹

南維 遷

新篁纔數尺。籊苞傍墻東。插棘苦相護。待君拂碧空。

題畫

齊必簡

垂楊山下路。芳草日萋萋。溪上春風起。落花亂馬蹄。

鸚鵡石

吉敬 孔夷

海內知己少。人間同調稀。可憐一片石。語語竟無違。

播州道中

僧義龍

閒村隣古寺。處處炊烟收。返照粉榆路。小牛隨大牛。

【余所閱義龍播州道中五絕三十首。竺鳳和詩二十首。梁蛻岩批評。其中佳詩不少云。】

同上

僧竺鳳

秋郊秋雨霽。雲散漸有村。鐘響遙峯寺。鳥歸深竹園。

秋江有感

源乘富 豹隱

日暮風烟斂。大江秋色來。行吟多古意。獨恰楚臣才。

秋涼

源義宜

高臥深林下。泉聲夢裏殘。忽爲清風覺。石上覺秋寒。

牧童

源義智

春色平郊滿。萋萋草色肥。自因風雨惡。白日驅牛歸。

早秋夜坐

山政禮 東皐

四隣虫韻響。三逕月光孤。頻訝絺衣冷。金風在井梧。

青樓曲

源康純

憐此尋常樹。渾著斷腸花。春風吹不定。飛去落誰家。

贈隱者

源敏 東溪

朝朝出岫雲。夜夜涵江月。幽人兩憐之。高歌時時發。

山中

同

獨處山中人。家徒四壁立。花從簷上落。雲向牕中入。

秋日閑居

中島徽外

金井梧桐樹。窓前三兩柯。朝來秋雨至。葉落月明多。

江南意

源義質

二月又三月。阿郎未到家。春風門外樹。空復作飛花。

春夜

雨森温

蝴蝶耶雪耶。月下梅影低。祇恐情人夢。花邊中路迷。

春意

下川貴慶

堤上春草合。堤下春水流。思婦樓上坐。萋萋爲誰愁。

訪山家

阪威之

雨後蒼苔徑。猿聲後山傳。采芝人未返。蓬戶銷松烟。

宿寺

同

一宿山中寺。珠樹月影清。夜深人語絕。但聞澗泉聲。

還鄉作

內山之明

山驛看花過。歸鄉標有梅。光陰都如此。不怪髻華催。

唐崎孤松

岡豹

蒼松鬱相望。萬古滋賀邊。不獨歲寒色。孤高最可憐。

江上

清江烟雨霽。楊柳拂苔磯。恐入明王夢。斜陽捲釣歸。

北山彰 元章

老梅

根株託肥土。開落幾青春。漸見清容瘦。芳香却自新。

福嘉貞 士標

博多歲初次韻獨笑主人

獨將二毛色。又值一年春。唯有青山在。終能不負人。

平賀晋人

題畫菊

的的黄金蕊。參差篔上開。秋風猶未起。佳色從何來。

荒木田興正

北野看調馬

調馬梅林裏。銀鞍白錦衣。揚鞭風忽起。花遶四蹄飛。

永田忠原

竹露 二首錄一

庭上數竿竹。葉葉含曉露。忽被微風吹。散爲窓前雨。

清勳 公績

送鳥翼卿之東都

縱上品川樓。莫浮墨水舟。墨水多白鳥。恐生懷土愁。

藤本敬

途中別人

隱廣福

相逢還欲別。暫共酒家春。醉後東西去。俱爲道路人。

春日作

今大路源浦

郊原雨新足。春色滿田家。不知鶯啼處。高低一片霞。

夜雪

岡汝肅 雲臥

月暝天又雪。村落夜沈沈。不見人家在。唯聞折竹音。

渚月亭

永井貞卿

賈舶安檣處。高亭傍海開。山陽一片月。夜夜送潮來。

南都雜咏

永井明卿

猿澤池邊柳。春來綠若絲。似留千古恨。嬾背人垂。

病劇不省人事數日始蘇作

岡長祐

春風蝴蝶夢。花際有時還。却是醒時苦。不如夢裏閒。

山居

山根泰德

山梁人去盡。溪樹鳥飛歸。閑坐自無厭。斜陽照翠微。

秋風引

吉田文獻

昨夜秋風至。朝來吹我衣。應是悲哉始。庭梧一葉飛。

春閨

十載空閨裏。春風別恨長。靡蕪園外色。無路寄蕭郎。

石作貞 士幹

神通川 在越中

佐伯 撲

長江流不盡。逶迤繞高城。不是滄浪客。水清可濯纓。

柳

同

旗亭楊柳綠。影映野川流。枝上多啼鳥。不肯繫驂騑。

過駒回 在越後

佐伯寧 公靜

斷崖臨北海。驚濤動及鞍。家鄉猶不遠。已知行路難。

春暮寄題野氏柳蔭舍

山 英

堂掛一張琴。門垂五柳樹。自非同調人。誰知此中趣。

江南曲

山 東 溪

縱爲江上水。莫作江畔花。花飛無處所。水流到郎家。

夏夜

守屋元泰

一片雲間月。涼宵照草頭。誰知終日暑。還作露華流。

烏夜啼

三 浦 言

只憐春月晚。棲鳥各歸林。獨有烏聲切。似知妾苦心。

長安道

上田濟世 君美

長安有大道。佳氣五陵來。公子鳴珂處。春風花盡開。

採蓮曲

中島恒久

落日採蓮女。花香入翠衣。莫道舟棹晚。避人逐人歸。

江南曲

田景化 之龍

不愛江南暖。獨憂江北寒。梅花先臘發。何得共郎看。

夫婦池

武谷泉 六甲

伉儷茲同死。至今人斷腸。盈盈池上水。泛泛兩鴛鴦。

秋興

梅幸高 北溟

玉樹晚涼動。金風秋氣高。壯心猶未折。屢見腰間刀。

歸省至三河碧海郡

薩埵元雌 雄甫

春風歸省日。匹馬入三川。不見桑田變。依然碧海天。

偶成

荒木堅 子剛

枕頭蕉雨響。戶外竹風鳴。起來風雨寂。殘月入窓清。



秋興

庭上秋陰合，閑階人跡稀。檻前何所見，日暮宿禽歸。

北山熙 元寧

春宮思

三宅芳隆

恩絕同心結，香餘舊賜衣。殿前雙蛺蝶，自在遶花飛。

送西肥宗天

同

江月迎君來，君去月亦隨。人情不如月，臨江告別離。

石龍山

早苗三寧

雲根高萬丈，倒影落深潭。龍臥知何處，明珠或可探。

笠取山中

田爲章 文卿

鬱鬱千章樹，人家在何處。遙聞伐木聲，知從此溪去。

楊柳浦

與平重該

春風楊柳浦，落日鎖愁烟。月下漁舟笛，猶思元曆年。

不寐

原含 子章

燈影暗無焰，更深未就眠。吾非千里客，何事坐凄然。

將進酒得春字

西貞 三菴

君子莫辭醉，人生逢幾春。庭花今如許，風雨落爲塵。

下巴水

田鳳 朝陽

巴水疾於矢，一瀉赤河涓。停柁時回首，故山平若砥。

無題

栗道 因

青樓如玉女，趙謳又吳歌。聞說能留客，新聲近如何。

暮春郊行

越智克忠 士明

出郭知春盡，躊躇忽生愁。林邊如帶水，時載落花流。

山行

中藤陔 子元

深雲山逕長，鐘響始知夕。花開不見人，鳥啼空送客。

子夜四時歌夏

小西好古

南風溪水碧，携手立橋頭。只願郎情意，綿綿若此流。

七夕

尾瞻 百里

人間多願絲，天上少佳期。未說心中事，曙雲促別離。

二兒島 在若州

僧道 眼

極浦涵天碧，烟波浴落暉。二兒島相對，似待遠帆歸。

春臺望

春臺一臨眺。烟雨始晴時。村苑梅千樹。江橋柳萬絲。

僧圓識

邊城秋思

十年征戍客。能得幾時歸。笛裏關山月。空看一鴈飛。

僧恕行

春夜聞笛

春風遠笛聲。江樓夜寂莫。故園千里心。淚共梅花落。

僧了行

月下寄山中人

雲有出山狀。人無入山心。相思秋夜月。寄照柴扉深。

僧石蘭

山居

應是武陵洞。溪流送落花。杳然聞犬吠。何路向仙家。

立花氏

補遺

贈祇伯玉

春風能幾日。對酒但應歌。不令吾曹醉。其如花月何。

松禎卿

劍

幾年腰間佩。有時手裏鳴。龍文人不識。把示少年生。

三宅緝明

終

日本詩選卷之九

平安 江邨 綬 君 錫 著

姪 清 勳 公 績

同校

受業 永田 忠 原 俊 平

七言絕句上

贈江邨剛齋

獨倚春風愁自生。堦前啼鳥正嚶嚶。幽牕無事難消日。何況故人爲客情。

那波守之

郊行

漠漠春風燕子斜。幽人曳杖到村家。臨流弄影數株柳。隔徑送香幾樹花。

江邨 惺 珉

月夜泛舟

清夜浮舟下淀川。月明風靜意悽然。流光直接銀河水。始信乘槎曾上天。

同

伏見途中

僧元政

杖藜緩步思悠悠。望盡青山傍水流。來往風塵多少客。桃花夾路不回頭。

客中偶作

宇都宮的

海色茫茫山色長。孤舟風阻轉淒涼。天涯夜夜騷人夢。半在京城半故鄉。

即事

伊藤維楨 仁齋

青山簇簇對柴門。藍水溶溶遠發源。數盡歸鴉人獨立。一川風月自黃昏。

和州道中

北村可昌 篤所

飛雪寒風天漠漠。長途短晷意忽忽。閑雲本是無心物。底事營營西復東。

【小川成章 亦仁齋門人。與篤所齊名。其詩載名賢集。間有可稱。】

遊吉水山得華字

伊藤宗恕 坦菴

節到清明已落花。應須行樂惜年華。新晴今日東山頂。下見長安十萬家。

題梅

村上友任

宴罷瑤池王母回。月寒素袂立青苔。仙粧難著人間語。姑喚暗香踈影來。

日本橋 題畫

同

家在白雲重疊巔。三叉古路遠溪邊。跨驢客子應求句。行到橋頭更不前。

獨木橋

山本利盛

只呼略約竟無名。長在溪陰松下橫。流水夕陽僧獨過。秋風落葉鹿雙行。

細雨

余元徵

催花天氣易輕陰。乍暖乍寒春未深。薄暮偶聞簷溜滴。始知細雨洒前林。

贈小山生之東行

伊藤長胤 東涯

客路預期風日晴。好詩應自馬頭生。忍看橋畔垂楊柳。只解送人不解迎。

即事

同

槿花籬落秋初到。柿葉園林雨未晴。袞袞人從塵外老。沉沉詩向靜中成。

樓上遠眺

鳥山輔寬

百尺樓臺坐夕暉。故山煙樹遠依依。白雲不為紅塵役。直向天涯自在飛。

客中春日

同

辭家未肯卜歸年。羸馬東西每自憐。欲向青山取行路。春風何處不啼鶯。

茶煙

鳥山輔門

綠乳香浮解宿醺。餘烟遠坐晝氤氳。牕間忽被風吹去。恰似無心出岫雲。

秋日郊行

同

出郭微吟步夕陽 平蕪烟盡冷秋光 千畦露重稻梁熟 一路霜花橘柚香

春望

笠原龍鱗 玄蕃

花柳重重輕靄浮 東風春滿帝王州 朱簾翠幙笙歌起 人在夕陽樹外樓

柳

同

依依裊裊和烟新 雨後章臺滿目春 卻妬長條含黛色 青樓自有畫眉人

登槿尾山

同

白雲埋路幾重重 門外寒流石上松 林鳥相呼山更靜 老僧携鉢下孤峯

宿西條驛

松原一清

西風驅暑送新涼 不厭前程雲水長 行李幸無官事累 悉收秋色滿詩囊

曉鶯

柳川三省

香露冥冥夜色深 黃鶯啼處月初沈 無端喚起梅花夢 能使春心滿上林

滄州絕句。傳者僅數首云。

秋閨

長野方義

搖落寒砧秋晚催 黃花戍客幾時回 傷心最是南歸雁 萬里飛從君處來

僧舍晚春

大井守靜

昔游如夢思依稀 前度道人今既非 喚起不鳴春寂寂 寺門夕日落花飛

喚起鳥名

春日舟中作

江兼通 若水

十里清江盪小舟 桃花浪暖綠楊洲 篷牕眠覺日過午 坐看魚苗溯碧流

江南春

堀止超 景山

多少人家煙水涯 江天雲暖夕陽遲 落花飛絮纔吹盡 但見春風在酒旗

楊柳枝

同

勞勞亭畔折殘枝 幾度傷心贈別離 不分春風吹又綠 獨教兩鬢亂如絲

澤維顯 宮內

擬軍城早秋

龍塞西風草已殘 戍樓曉色鍊衣寒 胡塵遙起陰山下 十萬精兵按劍看

同

冬夜感懷

琴所兄名某。嘗爲僧。住建仁寺。先琴所卒。

夢斷山房夜更長 曾遊回首感滄桑 連牀相對人何在 月照鵲鴿原上霜

富逸 春叟

送珠上人赴奧

春風吹起別離情 望斷東方千里程 紅白花開吳水上 黃鸝頻轉送君行

同

中秋

清逼吳江雨後秋 水光併與月光流 夜深更識桂花落 風送天香入竹樓

僧月潭

前村

春宵寂寂掩柴門。夢覺起來步小園。人語歇時山犬吠。月明偏在杏花村。

僧百拙

野寺殘鐘處處迷。曉虹半落數峯西。短橈指點岸花白。驚起雙鵝別渚啼。

同

孤筇隔水過湖邊。欸乃浮沈何處船。白髮誰知無限量。晴波潏潏綠於天。

室直清 鳩巢

上帝高居白玉臺。千秋積雪擁蓬萊。金鷄咿啞人寰夜。海底紅輪飛影來。

同

宮樹陰陰晝景遲。萬年枝上嘯黃鸝。日高眠覺猶慵起。閑看落花到地時。

同

楊柳未垂花未紅。家家簾幙掩東風。春歸江上無尋處。只在青青草色中。

同

忽起南鄰復北鄰。飄揚上下逐風頻。洛陽城裏飛如雪。不送行人空送春。

源 璵 白石

梧桐枝上月團圓。踈葉影移金井欄。碧殿夜深吹鳳管。九天風露滿階寒。

次玉隱師惠韻

東林同社舊因緣。白藕花開碧水前。多謝遠公遯跡日。猶思陶令在官年。

春初寄田長元在山北

離杯對把玉芙蓉。春酒澆澆琥珀濃。不信千山萬山隔。醉中分手夢相逢。

和井尚綱客中秋興韻

碧天明月共清輝。霜落江樓夜搗衣。莫怪南來消息斷。秋鴻不向北風飛。

中秋作

天風吹月露沾衣。環珮招魂夜未歸。琴上斷絃誰復辨。空懸素影照金徽。

玉島澄暉

風鳴江葦夜漫漫。神女不還秋月團。二十五絃空雁影。霜花如夢水雲寒。

和白石井公春晚見憶韻

年年燕子社前飛。沉水羅紋雨濕衣。四海今無鷹隼忌。春風自在舊巢歸。

其二

名公健筆勢如飛。殿上奪將宮錦衣。金門退食日方午。一道風花逐馬歸。

梅

雨 森 東

千林搖落逼窮冬。滿目寒雲淡又濃。梅蕊應憐溪水上。含香的際伴蒼松。

無題

松浦儀 禎卿

霓裳舞罷淚潸然。殘月枝頭哭杜鵑。紅褪香銷空有恨。一從絃斷憶華年。

其二

同

三山路斷恨沈沈。鳳去鸞飛不可尋。洛浦風流已銷盡。到今離思在瑤琴。

步月

岡島達

江頭月色舊情新。蘆荻洲前淚濕巾。悵望遙思故園月。今年不照去年人。

和客中感春作

原希翊

晴川泯泯向東流。草色如煙使客愁。那耐他鄉春日暮。飛花滿地獨登樓。

和竹枝詞

田子彝

東風花滿若耶溪。西子宅前日欲西。春草萋萋春雨後。子規啼斷鷓鴣啼。

客中

肥允仲

青樓風暖百花香。黃鳥啼殘白日光。自是江南春色好。更教遊子不思鄉。

登鐵枋峰

梁田邦美

古壘烏啼不見人。嶺雲澗水共傷春。誰知夜半風前笛。吹落梅花作戰塵。

結句用景季事

遊中氏園和身上人梅花韻

同

此地年年同賞春。相知不是白頭新。樽前諸伴依然在。笑對梅花舊主人。

鹽谷晚歸口號

鹽谷邑名在赤石東

同

松含斜景鳥聲幽。下有飛泉如帶流。海曲暮霞看欲落。行人猶上酒家樓。

伯夷叩馬圖

同

黃鉞風生鐵馬飛。獨憐義士媿戎衣。華山佗日春烟綠。不及首陽崑畔薇。

賦得春帆細雨來

同

浦口春船欲上時。布帆無力雨如絲。東風十里烟波黑。楚竹湘山不可知。

初夏遊光明山

湖元泰

仙梵穿雲不斷飛。清閑半日此忘機。道人原自機心息。鳥雀馴階螢入衣。

遊勝尾寺

僧東明

中天積翠極攀躋。般若臺高群象低。澗道經過斜照裏。白雲深處子規啼。

賦水邊紅葉

僧道寧

霜落楚江秋色分。紅楓夾岸已紛紛。西風不借湘娥淚。染得千林映暮雲。

送客

僧無隱

綰柳折花白日曛。勞勞亭畔月紛紛。離情忽入春風去。江北江南遠送君。

送縣次公

錦帆西盡青蛇州。赤馬關高大海流。料識愁心秋不極。回頭東望月如鉤。

送君上人之京

處處春風黃鳥斜。驛亭垂柳映袈裟。洛陽此去花應好。一路淹留知幾家。

懷富山人

孟光相伴出函關。短褐犢車終未還。今說梁鴻誰得識。空傳五噫滿人間。

送人之筑後

送爾遙懸明月心。片帆且入白雲深。停杯爲擬秋風曲。怪似燕門筑後音。

林祭酒宅同賦庭樹發春輝

樓臺雪霽映霏微。簾外東風黃鳥飛。應爲庭階生玉樹。滿園草木著光輝。

稻叢懷古

沙汀南望浩烟波。聞說三軍自此過。潮水歸來人事改。空山迢遞夕陽多。

九月十三夜蓮光寺翫月

樹色蒼蒼秋正深。高堂邀月轉沈沈。對君盡夕無愁思。一任寒蛩傍砌吟。

馬山遇雨贈逆旅主人

高臥西軒客夢殘。山中永日雨漫漫。蕭然旅況誰相問。唯有主人青眼看。

早發深川

月落人烟曙色分。長橋一半限星文。連天忽下深川水。直向總州爲白雲。

春日古河道中

出關千里大川通。驛樹陰陰馳道東。微雨花飛寒食近。人煙還在水煙中。

牛門分得出塞

征旗朝拂塞雲寒。直指燕然掌上觀。十萬健兒齊按劍。更無人道憶長安。

夜下墨水

金龍山畔江月浮。江搖月湧金龍流。扁舟不住天如水。兩岸秋風下二州。

秋夜別友人得安字

送客三更杯酒寒。祇言別後各平安。今宵遙指關山月。明日天涯馬上看。

起復謝開疾諸君

老年心事著寒灰。抱病偏臨永夜臺。但爲故人招得切。遊魂不遠復歸來。

三日尋子昌莊

烏啼花發野亭西。三日重來路不迷。處處春風桃李下。何人已是踏成蹊。

從軍行

高維馨

邊城朔雪滿榆關。金甲如雲塞上還。不是將軍能絕漠。一時何奪祁連山。

明妃曲

同

邊關萬里白榆秋。窈窕雲鬟獨自愁。一曲琵琶猶未畢。風沙吹上玉搔頭。

送田子明兄弟還湖中

同

琵琶湖上雁行斜。歲晚還鄉道路賒。為憶君家雙玉樹。春來爭映舊都花。

十日簡文卿

同

東籬秋色映青苔。昨日無人送酒來。猶有摘餘三徑菊。須君共汎獨醪杯。

吳宮詞

島鳳卿 飯德

吳姬緩舞白霓裳。桂苑秋風夜正長。歌罷江波明月落。西施扶醉侍君王。

宮詞

士昌英 伯暉

金井梧桐玉露垂。芙蓉水殿月明時。承恩長侍君王側。未信人間復有悲。

上長興山

平義質

長興山色秀清秋。日抱摩尼寶塔浮。湘水如環歸大海。連天帆影不曾流。

謝子玉贈竹榻

岡井孝先

何人裁製碧琅玕。一榻贈來色未乾。尚帶蕭條湘水影。滿堂六月動秋寒。

木實聞 蘭阜

雪夜玄洲公宅分韻得頭字

座中無客不應劉。詞賦爭雄清夜遊。飛雪自成梁苑趣。誰能授簡雁池頭。

田良暢 子舒

晚下墨水

獨放輕舟下總州。悲歌一曲白雲愁。駒蹄口畔行人絕。唯有蕭條墨水流。

鶴士寧

城門雪

雪滿千金公子裘。相逢停騎御溝頭。樓臺夾路渾如玉。為問何門是五侯。

晁泰亮

歲杪思家

故園一別隔山河。客裏風光歲月過。春色明朝歸未得。愁心今夜為誰多。

同

和杏隱叟遊南山

登臨近指葛城山。嶺上雲生杯酒間。無限丹楓秋色裡。并將落日映酡顏。

雍正長 子方

早春書懷

客裡青山對濁醪。春風無恙鷓鴣袍。十年不改紅塵色。唯有梅花照二毛。

山根清 華陽

春思



江城花落子規啼。碧樹如煙望轉迷。腸斷雨中芳草色。王孫不返日萋萋。

出塞行

漢家飛將領天兵。漠北秋臨龍虎旌。聖主只今借神武。到時可築受降城。

春日行

陌上春風柳色深。煙霞處處映青衿。誰家年少能騎馬。知是新恩拜羽林。

佳人怨服散

青雀雙飛帖碧紗。仙郎日醉赤城霞。天台山上春應好。不管人間桃李花。

送別山玄琳功子舍

二子江人。時余有西京行。

萬里鄉山未得歸。送君還自向京畿。若逢湖上秋風起。爲報鱸魚今已肥。

當壚曲

孔雀雙飛裙帶垂。當壚紅粉畫蛾眉。春風能醉臨邛客。那似文君新寡時。

西宮秋怨

琪樹西風塞雁過。夜雲如水渺天河。自將紈扇憐秋色。不問昭陽月影多。

長干行

月出長干江上春。春風吹送下江人。相迎齊唱相思曲。那比江流去日新。

田泰士雅

田公望望之

瀧長愷彌八

同

井通熙子叔

江忠固南溟

高羽翼之

春宮詞

紅羅小扇繡鴛鴦。瑤戶無人鎖畫梁。日永海棠呼不起。春風銷盡博山香。

漢宮詞

舞態翩翩掌上開。相迎七寶避風臺。深宮月出簫聲起。女伴同歌赤鳳來。

江都春日行

六首錄二

謝公乘興日忘歸。花滿東山靄夕暉。祗恐紛紛歌舞妓。春風吹作彩雲飛。

其二

芳草河邊春色開。浮雲西北是樓臺。金龍閣下花千樹。多少名姬手自栽。

春雪夜淀河舟中作

淀河東望帝王州。二月春風上瀨舟。却訝篷窗猶有月。夜來白雪滿汀洲。

四月朔對雨

風雨蕭蕭鳴乳鴉。城邊雲樹萬人家。憑欄試問春歸處。背指流泉送落花。

寓懷

水雲深鎖梵王家。翠暗幽窗白日斜。病後匡床都不下。園林開遍石榴花。

採蓮曲

僧原資萬菴

水業元博泉

秋儀玉山

同

同

僧元皓大湖

同

同

荷花暮水映羅縞 畫舸低回日欲晡 停棹愛看荷上露 微風蕩漾不成珠

冬日即景

同

霜花欲結起寒風 萬丈飛濤海氣中 吹散芙蓉峰頂雪 雲間成電灑山東

春日遊墨水得春字

僧圓乘

風花處處送江春 古渡蕭條芳草新 爲是王孫昔游地 縱無白鳥亦愁人

春思

宇鼎士新

花花爛熳柳條新 城上晴雲陌上塵 日暮江南幽夢斷 洛陽春色更愁人

明霞軒 五首錄一

同

綠酒青樽帝里春 明霞幾處映花新 如今霄漢誰相賞 長屬閨閣臥病人

送深卿 六首錄一○深卿蓋攝人學京者

同

海門風色入秋悲 蘆葦蒼蒼白露垂 借問詩成君獨望 何如客裡夢歸時

從軍行

宇鑑士朗

白草黃沙大漠寒 浮雲何處望長安 可憐一片天山月 曾向蓬萊闕下看

擬塞上逢故人

同

胡地秋風白髮新 相逢未語淚沾巾 那知今日陽關外 還見當時勸酒人

失鶴

同

仙鶴高飛不可從 孤雲邊月杳無蹤 何年鼎裡丹砂就 問爾蓬萊第幾峯

睡起

同

北牕高臥至南柯 牕下清風夢後多 半醒未覺身非蝶 更欲乘風花上過

子期七絕殊有妙境。不啻伯氏不及。恐是一時無二。

伊藤長堅 蘭嶼

戌樓春月

榆錢飛盡柳成綠 塞上春還戍未還 獨有故園桃李月 清輝一夜滿關山

奧田士亨

答若州都筑老丈

原頭楊柳雨如烟 萬里相思夜度年 海內交遊重搔首 不知春色在誰邊

福島末茂

訪隱者不遇

十里寒山一徑微 清泉灑出繞柴扉 梧桐葉落殘棋上 空壁題詩獨自歸

秦正富 君忠

聞笛

夜月樓頭烟霧開 飄殘玉笛幾人哀 三更吹斷家山夢 此夜江南見落梅

菅元繼 雄峯

岸柳

映杏映桃千萬條 春風染得翠飄飄 岸頭不許離人折 長拂江流送寂寥

渡邊不遠

臨江亭夜坐

踈簾高捲倚南樓。鴻雁橫空蘆荻秋。夜靜月明思舊事。棹歌何處暗生愁。

遊明光浦

唐金興隆

潮頭白鶴等閑飛。人自晚來傍釣磯。五月雨晴篷底月。蒹葭深處醉歌歸。

答越中人

白田香 升叔

仰見浮雲着葛巾。江山花月不知貧。投竿坐處滄浪水。休道清風在富春。

寄容屈子幹 十首錄一

檣榮迪 伯啓

搖落江天雁影流。遙憐庾亮倚南樓。故人元自無長物。爲贈白雲一片秋。

牧童

江邨如圭 復所

吹笛村前日欲斜。荷簑侵雨藝禾麻。山花野草常爲伍。犢背穩眠是我家。

天橋舟中和北海先生

水謙 士遜

十里松洲雲影昏。孤舟暫繫夕陽村。醉來偏動釣鼈興。欲逐歸潮向海門。

春盡

僧玉泉

飛花片片水東西。遊客不來山鳥啼。落日遽然春夢覺。時看胡蝶過前溪。

春雨

僧承堅 翠岩

積雨空濛幾日晴。霑花灑柳聽無聲。閑人縱有踏青約。村路泥深不得行。

九日過故人舊館

僧無隱

去年今日共君遊。江上同登百尺樓。樓上今朝君不見。菊花開似去年秋。

答喬子貫

松秀雲

五畝閑園不受塵。琪花瑤草四時春。春來若問爲何事。自學漢陰抱甕人。

舒嘯臺春日即興

同

前津無處不春風。雪後平蕪千里同。倚盡欄干人未起。棲禽飛入柳烟中。

漢宮四時怨夏

千諸成

素羅如雪暑炎空。日晚南薰落檻中。紈扇持來偏自掩。年年不肯待秋風。

題仕女圖

木貞寬

芙蓉露下夜將闌。水殿鈎簾月影寒。御宴餘酣猶未解。當風斜倚玉欄干。

遊仙曲

武欽繇 梅龍

金壇曉擁百花清。月落珠林催轉鶯。應是真人朝帝處。五雲合起玉笙聲。

上如意山

服天游 蘇門

城東鎮嶽簇雲霞。路歷談溪石磴斜。直到山巔暫植杖。俯看九萬八千家。

送人遊赤石

同

紅亭綠酒暫相留。美爾揚帆赤石遊。試見煙波朝霧裏。依微島樹隱行舟。

二水亭避暑

第五橋頭碧樹傍。主人家在水中央。相去城門纔咫尺。南牕忽覺送微涼。

歲晚書懷

草堂一夜思依稀。浪迹多年心事違。燈火撩人人不睡。何來風霰拂牕飛。

涼州詞

胡天何日陳雲收。幾處屯營萬馬秋。月底琵琶多逸響。無端彈起古涼州。

題扇面富士山

六十餘州不二山。芙蓉突兀壓東關。四時絕頂常餘雪。多少行人駐馬間。

秋日

桐葉風淒白露秋。暮天弄笛倚高樓。陰晴不定江山色。暗釀騷人多少愁。

將赴平安買舟出港

大海風烟秋色分。孤舟欲發思紛紛。千山萬嶽隨帆轉。忽已鄉園隔白雲。

題僧院

暮山紫色繡袈裟。數縷香烟戶外斜。獨坐繩床無一語。靜看白露上蓮花。

邨 漸 中 漸

同

兄 臧

同

藤門周齋

唐崎彥明

青葉廣 士弘

春日訪隱士不遇

垂楊西畔是君家。一路無媒苔蘚遮。萬壑千峰春似繡。不知何處去題花。

送秀貞遊有馬山

四十八盤有馬山。山迎水送隔風烟。人家都在白雲裡。將道桃源暫作仙。

將歸阿州留別諸子

二月田園花發初。好追風月返茅廬。人間若有尋盟客。為問南州高士居。

驛路歲暮有感

孤劍悠悠過攝泉。關山年暮進歸鞭。羨看壁上掛鋤去。父老茗談燈火邊。

二見浦晚景

清秋眺望海雲邊。遠寺鐘聲薄暮天。遙過平沙回首處。江村寂寂一條烟。

送人歸山

秋江波起白雲飛。綠酒長歌送爾歸。遙想鹿門山上月。清光獨對薜蘿衣。

簡木世肅乞酒

聞道君家麴米春。春風誰不願沾唇。珍藏縱比金莖露。寧忍茂陵消渴人。

幽居

松 山 造

岡 德 瑜

吹 田 定 敏

荒 木 田 息 雅

慶 德 武 遇

仲 和 道 齋

左 正 彬 文 藏

岡 長 裕

白雲來去鳥聲閑。結屋小園秋樹間。隨意曲肱春睡足。有錢何用買青山。

別渡長年

川田資哲

泗水橋邊花落時。無端匹馬向天涯。交情唯有數行淚。江上不堪洒別離。

偶作

田中仲純

多病歸來海上秋。閑雲裊裊水悠悠。却思四十餘年事。何似忘機對白鷗。

某氏宅看海棠

原田直溫夫

綺筵同賞可憐春。況復妖嬌傍檻新。借問名花能解語。紅唇妬殺息夫人。

夜下漢河

齋藤愿仲

波搖月湧大江流。白露光寒蘆荻秋。兩岸西風吹不住。雲間遙下一孤舟。

聞雁

木原正直

葦簾長捲葦門閒。露滿園林月滿山。新雁一聲何處所。幽情遠入白雲間。

古寺夜興

僧越宗

柳浦城邊古寺秋。浦頭楊柳繫扁舟。僧眠樓上客收釣。夜靜清江蘸月流。

落葉山馬山溫泉之西山

僧惠實雪鼎

落葉山邊落葉催。朝攀霜樹上崔嵬。千家近在藤蘿外。人語時時松際來。

秋閨怨

僧空賢

嫋嫋秋風拂玉欄。芙蓉零落露初寒。誰憐一片城頭月。翡翠簾前獨夜看。

無題

僧淨慧

宿雨新晴苔作紋。秋風殘柳亂紛紛。鄉園數月無音信。獨立階前看白雲。

奉呈樂山公子三首錄一

僧雪巖

西園勝會綵毫開。君自翩翩繡虎才。乘興時招方外客。強教支遁賦詩回。

日本詩選卷之九終

# 日本詩選卷之十

平安 江 邨 綬 君 錫 著

姪 清 勳 公 績  
受業 永 田 忠 原 俊 平 同校

## 七言絕句下

塞下曲

青海長風雪滿關。邊聲夜動戍樓間。雲中萬點陰山火。道是單于夜獵還。

伊藤 綰

野渡遲舟

山含斜景雨初收。駐馬芳塘望渡舟。風裏楊花飛似雪。不知撩亂幾人愁。

同

濃州道中

一痕野水接芹陂。榆筴罩烟漏日遲。麥浪風微牛穩臥。牧童相聚逐魚兒。

同

歸家志喜

早晚歸來入洛城。依然門柳似相迎。家人繞坐歡無恙。不似去年離別聲。

同

旅泊夜雨

客身飄泊逐輕鷗。夕卸征帆蘆荻洲。腸斷三更鄉夢破。一篷寒雨滴江流。

柳美啓

早春遊望

已見春光滿帝州。天台雪映鴨川流。陽和不隔蓬蒿客。一任東風吹白頭。

芥煥

楚宮詞

夢斷陽臺月欲沉。霓裳空去楚江深。行雲影暗巫山曉。十二峯頭何處尋。

同

遊仙曲

洞口碧桃花正開。群仙共醉紫霞杯。芝田啄啄千年鶴。日暮雲中駕得回。

宇成憲 禮泉

寄題兼葭堂

元自三津古帝州。橋橋明月繫蘭舟。未登先想堂前好。恰是兼葭白露秋。

清綏 藍卿

採蓮曲

別渚少風花亂開。移船搖槳獨徘徊。偶因葉底輕波動。知是有人相逐來。

皆川愿

牡丹

同

殷紅滌露曉來披。恰似傾城含笑時。顏色年光兩不住。春風向汝幾回吹。

與諸友伏見尋梅

渡守時

杖履尋梅萬樹中。弟兄携手倚春風。看來歲歲花相似。殊喜年年人亦同。

遊仙曲

清綏

闔苑真遊路不賒。朝清歸去駐雲車。麒麟晝臥金壇草。孔雀春啣玉洞花。

其二

同

蟾宮露濯桂花寒。玉女齊凭十二欄。半夜霓裳翻曲處。人間只作月明看。

採蓮曲

同

畫船來往水中央。翠袖含風笑語長。愛殺芙蓉多並蒂。花間七十二鴛鴦。

春日偶作

同

春雲催雨坐氤氳。日午雨牕酒半醺。黃鳥似嗔人睡去。聲聲時自柳陰聞。

雪夜泊舟

同

買得江魚酒滿卮。船燈照影雪如篩。中霄聊試推篷望。楚竹湘山不可知。

秋夜即事

鳥宗成

螢火秋殘照寂寥。西風嫋嫋玉笙遙。佳人既去無尋處。月度大江三大橋。

寄南越梅北溟

籬菊霜濃楓葉衰。江南十月既凄其。關山北望雲如墨。知是故園飛雪時。

同

生玉池亭

醉倚池亭菡萏香。青波滌暑動新涼。清風簾裡一場夢。宛似仙寰日月長。

同

藪氏二水亭四時夏

鴨川高瀨抱亭流。水淺砂洶不受舟。苦熱那須北窗臥。納涼多在河之洲。

田章鳴門

春日雜興

楊柳絲絲春雨青。避人欲睡芙蓉亭。過欄相戲雙蝴蝶。如是漆園夢未醒。

孔文雄

少年行

白羽彫弓映落暉。鳴鞭陌上馬如飛。翩翩意氣行人避。應是南山射獵歸。

同

楊柳枝詞

百里隋堤汴水春。柳條依舊翠烟新。錦帆一去無消息。裊裊為誰清路塵。

龍公美

秋閨怨

秋到江南雁影高。西風信絕夢魂勞。芭蕉牕外三更雨。獨挑孤燈縫戰袍。

同

送木君恕從勝山侯之東都

同

多少關山客裡過。征鞍一駐珠流河。芙蓉峰上千秋雪。裁入東遊遊子歌。

同

伏水宿僧本玄房

雨歇東林惠遠廬。蓮華漏滴客心孤。禪庭時見山螢影。飛入僧衣作繫珠。

源敬義 道卿

初秋

絺綌涼生梧葉風。牕燈猶自對殘紅。高天未點來鴻影。先送秋聲入草蟲。

柚木知雄

春曉

春風次第送群芳。日日看花人欲狂。醉裏等閑三月盡。殘樽寂莫對斜陽。

近藤篤

暮春懷鄉

登樓北望塞鴻飛。寒食蕭然雨點衣。故苑烟花應漸盡。春風不待主人歸。

同

聞雁有感

客裏寒催木葉稀。秋風吹雁度斜暉。鄉書不識傳何處。空向雲山成字飛。

湯元禎

寄子業

大海風濤此倚闌。悲歌一曲髮衝冠。請看天際浮雲色。中有常山紫氣寒。

同

讚海舟歸遭風惡浪猛慨然賦之

南溟奉命使臣槎。直破長風萬里波。忽值怒濤似奔馬。起提雄劍叱龍鼉。



雪中懷友

城頭雪霽夕陽斜。坐愛枯林盡著花。一望皎然千萬里。不知何處是君家。

赤松鴻

馬山客舍

蕭條孤館絕逢迎。此地唯憐泉石清。花落鳥啼春寂寂。馬山風雨客中情。

同

奉命恭題金波樓

麗譙高倚海天秋。耿耿金波浸席流。莫怪連城明月好。夜光原自屬隋侯。

赤松勳

唐崎

松枝十丈偃湖汀。湖水湖山上下青。記得去年遊此地。滿船風雨酒初醒。

江邨秉愚亭

題畫虎

深山枯草動寒風。猛虎蹲身亂石中。洗盡吻邊瘴兔血。一溪春水落花紅。

同

冬日遊野寺

寒郊古剎樹蒼黃。幽徑無人午有霜。一局手談何處熟。山茶花下小禪房。

葛張子琴

謁祖徠先生墓

小雨蕭蕭白日寒。三田墓樹幾摧殘。孤碑永託長松寺。猶作徠徠山上看。

合離麗王

其二

修古文辭爭日光。豈圖冥府去爲郎。千秋遺愛護園草。却使深愛不可忘。

賴惟寬千秋

留別平紀宗

山關水驛路三千。濟勝何妨梅雨天。安識秋風搖落夕。思君或在白河邊。

同

早發古河

輿馬朝來發古河。行聽里婦采桑歌。平田極目茫無際。天末青螺得筑波。

岡元鳳

冬牡丹

宮裡名花不怯寒。紅粧白雪兩相歡。未知他日春風恨。先使君王倚玉欄。

同

楚宮詞

渚宮風送百花香。雲雨何來濕苑墻。偶自巫山成夢後。君王晝日引眠長。

端隆

楊柳枝

大道垂楊拂酒旗。馬蹄來往日遲遲。春風交影青青色。繫得離情都不知。

同

其二

楊花如雪點行舟。曾惹春來幾客愁。借問隨風何處去。顛狂或到古涼州。

同

暮秋雜咏

岳雨乍晴如促期。楓林風度夕陽時。流年纔爲留光景。却愛秋紅染出遲。

同

雪後尋梅

天惜清香不肯開。瑤華封得數株梅。時被輕風漏消息。一任高士竊春來。

源之熙

落梅

昨夜江南花謝枝。孤鶯夢冷月來時。香魂似惜三春別。故舞微風欲下遲。

同

奈良宿中沼氏

遠城多是梵王家。無復春風駐翠華。夜半鐘聲孤枕上。猶思長樂舊時花。

僧顯常

牛瀑丹楓

西風蕭颯動香臺。碧樹紅楓畫裡開。兩岸青山千萬疊。溪流一道自天來。

同

函谷關

羊腸險路捫蘿攀。東出函關萬仞山。試觸巖根雲氣起。散爲風雨滿人間。

僧敬雄 金龍

淺間嶺

山勢峻嶒黨碧天。日華爭映雪華懸。神仙宅在最高頂。丹竈長生五色煙。

同

仙人床

釣倦仙人枕石眠。覺來三島路茫然。顏華空去東流水。唯有寒巖生紫烟。

同

夏詩

僧萬龜 文川

南風吹送大江濱。萬丈奇峰都是雲。唯有殘鶯啼綠樹。北窗呼夢夢紛紛。

林蘭渚邀余於京師余暫還故園

同

日落高樓此別君。河梁柳色雨紛紛。江南萬里橋頭路。恨殺鴻邊一片雲。

客中九日

服元雄 仲英

旅館清秋楚水濱。黃花開處客愁新。登高自有山河異。腸斷天涯萬里人。

同

雪夜望漁火

大江風雪夜霏霏。望暗寒潮激釣磯。莫是漁翁依岸宿。篝燈一點照波微。

劉維翰 龍門

暮春郊行

楊柳如煙草色迷。大堤春雨綠萋萋。郊村處處尋花至。唯有黃鸝各自啼。

同

懷島子行

細雨霏霏春草迷。緋桃開盡亂鶯啼。甕頭美酒無人對。只欲迎君醉綠溪。

田好銑

暮秋送無動上人從王駕之日光山

日含光彩照乾坤。樹裏金銀長者園。更怪佳人睇髮處。中天捧出洗頭盆。

源敏樹 稷卿

吳宮怨

荒苑無人月影悲。館娃宮外草離離。芙蓉低發天池水。猶似西施欲睡時。

【稷卿遺稿。余嘗閱之。佳篇不尠。又松崎子允名堯臣。服子遷集中稱其人。湯之祥亦作其傳。但其遺稿。余未閱之。因無所錄云。】

送仲粟之攝州

紀德民

太良山下海邊樓。萬里風煙落日愁。此去孤蓬慎霜露。浪華江上荻蘆秋。

涼州詞

松崎維時

涼州城上畫角愁。涼州城下大河流。河流曲曲秋風起。一夜邊聲滿戍樓。

春夜松山世子席上作

同

城門擊柝月西斜。清夜傳杯醉百花。邸第樓臺千萬戶。誰知春色在君家。

山家閨怨

南宮岳

一別山中不記春。荆釵此日復誰親。庭前有箇薜蘿艸。采采還能欲贈人。

聞子規懷太一

同

海城春盡子規飛。彷彿千聲獨濕衣。知爾他鄉今夜恨。可堪還喚不如歸。

元弘宮詞

建孝銑

禹貢頻年奉帝京。蒼生盡仰未央成。冕旒臨殿親郊祀。庭上震天萬歲聲。

其二

同

再御神龍氣象雄。青雲行幸宴群公。功臣未賜黃金印。天馬先來高倉宮。

梁田鼎

春夜裁縫

翡翠簾前辭醉歸。海棠月照影依微。西園明日催歌舞。倚檻新裁綠錦衣。

大江資衡

幡文華宅集同賦花下對酌

千樹簇霞城裡春。枝枝濃艷照樽新。興來花下無辭醉。恐向風前飛作塵。

齋必簡

秋望

茅渚南畔海門西。雲水茫茫望轉迷。孤城落日楓林暮。秋雨蕭蕭秋草齊。

湖岳松江

冬日養痾山中簡城中友人

借枕青山臥白雲。清風流水與誰聞。寒巖一片題詩石。半剝莓苔欲待君。

僧六如

丙戌晚春赴東都旅中作

浦口春陰十里松。停驂幾望赤城峯。青燈殘雨湖南驛。今夜猶聞華頂鐘。

其二

同

東泉夜雨三春草。南浦雲帆五兩風。難奈春愁兼別恨。誰將夢筆代文通。

其三

同

路遠江山東復東。長亭短亭落花中。鄉愁不識春將盡。二十四番第幾風。

江上夜泊

月落山陰猶未歸。扁舟半夜傍漁磯。兼葭風定秋江濶。數點流螢映水飛。

巖垣彥明

西播道中

煙雨蕭條客路迷。飛花片片踏爲泥。江山春盡鄉園遠。綠樹陰中蜀魄啼。

同

郊行

日暖霞蒸野水塘。青帘風舞弄春光。杏花村裏沾微醉。添得紅醪一段香。

伊藤榮吉

能因法師墓

山村墓道自逶迤。草樹蕭條圍古碑。行客蘋蘩無可薦。秋風空唱白河辭。

同

送泉昌安歸奥州

千仞金華大海灣。玲瓏珠樹有誰攀。憐君到日尋仙跡。采藥飄然此往還。

久保信行

九日

佳節草堂秋色斜。白雲依舊似陶家。風流何必登高會。謾把濁醪對菊花。

永田忠原

送蘭江師之西京

雲遊西指萬重山。山盡滄江杯度閑。回首遙懷跌坐地。天邊白雪是鄉關。

石作貞

宿田城

平賀晋人

客裡逢秋又遠行。蕭蕭白髮坐來生。西風影冷他鄉月。更聽寒砧處處聲。

伊藤聖訓

夏雨

雲峯四合暗山阿。夜雨傾盆濯綠柯。祇恐後園籬落下。離披豆蔓損花多。

僧凍滴

江村即事

夜闌江上月將斜。明滅殘燈二兩家。野渡蒼茫人不見。一聲鳴雁落蘆花。

同

逢俠者

慷慨悲歌音若鐘。自誇長劍是芙蓉。頻年報冤知多少。臂上刀瘢十字重。

源義根

送人遊葛城山

海南遙望玉芙蓉。千嶂相連紫氣重。知爾當年學仙地。人間共指葛城峰。

山良由

客中聞子規

月落子規何處飛。雲邊鬢髯不如歸。他鄉自有思鄉淚。不用聲聲更濕衣。

山政禮

夏晚雨晴

雨晴山郭夕陽西。村樹鴉歸烟色齊。樓外薰風吹不盡。斷雲逐望過前溪。

稻葉正美

春日宴城西別墅次文卿韻

城西春色簇紅霞。更喜幽莊路不賒。供給莫嫌村酒薄。留看花塢夕陽斜。

答子樹見懷用其韻

江頭一夜雁來時。尺素併傳寄我詩。舊社風流久零落。故園寧減異鄉悲。

源康純

山中

幾年愛此碧山栖。家隔溪雲路欲迷。自是柴門人跡少。新林二月鳥空啼。

源敏東溪

暮秋遊山寺

香臺秋老此躋攀。祇樹丹楓寺後山。更作飛花又作雨。天風吹送到人間。

乘竹良弼

春日感懷

同僚官舍接軒隣。花木杪高欲競春。蛺蝶不知籬落隔。隨風來去自相親。

內山之明

腰越萬福寺觀辨慶書

鳥盡弓藏見闕墻。中原尺布怨偏長。丹心留得數行字。蔓草空凋五月霜。

神山政孝

留別金邸監

日醉君家金屈卮。雙龍劍合又將離。洛城花木江南月。相遇相憐復幾時。

防寬

雨後早行用鵜芝翁韻

前嶺殘雲疊疊橫。吟筇探勝乘新晴。田翁不解憐春意。自向落花深處耕。

尾藤肇

美人病起

芳心徒負幾回春。始對東風桃李新。自怪起來衣帶緩。瘦腰猶似楚宮人。

藤仲導

擬禁中看月作分得看字

月帶恩輝照上欄。衣冠身傍玉階看。夜深咫尺聞天樂。怪得霓裳起廣寒。

副士定保卿

隴西行

轅門鼙鼓更寥寥。胡騎將逃勢可乘。夜向河邊齊飲馬。赫連臺畔月如水。

同

奉謝北海先生來訪

林下風寒清興稀。一爐柴火獨相圍。山村雪解前宵雨。應爲先生扣竹扉。

僧中誠思三

漁父

維舟猶唱滄浪歌。醉臥莎衣勝綺羅。幽夢醒來天未曉。蘆花深處月明多。

僧道祐雪樵

西院春望得歸字

西郊無處不芳菲。愛宕嵐山接翠微。日暮相逢探勝客。籃輿往往插花歸。

清勳公績

採蓮曲

菡萏如雲畫艇通。紅衣綠蓋領香風。低頭指點遊魚處。翡翠金釵落水中。

同

晨發水口驛

曉風吹送稻花香。野雀群飛噪柳塘。沿道人家未開戶。一林殘月半橋霜。

香山彰

春日病中

細雨新晴夕日斜。滿庭芳草綠愈加。三春臥病芸窓裡。夢繞西山萬樹花。

鴨川別墅偶作

小亭置酒望春空。重疊青山鴨水東。宿雨初晴雲欲散。一禽飛入積藍中。

夏宮詞

水殿風生十二層。宸遊先進玉壺冰。宮娥祇恐衣裳冷。肯信人間苦鬱蒸。

郊遊

相携友社踏青遊。芳草如烟野色幽。落日溪橋垂柳外。山童吹笛送歸牛。

分題得貧家雪

雨雪年深烟火空。機聲札札破牕中。癡兒未解無衣苦。陌上相呼舞北風。

清泉館惜春

萬竹翠陰侵酒卮。清泉館裏惜春時。無風簾外殘花落。不為詩人留一枝。

渡口

竹青沙白鳥飛廻。微雨淡烟斜日開。渡口有時聞笑語。垂楊堤外小舟來。

郊行

同

春政美

組屋翰

吹田定孝

賀象伯魏

中島徽朴

下川貴慶

同

碧水連天沒白沙。遙看渡口打魚家。滿身渾被紅雨濕。行盡長堤萬樹花。

雪夜

雪霽江頭夜景微。滿天寒月更清輝。中宵恐有幽人訪。不使家童銷竹扉。

偶作

梧桐露滴暮雲流。月冷風清人倚樓。過眼鶯花隨逝水。不堪春恨那堪秋。

送子顯之東武

征馬翩翩曉色分。離心相望亂如雲。春花落盡無他贈。只有江山長送君。

欲見一條山之瀑布久矣官事鞅掌未果因有感作

飛流千尺掛峻嶒。噴霧起雲如碎冰。凡骨未離塵網苦。長嗟無道化龍登。

擬金谷園懷古

墜妓樓前啼鳥悲。河陽流水草離離。紅花零落無人拂。猶似珊瑚擊碎時。

松風應某禪師需

清風不斷拂空門。松樹何年此託根。不作人間琴瑟響。梵聲相和送黃昏。

寄慰千菽湖

鴛鴦空繡合歡衾。獨夜淒涼思不禁。池上芙蓉門外柳。秋風吹入鼓盆吟。

雨森增質

阪田靖

淺見寔

藤國紀

度會末顯

荒木田興正

林文肅

懷菅文哉

我在東都君帝鄉。各天愁思正茫茫。偶臨兩國橋邊水。憶得四條河畔涼。

荷香入簾

的的芙蓉媚夕陽。光侵水殿滿池塘。薰風入座無尋處。添得湘簾一陣香。

八橋覽古

憶昔中郎遠謫時。橋邊駐馬寄相思。芳洲變作招提境。老衲空傳杜若辭。

晚春送景眺歸東都

芳菲垂盡出長安。休道長程行路難。五十三亭多美酒。芙蓉白雪醉中看。

携河生遊道遙軒

水館高臨濠濮隈。相逢共醉觀魚臺。世人若問道遙趣。爲道千秋在酒杯。

美人對鏡

金屋凝粧媚態新。鏡中形影獨相親。菱花照處明如月。自是廣寒宮裏人。

採蓮曲

水面芙蓉白映紅。爭開兩岸競香風。吳姬長袖回輕棹。採去歌殘夕照中。

送人之京師

藤元曷 文二

片岡承行

竹川政辰

非高登 子龍

城 懋

鄭 宏

河合維修

伊達彰

烟花三月洛陽遊。知爾兼浮湖上舟。一望山山青靄裏。五雲多處是皇州。

春日寄懷仰霞樓中諸子

自別都門歲幾徂。春鴻飛盡一書無。黃墟不改烟霞色。重憶當年舊酒徒。

送子祥兄之湖中

濃北江東道路長。曉風殘月斷人腸。離情不忍攀楊柳。涕淚千行又萬行。

暮春即事

東風嫋嫋雨絲絲。處處青山花落時。可識黃鸝惜春色。數聲啼上最高枝。

夏日作

山下涼風不待秋。曲肱引睡小牕頭。晚來殘雨纔晴後。竹樹蒼龍翠欲流。

暮秋贈友

落花流水送春還。玉樹仙巖不可攀。知爾裁成新賦色。五雲兼映鳳凰山。

牡丹

名苑牡丹泥露斜。枝枝穠艷鬪繁華。傾城自在無言裏。不用懇憐解語花。

自伏見抵浪華舟中作

西風倚棹大江流。兩岸蒹葭白露秋。起見浪華城上月。慙慙一夜照孤舟。

島田則裕

田維圭

同

服元濟

山田東溪

佐伯樸 季臈

同

月夜懷朗公

山房跌坐白雲深。半夜微微鐘磬音。更想衣珠與明月。清光併合滿祇林。

偶作

朱義君宜

門前栽竹自無塵。翠影蕭疎蔭四隣。一醉清風明月夕。祇應臥與此君親。

瀑布

野義見有隣

六月寒生峭壁前。飛流千尺落爲淵。蒼崖黑處醒風起。應有神龍窟裡眠。

臥病逢中秋

僧大幻 寂照

四壁蟲聲燈影幽。誰憐伏枕更逢秋。懷中自賞連城色。不羨人登明月樓。

春江浮舟

僧處一

綠楊連水水連天。遲日清遊不繫船。醉後更期清夜月。畫橈移入夕陽烟。

梅花落

井孝德 大室

誰吹玉笛破蒼烟。一片梅花飄暮天。能逐春風千里去。度江即落故人前。

平安客舍作

安于慶

明河如練鳳城秋。天冷星橋烏鵲浮。自是仙裙霑玉露。可懷織月帶銀鈎。

殘春

平君舒

醪醖香入夢中殘。風攪春魂傍藥欄。扶病起來時舉目。野禽啼向暮雲端。

南鴨祠

菅善 千秋

繡戶珠簾葵葉垂。到今王祭嚴威儀。欲知祓禊千年事。鴨水溪潺無盡時。

中秋書懷

熊阪邦

西風蕭瑟海天秋。天上孤鴻迥自愁。遮莫浮雲蔽明月。不教清影到南樓。

首夏即事

東海儀

小苑雨晴楊柳垂。送春徐步思遲遲。最憐片片雙蝴蝶。空繞葳蕤落後枝。

月夜泛江

同

棹破冰壺萬頃波。匏樽終夜伴嫦娥。踟躕何異登仙客。吹徹洞簫望絳河。

邊詞

中井積善

虜騎奔逃烽火閑。秋風吹老玉門關。沙場日暮黃塵起。知是將軍射虎還。

宮怨

同

清變驚夢響丁丁。錯謂君王向此經。不識綠陰多鬪雀。牡丹花上觸金鈴。

留別諸子

篠應道 安道

大江西盡水連天。滄海帆檣落日懸。高閣他時窮目去。故人行在白雲邊。



春江曲

巷口春闌燕子飛。青樓晚望柳依依。生憎日日東流水。送著郎船不解歸。

橘 雍

首夏雜興

蚕豆花開大麥肥。南風此日換春衣。紛紛蝴蝶毀垣裏。仍向殘紅樹底飛。

橘 温子玉

春盡問津亭同陶齋賦

樓前流水入悲歌。九十春光夢裡過。把酒今宵須徹曉。江天明日夏雲多。

橘 維發

春日臥病

伏枕書堂春色閑。晚看兄弟折花還。憐芳猶有臥遊興。爲問今朝經幾山。

井 廣正

自中濱還家舟中作

客散清江放小舟。金波的礫月中浮。漁歌一曲添佳興。直下秋風十里流。

西邨直 孟清

某園小集贈主人

風樹黃飛秋雨後。松牕翠鬱暮烟前。鍊丹心在彈冠外。相值相憐湖海邊。

岡 施國

嚴島朝望

蒼茫海氣擁珠宮。雲散三山樹杪風。七浦神燈猶未滅。一輪紅日曉霞中。

福 元素

中秋新晴

田 早胤 雪航

宿雨新晴海上山。雲間明月破愁顏。西風獵獵吹衣袂。多少樓臺共欲攀。

大坂

荒 木喬

浪華江上天如水。浪華橋下水如天。金樽銀燭笙歌客。半在高樓半在船。

題曳尾亭壁

吉 敬 孔夷

春風春雨百花香。樹裏青山入望長。美汝不知王侯宅。小亭把酒對斜陽。

贈地藏寺上人

中 谷東洲

壽命山頭古寺春。無量花木入雲新。花邊醉客君知否。去歲中秋看月人。

送僧之京師

同

此去山城道路賒。五雲多處是京華。高臺寺畔初弦月。滿地秋開天竺花。

美人畫寐

明 石景文

寶鴨烟消畫漏長。佳人夢熟鬱金堂。滿庭花樹春風暖。雲髻斜垂玉鳳凰。

送人之丹後

青 山寬

一別相思歲月深。煩君爲說索居心。故人家在滄江上。門對天橋松樹林。

宿須磨

岡 壽卿

海門斜日落平沙。葦箔蕭然幾十家。不識何人今夜主。蒼蒼夏木總無花。

須磨家下宿。三四反用忠度和歌。

赤石夜泊

永井貞卿

海國秋迷曲浦烟。城頭月出水連天。即今欲問千年事。彤管空留帝子篇。

早春送西公倫之安藝

同

山陽西望海門遙。神女峯頭雪半銷。難奈柳條絲未掛。春風無力繫蘭橈。

秋夜

永井明卿

江城一望月如霜。宛轉江流接海長。多少樓臺離別客。不知幾處斷愁腸。

山寺

安武子桓

桂樹花開山寺秋。白雲流水共悠悠。登臨月照三千界。下見江波迷色愁。

夏夜泛舟

山根泰德

湖洄鼓棹意飄然。無限涼風夜滿船。明月清江天一色。坐疑身在斗牛邊。

送子恭謝病還故鄉

山根道晋

雲山一別望漫漫。立馬歌悲行路難。好去鄉園春欲遍。烟花不是客中看。

聽箏

小田村直道

宛轉織歌江水頭。抱箏月下坐紅樓。餘音應在青天上。一點行雲凝不流。

長川即事 長川水名

島津義張

行行十里雨中移。兩岸如烟楊柳垂。不是離人關惜別。扁舟暫繫長河湄。

夏夜泛舟

湯兼道

白鳥滄波大海流。南風蕩漾木蘭舟。步檐唯見雲間月。還似洞庭湖上秋。

送菅維忠之東都

中山敬

握手津頭柳色斜。慇懃更唱別離歌。連天海面三千里。何日風帆到浪華。

恭觀日光山祀事

野上國幹

寶幢珠蓋錦爲霞。金管玉笙夾路斜。宮觀重重五雲裡。簪纓擁出法王車。

十日菊

草香孝敏

蛺蝶依依尙自來。霜花爛熳亦新開。陶家今日殘樽在。獨對南山好把盃。

和元協春遊

菅晋帥

楊柳如烟花欲燃。萬家樓閣媚春天。紅粧斜坐珠簾裡。白馬驕行紫陌前。

同賴阿松過天心居

城和光 子逸

負郭相携迳路長。薰風細細入衣裳。行吟時到勝山下。先喫新茶一碗香。

早度鈴鹿關

隱廣福

千家月色帶鷄聲。曉度關門入帝京。裘馬重來猶若此。風流空慙棄繻生。

秋日送人之浪華

加藤知雄 鹵山

扁舟載月下奠川 一道江流入香天 遙憶蘭舟何處繫 秋風二十四橋邊

分題賦得十書九不達

薩元雌 雄甫

書罷空房淚濕巾 十封寄與九封塵 連鴻雙鯉俱無賴 心事無由告遠人

江畔尋花

田爲章 文卿

沙明水碧兩三家 幾樹紅花雜白花 日日吟筇探勝遍 旗亭醉臥是生涯

中秋

餘弘瑟 伯玉

把酒高樓賞月華 清光射樹起棲鴉 笙歌此夕誰須睡 人醉長安十萬家

塞下曲

三宅芳隆

聞說黃河天上來 奔流遙遠李陵臺 頻年征戍沙場士 唯有愁心隨水回

秋閨怨

同

九月長安來雁稀 孤燈挑盡縫征衣 金閨一夜蕭蕭雨 祇恐邊庭作雪飛

送人之薩摩

田敬 敬中

孤帆此去水程長 鹿子城邊接大荒 賴有中山千日酒 一杯也好醉爲鄉

悼笙工秦氏

拾一豹 班卿

一去飄然闋苑遙 秦臺風色畫蕭蕭 知君已得神仙術 月下鳳鳴伴子喬

送菅伯倫再遊京師

巖信成 子功

負笈當年遊漢京 琴書無恙故人情 飄飄重向中原去 依舊鴨川秋月明

寄答田生

山愚 卿

故人相見小山頭 招隱歌成憐去留 但爲風塵能苦客 不知何處桂花秋

艸蟲

島意征 由陽

艸際哀吟風露清 夢醒枕席感秋聲 半牕燈影五更月 渾管聞怨與客情

山行大霧

馬嶋安榮

路出層巒古驛間 籃輿軋軋苦躋攀 冥濛咫尺迷雲霧 身在山中不見山

塞下曲

倉田元願

吹笳日暮臥沙場 金甲秋寒露作霜 借問關山孤月色 古來能斷幾人腸

送良子謹再入京

永島紀脩 明甫

此去青囊向帝城 欲尋舊社結前盟 河橋楊柳春堪折 不減去年離別情

遊西行谷

荒木田氏筠

燕尾羊腸幾路程 山溪窮處石泉清 僧房空寂無人至 唯有松風答梵聲

同前

遙下翠微蘿薜深。孤雲寒磬晚陰陰。傍崖瀑布飛不住。憶得高僧出世心。

度會光隆

首夏山樓即事

一飄携去上山樓。躑躅花殘照澗流。醉倚欄干詩未就。夕陽故送渡頭舟。

永田知章

彥城山根君宅看菊

花開黃菊露含光。不似陶家三徑荒。試向階前捧杯酒。金風吹送滿籬香。

藤呢子呢

聞石蘭上人種竹有此寄

新移幽竹愛清陰。堪見從來高世心。方識君能製長笛。白雲深處作龍吟。

田鳳朝陽

題某山房

戶外青山瀑布寒。曉風鳴磬坐齋壇。不勞童子蒸芝朮。自有朝霞香可餐。

上林駒馬卿

江南曲

清江遠宅夕陽懸。楊柳青青綠水煙。卽去不歸春又暮。鴛鴦兩兩泛欄前。

清伯瑜

夏夜

松下清泉涵碧苔。玲瓏影落月華開。微風小閣無人至。唯有流螢去復來。

間英大彥

秋日

野曠江長望不窮。蘆花幾處舞西風。寥寥秋色沙村暮。白鷺群飛寒雨中。

松井篤敏仲

舟橋

板橋霜色透征衣。江上青烟開曙暉。紅日遙含蘆荻渚。兩三宿鷺映林飛。

渡邊登公庸

淀河舟中

月裏浮舟下攝州。金波杳杳淀河流。昔時橋柱今何在。兩岸蕭蕭長等秋。

加治良馴千里

客中春盡

已聞客裏嘯黃鸝。忽見楊花落盡時。逆旅三春不相待。徒令孤客負歸期。

芳野播子穀

楊柳送客

遲日垂楊野水濱。青絲婀娜挂青春。春風能解添離恨。吹動枝枝愁殺人。

岡淵子龍

春寒

東風猶自透衣寒。返照相催暫倚欄。遙嶺層層殘雪色。紅花何日醉中看。

松好古

酌酒與故人

杯酒何辭秉燭遊。醉中歌笑是丹邱。功名富貴君休問。綠鬢幾時又白頭。

平時春

桂花亭看菊宴

黃菊參差花發時。清香日夕滿東籬。芳筵不是陶家趣。坐上共合金屈卮。

武衛賴雄

同前余臥病不得陪遊

高橋言守

名苑黃花帶露開。西風裊裊拂欄來。遙知採菊瓊筵上。誰捧南山三壽杯。

賴阿萬

賦得美人垂釣

荷花爭發綠池潯。鈎向並頭枝下沉。一縷柔情羨魚切。金釵落在水波心。

阿萬賴季氏小字。此詩二三年前作。今未至弱冠。

長安春遊

龍世華 子春

東陌垂楊西陌花。綺羅幾處競豪華。三三五五尋春客。都醉新豐二月霞。

僧亮融

他鄉七夕

去歲至日一日試三百首中作

金風玉露客衣浮。烏鵲翻飛七月秋。遙憶故園兒女輩。今宵乞巧上紅樓。

大菅集

冬至宴集

同上

相携至日此登臺。詩賦倚欄雲物開。何用更吹鄒衍律。陽春自入郢歌來。

松景韶

秋江送別

同上

樽酒同傾江上樓。嗟君此別向悲秋。輕舟解纜從斯去。空見遙天涵水浮。

馬正參 文璧

訪隱者不遇

鹿門山下草芊芊。茅屋無人有犬眠。借問前溪采薪者。龐公今日在何邊。

【馬家三兄弟。幼時並有才稱。今錄伯氏詩一首。仲氏名正張字文圭。季氏幼字一學。最號敏穎。】

但伯氏仲氏以業刀圭故。今並廢棄文藝。季氏亦當循轍焉。可惜。

踏雲逕

僧亮潤 真詣

一逕幽深絕俗氛。松根石面薜蘿文。閑人時負吟筇步。踏破溶溶幾片雲。

僧楞山

山中桃花

水似武陵繞碧山。桃花爛熳映雲間。仙家何處尋無路。溪口吟詩坐未還。

僧實開 荃菴

江上送客

柳外寒烟雁影斜。離亭送客淚沾衣。數聲長笛津頭暮。一片雲帆帶雨飛。

僧了觀

明月來相照

祇園夜色布黃金。露濯清輝滿寶林。紺殿不須燈燭影。白毫並掛明月深。

僧祥春

登愛宕山呈識上人

龍宮千歲倚嵯峨。深洞長松挂薜蘿。只爲主人能習靜。秋山到處白雲多。

僧紹拙

丹後智恩寺作

海上禪叢秋氣澄。五臺山色碧層層。松間影冷天橋月。捧出波心龍女燈。

僧靈隱 應山

長州別泰成師

羈棲分手共憐春。又見江山非土新。此別依君歌楚調。朱絃誰是賞音人。

天龍河

井上氏通

天龍河上天龍遊。龍去河留二水流。二水中分成大小。小斯厲揭大斯舟。

河有三天龍。小天龍之稱。

對月有感

琴和氏

樓前明月望依依。千里無雲鴻雁飛。天末何處不流影。愁人獨自淚沾衣。

夏夜作

小河氏

樓外青山暮色來。玲瓏碧樹對樽開。涼風吹落林端月。一榻清光映玉杯。

日本詩選卷之十終

日本詩選補遺

【當錄而誤不錄者。已成編而後得其詩者。並錄于此。】

客中秋懷

自註云亡妻計至

江邨棕流

天涯家信至。

病裏轉歔歔。

經雨秋花盡。

受風霜葉飛。

影寒牕外月。

誰寄客中衣。

遙憶長安地。

無

人待我歸。

秋晚到柳瀨

北圃恭

一路連江畔。

秋光照岸殘。

林疎山景老。

石出水聲寒。

魂駭歲時促。

思傷霜露干。

此生多感慨。

冷

落不堪看。

竹軒

安田棟隆

幽居避喧處。

脩竹自成林。

移榻重陰淨。

讀書一逕深。

風前誰奏笛。

月下此彈琴。

憐爾伴松栢。

歲

寒同我心。

奉和北海先生遊天龍寺

冢公黍

天龍清淨界。

禪室擁雙林。

更問山中趣。

都舍世外心。

百年流水遠。

三月落花深。

知君解印後。

悠然

得此尋。

客中秋雨分韻

僧覺淨 文清

旅館愁風雨。 况逢秋色闌。 雁聲雲外濕。 木葉枕邊寒。 無奈生離別。 偏歌行路難。 遠遊衣未授。 客思更漫漫。

寄題三原妙正寺

宇成憲

蘭若天涯遊未成。 無邊勝景獨傳名。 三原城對蜃樓聳。 雙鷺鳴隣貝闕清。 法雨朝含山樹色。 梵音夜落海潮聲。 長風何日揚帆到。 縱目西溟適素情。

攝政近衛相公手賜禁色扇。 曰朝參特許用之。 時正月八日也。

武川幸順

禁色五明榮耀鮮。 新年嘉貺相公前。 謝恩身媿袁宏辯。 特賜君輕太傅賢。 進退具儀兼芻用。 指揮解慍抑炎權。 小人久偃仁風德。 豈啻奉揚朝上天。

寄題長嘯亭

僧法蘭

聞道孤亭倚一邱。 叢叢桂樹獨占幽。 臥龍隱向荊州幕。 鳴鳳名從蘇嶺留。 曲罷清風常滿座。 酒酣明月更臨樓。 即今胡騎堪長走。 聖世何關漆室憂。

靜夜思

永原紀

昨夜秋風至。 牕前木葉飛。 故園千里外。 無日不思歸。

貴船廟下作

賀鷹 士揚

紅樹兼黃葉。 青松雜其間。 誰道春如錦。 當自輸秋山。

題谷生城西別業

大高季明

好雨晴時草滿蹊。 路迴猶未到城西。 閑居春事無人管。 一任烟花鶯亂啼。

春宮曲

小栗元愷 鶴草

東風開遍上林花。 太液垂楊蘸水斜。 三十六宮春若錦。 不知何處駐羊車。 不知何處駐羊車。 不知何處駐羊車。 以編已成。 殊覺悵惋。 因

【初得鶴泉七律若干首。 即錄三首。 近得全集讀。 各體佳章並多。 以編已成。 殊覺悵惋。 因錄七絕一首於此。 餘載之續編】

和藤周齋見寄韻

石文瑩 子龍

索居屈指十餘霜。 日日相望天一方。 應是龍田紅葉好。 知君錦繡滿詩囊。

即事

野田寶

東風次第物華濃。 楊柳陰陰花影重。 自喜山村春事好。 匏樽日日伴吟筇。

夏日泛舟

廣野儀

扁舟載酒溯清流。 避暑且宜塵外遊。 借問武陵溪上路。 桃花落盡却悠悠。

九月十三夜臥病作

僧明脫 月泉

不用廣寒宮裡攀。閑眠服藥臥青山。桂香晴度蘿窗下。月在蕭條枕席間。

冬夜

同

山中晴雪滿松蘿。寒月淒涼戶外多。曲机焚香人不寐。喃喃終夜誦芬陀。

【月泉師詩。諸體並清雅矣。但得其詩稿最後。因錄一絕於此。餘篇若干首。載之續編云。】

日本詩選補遺終

跋

選詩猶選士。一薰一蕕。過眼了了。不須再思。選其易乎。否否。使蒿目之徒負且乘乎。鮎魚上竹。正孫入袋。是何有於選。果其難乎。否否。公正之見。高邁之識。心銓手衡如承蜩矣。先是版詩史而行。所謂黃金鑄賈島。鍼鞭打鬼臂。毫不作上下其手。迺於斯選。破竹之勢耳。其博而不麗。精而不苛者。較之從來之諸選。實稱未曾有矣。謂之藝苑中山公啓事。不亦可哉。

安永癸巳之冬

弟清絢拜撰



安永三年甲午正月舊刻  
寬政六年甲寅正月再刻

書肆

江都 日本橋三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浪華 心齋橋北久太郎町南入  
河内屋喜兵衛

京都 醒ヶ井通五條上ノ町  
伊豫屋佐右衛門

求板

履軒弊帚目次

一、弊帚

- 射說 一
- 綺齋說 三
- 寓言 四
- 問目二道 七
- 跋奇石圖 一〇
- 題獼猴圖 一一
- 小園記 一二
- 送水守子節歸赤穂序 一三
- 記釣遊 一五
- 神武紀 一七

一 三 四 七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五 一七

雜說

- 仰齋說 二
- 祭食河豚死者文 三
- 擬問韓客 九
- 題鍾馗圖 一一
- 題桃源圖 一二
- 小園序 一三
- 贈石原有文序 一四
- 記阿王事 一六
- 粥蕎麵者傳 一八

二 三 九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六 一八

伯夷傳

一九

程婆傳

二〇

忠孝兩全論

二一

高帝還定三秦論

二二

明太祖論

二三

一一、弊帚續編

文帝論

一

讓國論

四

嵇叔夜論

六

義貞論

六

甲越論

七

過秦論駁議

八

東周議

一二

唐氏廟議

一三

復讐議

一五

浚河茅議

一九

萬鍾辨

二二

原祭

二四

愛茗說

二六

無求說

二七

不達軒記

二八

埋飲器記

二八

永正刀記

二九

華胥國記

二九

顯微鏡記

二九

樂甌記

三一

天樂樓記

三二

偷語欄戒約

三二

大畜堂記

三三

烏有園記

三三

扶桑匣記

三六

委奴印記

三八

錫類記

三九

孝三傳

四二

卯谷傳

四三

贈夢大夫序

四四

送源教授序

四五

送司馬皮虎入關序

四五

琵琶清音序

四六

卜居詩卷序

四七

書流水詩稿後

四七

書象外怪軸後

四八

題楠公訓子圖

四八

題歌器圖

四八

題倒載圖

四八

題訪戴圖

四九

題南極老人圖

四九

題豪駝圖

四九

題瞶谷圖

四九

題朽鼓圖

五〇

題鍾馗像

五〇

題畫虎

五〇

題鶴鷗圖

五〇

題甘棠圖

五一

題仙像

五一

題夢蝶圖

五一

題畫裝軸

五一

題畫虎

五二

題三顧圖	五二	題千窟戰圖	五二
題夢蝶圖	五二	題畫蝶	五三
題神農像	五三	象外畫像贊	五三
題籙扇	五三	鴻池稻荷祠碑	五四
祭棄兒文	五五	專門對	五五
簡筮	五六	間書畫令	五七
戲簡藍水處士	五七	雜筆	五七
擬辨	五九	擬策	六一
擬與留學生阿部仲麻呂書	六三	錄此書簡友人	六四
得友人報再簡	六四	擬疏	六四
擬苻堅論江南檄	六七	混一論	四五
三、弊帚季編		封建後議	二二
姓氏斷	二一	美政論	一三
封建論	二八		
封建餘論	一二		

四、弊帚補遺

閩人論	一八	拇刑議	一九
梁武論	二〇	興議	二三
濮議	二六		
送壽安還鄉序	一	舟工招魂表 代作	一
龍海寺鐘銘并序 代作	二	秦二世烏有詔	三
入江圓了翁碣	四	題鍾馗圖	五
題畫鶴	五	題翠竹	六
黑弱論	六	黑弱餘論	七
伐刑論	一〇	國計論	一一
獨知劔記	一二		

(以上)

履軒弊帚序

履軒幽人好古文。時有所著論。其所謂古文。非世人所謂古文也。蓋與昌黎氏同宗云。人觀其文者。或稱其善。則貌感感。而色赧赧。即詬為糞土。則峩然大笑。喜溢於面。其性僻也。故其自標榜甚高。而人弗之許矣。及其輯雜著。自命曰弊帚。蓋如自知其不中用者。而享千金之心則未消。

履軒幽人自序

# 履軒弊帚

## 射說

中者不必良。不中者必賤。是雖鄙語。可以言射也。余嘗觀教射者。誨之曰。正乃志。一乃心。履必定。視必專。腰毋磬。膝毋鈎。腹毋餒。膺毋飽。右臂若舞。左肩若陷。拳與握應。直若衡之懸。莊而無怒。毅焉愈慎。無思無慮。機伏神闕。鏃之來兮。若水至而土潰。恍焉惚焉。神融機躍。恬之去兮。若瓜熟而蒂落。有味哉言也。果能此道。有不中者乎。又曰。術患不熟。無患不中。甚矣似君子之言也。故其學焉者。心志齊也。容躄端也。縱送有法也。然而或不中者。亦必反求諸己而已矣。乃謂教無益於中。惑也。余又觀不學焉者之射。心志不齊也。容躄不端也。縱送無法也。乃二三其視。盈縮其毅。苟合偷遇。若矚若探。唯中是求。雖則善中也。由君子觀之。能不羞乎。嗚呼吾疾夫無德無才。二三其操。盈縮其度。巧逢詭隨。以射乎利。而善中者。乃亦有似夫。術其可弗慎與。古者射以觀德行。

雜說

謂水寒謂火熱 若是者言之當也 言當而意索矣 其或言之過實 然後情暢焉 民靡子 血漂杵 星落如雨 三周華不注 漆園之憤言 三閭怨辭 皆是物也 作雜說

人而能充其性者鮮矣 物而不率其性者 未之有也 今人之不肖 詬之為禽獸 禽獸何辜 有不捉鼠之猫邪 有不摯爵之鷓邪 有不嚼膚之蚊邪 有不攫腐之鳶邪 有不春北而秋南之鴻雁邪 有不夏出而冬蟄之蛇虺邪 夫人有仁義之性 而能履仁義之行者 天下幾人 人亦可以愧於禽獸

猫之捉鼠 虎之食人 性也 人皆愛於猫之性 而憎於虎之性 是果獲愛憎之公道乎哉 夫所以愛於猫者何也 豈不以其為人除鼠害邪 然有時乎 偷脯盜炙食鷄鴨 與鼠同害也 人又隨而笞之 雖然猫固無二性也 鼠與脯炙鷄鴨 皆其所欲也 捉鼠之被愛 偷脯盜炙食鷄鴨之取憎 至死不悟其理也 虎固以食人憎於人 然以其能食田豕也 聖人列之八蜡 尸祝而送迎焉 人之肉田豕之肉 其為味一也 虎其有二性乎哉 是故人之於禽獸 論其功罪而賞罰之可也 愛憎於其性不可也 人之私言爾 噫鼠之害於人至小 而有能殺之 則人猶喜而愛之 祿食而撫之 顧人之害於鼠 動係於性命 其為鼠也大矣 鼠而有知 其德虎也 不啻人之於猫 馬牛之服轅負犁 有天性邪 將人之智而役之邪 抑馬牛幸有技而供人之役邪 將不幸有才而自苦

其躬邪 一自有服轅負犁之事 深山幽谷無復馬牛 今夫才能賢知之人 伏於草澤 不為世用 適然保其性而自樂焉 視之馬牛自苦其躬 相去不亦遠乎 雖然既能賢知而不為世用 是亦馬牛之弗若也 馬牛不求役於人 而人自役之 有才能賢知之人 則不知役之 蓋有任其責者 但其人與馬牛之幸不幸 則弗可知矣 必有辨

緇齋說

井氏之子 幼從余而學焉 嘗問名於余 余名之曰世秀者 其父守業於市井之中 當其中年 奮然志於學 日月不懈 蓋閭里之秀也 然而其子能承父之志 講學之外 無他嗜好 巖見頭角 可謂世其秀者也 業日益進 既冠而見焉 余字之曰逸民 欲其不願乎外也 又命其讀書之室以緇齋而諡之曰 井者有用之地也 緇者濟用之器也 井既深焉 不緇之以出水 則其深也無所用也已 故余欲子之緇而出水 以見於用也 嗟夫人各有分 思不出其位 聖之謨也 今子生於市井之中 長於市井之中 而操市井之事 若邦國之理 非可冀也 雖然為邦之本 在身與家 雖在上之人 不本諸身與家 不可以為邦也 則市井之中 廟廊之上 猶一也 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 孔子釋之云 是亦為政也 子若以其所學 敏修於身 益求其所不足 而行於家 則政成于子之家矣 是謂出深之水而濟人之用也 緇之用大矣哉

仰齋說

聖人之道。不可高卑論焉。以高卑皆有也。譬之猶山也。其高者山之巔。博而厚者。山之腹。廣而卑者。山之趾。今指巔為山。而謂腹與趾非山可乎。又謂卑者山。而高者非山可乎。儒者之論。趨高妙者。多遺卑近。而務平實者。或廢遠大。皆非也。或曰。顏子稱仰之彌高。然則顏子非邪。對曰。唯唯否否。顏子大賢也。其於近者卑者。蓋既能焉。唯未窮其高遠焉耳。故其言之不亦宜乎。且子亦嘗登山乎。夫山之高也。立而望之。未為甚高也。及至移步攀之。躋一巘則一巘當前。躋二層而一層又來。意謂已過半而近巔。而曾不及其半也。於是乎真知山之高矣。夫學亦然。若顏子者。可謂真知其高也已。是故不知山之高者。無目者也。謂山高而不真知其高者。不登山者也。謂山高而不知其趾者。坐市而望者也。孔子不言乎。下學而上達。子思不言乎。登高必自卑。學者能移步攀之。從卑而始。躋巘踰層。盡其足力而弗倦。仰其高巔。躍然而立焉。則庶幾矣。早生子譽好學。從予之兄游。而與予交善。聞予斯言也。怡然若有合者。起而請曰。吾願從事于此。子胡不以命吾讀書之室。使我日孳孳乎。予曰。諾哉。於是大書仰齋兩字。以為之扁。并記所言贈之。

寓言

繡雲之鄉。在疊山之中。俗至陋。其民生不知稻梁魚蝦之味。有昏突。嗜味。聞中原有曰稻者。有曰魚者。寤寐欲一食之。聚其族而謀。三日春麥。齎為糧。乃與其族訣曰。不食稻魚。弗復還矣。

日夜奔走赴帝都。未至百里。大羸。糶麥舍于逆旅。殮美。其飯也糲。其羹也昆布。其炙也鹽鱸。昏突以手加額曰。美矣哉食也。是真帝王之饌也。飽食而寢。旦而起。則主人復供饌。其飯也糲。其羹也昆布。其炙也鹽鱸。昏突又食之。益美。昏突曰。吾平生之願足矣。審訪其名品土生。走反家。擊鼓聚鄉人。昏突坐鼓下舉手曰。我語爾以帝王之饌焉。可乎。咸喜曰。諾。昏突曰。方而足。塗以黃漆者為案。圓而閔。朱漆若火者為碗。大者盛飯。小者盛羹。堅如石。白質綠文。圓而庠。名之曰皿。是用盛炙。飯之質所謂稻也。稻也者生于帝之野。夏種而秋熟。似麥而白。羹之實為昆布。炙之物為鱸。之二物者出於天池。天池海也。海之大。包地而接天。其水鹹。其滓為鹽。昆布者海之草也。細而長。若一線髮。鬚然生鹹水之中。鱸者魚名也。長五寸。潑潑焉游于其間。以昆布為巢。有虞人者并取焉。曝昆布鹽鱸魚。而貢于帝廷。夫昆布之味。遼出瓠瓜之右。稻之美也。比之麥猶月之與鼈也。而鱸尤美。芬芳衝鼻。膏澤溢輔。頭顱肋骨。迎齒而碎。嗟乎。天之所以愛養帝王者。不亦盛乎。爾輩蠢然生于窮山之中。以麥為賓饌。瓠瓜藜藿為至味。豈可與語帝王之饌乎哉。夫味之至者。口固不可說。說亦必不相信焉。予也賴天之寵靈。立志發憤。以一食帝王之饌。今而死無憾也。鄉人之聽者。莫不柔頤流涎。歎羨欽慕焉。於是乎始記帝王之饌。以名家。至昏突裔孫昏陸。出仕于朝。是時中原屢經喪亂。典籍泯滅。朝儀多闕。乃擢昏陸為司饌卿。昏陸建議。以糲飯昆布羹鹽鱸為正饌。器皿稱之。雖九廟之獻。不得用他物。永為定制云。履軒幽人曰。世傳此語。

不知何所由。史錄絕無徵。豈疾瞿曇氏之害者之寓言邪。抑譏典故家之妄邪。因記。

### 祭食河豚死者文

履軒幽人適野。經于墓間。見石上併勒三人名。跌之狀類爭魚。其腹張然大矣。怪而問焉。墓人應之曰。歲之仲春。百濟巷人烹河豚而食焉。同食者三人皆死。染指而病。藥而免者二人。死者火于是丘。其里人憫之。且欲示戒於世之人。為醮錢。立石而表焉。跌之魚河豚是也。履軒幽人蹙然曰。咄自取焉耳。既曰。善哉里人之舉也。去而反者再。遂俾僮拚壤之前。抽行硯記文。酌玄酒而酌之。告曰。嗚呼食河豚死者之靈。肯聽吾言乎。蓋爾輩固不識一丁字。實蠢愚細民。適饗一杯之羹。斯隕七尺之身。哀哉。由君子觀之。惡足措於齒牙間。今乃欲告之以理之言。不徒勞唇吻乎。雖然爾亦人也。受中於天地而生。向之迷亂。縱入之情也。其死也無情。復歸于天性。庶幾乎可以告矣。借曰不識字。亦既鬼而神靈。吾其以意誦焉。爾其以神聽焉。夫天之生物。豈苟然哉。山之膾兮。林之禽兮。沼池之鮮兮。江海之鱗兮。小之肉兮。大之食。以至羸介之屬兮。其麗不億。舍其不可食兮。可食之食。夫口腹之欲兮。亦可以足矣。胡輒以父母之遺躄兮。嘗於馬肝之毒哉。爾之父兮。爾之母兮。其既先焉。何顏兮見於地下。幸而無恙。行見擠于溝壑兮。孥于道塗。爾有妻乎。為寡矣。爾有子乎。為孤矣。其何為也哉。匪爾口腹兮。一夕之歡不淑之故邪。世俗呼河豚為鐵砲。中之善也。又譬諸蛾赴火。愚之甚也。死者無歲不有。爾豈弗聞。蓋蔽於所嗜。不以為偶然。則以為譌傳。

今果偶然邪。將譌傳邪。大凡世稱毒殺人者。必欲親試焉。縱令弗死。彼其心孝邪不孝邪。噫爾當其腹眩狂痛號呼之際。必深悔焉。不特厥躬之愛。必親之思。吾執其必者。以爾之秉彝。吾欲世之人以爾為戒。而不屈乎爾之悔。亦恐其以為偶然譌傳而弗恤也。故有取乎里人之為。今而後其或知所艾哉。則歲若干人免乎札瘥天昏。是爾三人者。為世界歲生斯若干人也。設以浮屠氏功德立論。安知爾之死不愈於生焉。爾其已矣。抑亦有所分其罪哉。市廛之辟。防民之戾。擅粥火藥者有辟。必合其契。擅粥毒石者有辟。必會其劑。獨粥河豚者。莫是敢規也。律條有之。曰。君子死于河豚者絕。是以君子畏之。不啻蛇蝎。小人不幸不知所怵。往往相踵于覆轍。雖有挺刃之異。不均乎不教而殺乎哉。嗟呼上之人矣。胡為乎怆然弗之恤。痛哉。俾無知小人。不幸離斯孽。豈獨尤於小人之餐夫。我乃汗爾之事。而憫爾有悔心而弗及。又哀爾之不幸。而憾乎政綱之不合。嗚呼自爾之死。誰其過爾而揖者。其惟有爾之父。爾之母。爾之寡。爾之孤。攀墳飲聲而泣。嗚呼爾之靈。聽邪弗聽邪。

### 問目二道

復讎者臣子之大節。而人心不可自己者。故聖王隨作之法。所以伸臣子之情。而鼓舞忠孝節義之氣焉。經傳雖殘。尚可考矣。吾邦人士。囿於禮法之教。尤厚乎節義。是以其錄於稗官。勒乎口碑者。其麗不億。其在近世。若赤城諸士。其義炳如日星。猶有妄人。駕其邪說。橫生詆誣。至斥



爲亂賊。是固不足辨矣。然陋儒俗士或惑焉。是風不可長。恐浸淫乎人心。有深害於國家。然則學者於節義之論。尤不可不盡心焉。昔者鎌倉氏之時。蘇我祐成時致復父讎。刺邇臣工藤祐經于行營。事之始末。不可一言而盡焉。野史所載可據矣。夫祐經者實父讎也。殺之可也。業已得志。宜拘于司敗以請罪。乃闖關多殺傷人衆。遂揮刃赴中軍。其意蓋有不可測者也。異日設令大史氏有復其業而秉筆。則何以哉。果合於義乎。書實而名之可也。將爲不義乎。宜盜而絕之。若義而不書。忠孝節義之士。無以勸焉。不義而章。攻難立懂之人。將生心焉。是二物者。吾未能有之也。諸君講於學有年。所肄無非孔孟緒言。六經之旨。其有深得於春秋之義者。請審辨熟處以教。學者論事。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明死生之節。權輕重測淺深。以賞罰古今人已。亦春秋之遺意矣。即賞濫而罰失中。何取於學者。然則論事。豈可易其心乎哉。大凡自古廢興存亡之大較。先儒之論。歷歷可觀焉。然其間猶或彼捨而此取。此罰而彼賞。無能相統一焉。況事之微而情難剖者乎。至今世之學者。其誦禮法之言者。議論森嚴則有之。然往往過刻深文。難可以行矣。其稍有見于此者。乃主張人情。而蔑於禮義。至於指弊俗之習。爲天命之性。亦已甚矣。余頃閱芳野拾遺之篇。獲阿王之事。蓋其志可哀也。而事至微。情至難剖。學者未有論之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二致。阿王之事雖微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皆在其間。而死生繫焉。諸君盍試著論。據理酌情而賞罰之。以糾夫一偏之弊。設使世之學者論焉。其一將曰。貪小惠而忘父讎。非子也。感

讎之恩而廢主之事。非臣也。墮志而失信。非人也。忘讎廢事以失信。借死何補。其一將曰。人各爲其君用。父死於鋒鏑之間。則彼非吾讎也。苟仕而食焉。皆吾君也。昔者之射鉤。今則君臣。亦何害於義。受恩惠而不知報焉者。禽鳥也。况戕害之乎。若阿王遂仕之而可也。何必去焉。之二者似未得輕重深淺之中。而吾未知所以答之。皆埃諸君之辨。

### 擬問韓客

謹按國史。韓國之通于我邦。由來尙矣。蓋肇於我神后西征之日。其明年爲神后攝位之元。距今寶曆十四年甲申。實一千有五百有六十有四年矣。三韓旣降附。歲貢不絕。侍子相接于朝。及其後也。百濟事我尤謹。新羅高麗。叛服亡恒。動與百濟相寇。隨唐之際。屢加兵焉。百濟每賴我救援。保其社稷。我又置都護府于百濟。繼絕興廢。其績偉矣。當時屢爲起師旅。而府兵之功居多。某嘗閱東國通鑑三國史記等書。其與我好怨相與。畧能紀之。至於神后西征一事。不少概見焉。何居。即以爲虛誕之言邪。則侍子歲貢。何由而若彼之恭也。救恤經營。何由而若此之厚也。豈其國耻醜諱敗弗之記耶。將當時無史載。偶漏脫邪。抑吾所閱史篇有未備。別有定錄者。而吾未之觀邪。古賢集中有所言及邪。稗官小說有所傳說邪。請聞其詳。某又嘗閱從前賓館答問之卷。絕無及斯事也。豈非爲使客諱哉。然在大國。旣是勝國時事。似不必諱也。故敢冒瀆如此。併摘國史之文。附于左以備考。

歲在庚寅。神后攝天皇位。乃統六師。泛濛矰于紫海。季秋卜日。神后杖鉞誓師。孟冬辛丑。師發鰲津。大風時起。船駛若飛。徑達新羅之疆。波濤衝激。送上國都。新羅人愕馳走無入色。于建國以降。未之或聞也。地其淪邪。天其墜邪。載聽鼓聲之和。濤載瞻旗常之耀。日。咸飛魂喪魄。新羅王曰。神兵也。不可抗焉。載封府庫。素服面縛。踵船首。叩頭請長為園臣。寶貨男婦之貢。不乾楫柁。春秋更納馬梳馬鞭。以修僕圉之職。曰。自非東日西出。大河逆流。渝斯言者。明神殛之。神后曰。俞。命釋縛。署為餉部。乃入其國都。植所杖矛。表于王門。高麗貞濟王聞之。皆承篋篚。踵軍門膜拜。請自比新羅。於是三韓悉服。仲冬班師。新羅王以其世子微叱已知為波珍干岐寶。暨稱載財貨八十船。隨駕而東。仍以八十船為歲貢額。

### 跋奇石圖

造化之工不亦偉乎。奇石異寶。名列於簡策者。其麗不億。且不足以盡其變也。浮屠氏之募化于通都者。往往陳古器珍玩而縱觀焉。以資隨喜之緣。今茲有載奇石異寶而來。觀者傾都。嗒嗒咨嗟。以為未嘗觀者。岡田彥命工圖而譜之。繪事甚精。弗爽毫髮。珊瑚二品。水晶四品。玉髓。石英。石梅。雷斧。石之似鳥者。似貝者。霰者。冰者。卵者。蟲者。飯者。餌者。錢者。菌者。人者。佛者。類雄雞之冠者。木葉之嵌石者。皆寰內所產。而名列於簡策者。什不一二。及石髓。鍾乳。蚌答諸藥。其尤奇者為化石。松杉桐栢鳥木之化。其文木也。其質石也。屋板之化。釘痕存焉。棗枝之化。

有敦其實。蘆穿土而俱化焉。枝帶雪而齊化焉。茵之化。米之化。松膠之化。螺之化。絲之化。絲半化而與絲相屬。夫絲之柔。茵之脆。雪之易消。乃化為石矣。奇哉。蓋深谿幽谷。五寒凝陰之氣。物觸之莫不冰凍凝結。經冬而盡春。冰凍未釋。業已化矣。雖地氣使之然。亦凝陰階之也。今夫豆腐之柔脆。取而挂之寒風。食頃而凝結。烹之不蘇。則其於為石也。固既階矣。則復胡疑於化石。若夫形象諸品。異則異矣。未足以為奇。何也。彼自形。而我肖之。非有肖於彼也。石之肖饅頭邪。將饅頭之肖石也。自人間未有饅頭。山中既有饅頭之石。即物物而求其肖。亦何所不有。凡為數一百有奇。而化石居什之二。我又聞之。此非浮屠氏之有。借於木內氏之藏也。木內湖之豪姓。異寶不止於此云。

### 題鍾馗圖

子之藍袍破帽。入夢而上圖。千有餘年于今。子尚能為人除虛耗邪。人言挂子之像。厲不敢近焉。信然邪。子既幽為鬼。不復明為人。而虛耗則無幽明之問。子能除幽之虛耗。而不能除明之虛耗。吾有憾焉。嗟呼惡得若子者。布于都邑山澤。悉孽而啖草竊狗盜。行剽放火。以虛小民之財。耗小民之食者。使外戶而不閉。行旅而弗懼哉。又惡得若子者。錯之廟廊。參之郡國。悉孽而啖聚斂贖貨。剝下媚上。以虛國家之感。耗國家之澤者。使天下熙熙焉。在和氣之中哉。

### 題獼猴圖

汝之智其肖人乎。於物爲无物。即人之智而肖汝乎。於人爲棄人。狡獪諂詐。寔繁有徒。苟得志於一時。而敗禍隨之。必害于而家。必凶于而國。孰製斯圖。其以爲箴乎。

### 題桃源圖

天地間胡曾有桃源。世人乃羨之。畫而詩焉。抑桃源者無爵祿可慕也。無名利可冀也。無聲色奢靡可娛也。所以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焉耳。今之人溺心於爵祿。喪志於名利。而汨沒於聲色奢靡之場。雖有桃源。不能一朝居也。所謂葉公之好龍者非耶。人苟去之數者。安命而守分。養老而長幼。則家家桃源。人人自樂。亦何羨乎外。

### 小園記

學舍之前有廢區。厯乎數杖。歲之孟夏。舍之數子。絃誦之暇。相與謀劃其穢草。實其塊礫而弃之。枯株可植者。起而築之。就土之。聚磚區爲三畦。益移花卉而栽之。朝掃昏溉。枯者芽。移者益茂而榮。其左有廢池。乃除芟茨之腐根而水之。則小鱗之沫而埃涸者。圍圍焉以躍。悠然而逝。池上得蒲萄。長數尺。仆叢中。輪困不遂。乃植杖使攀。架竹使施。以鑿於水。數日而蔓延專架。殆將花。又放蓮子於池。未拆。於是數子者又相與約。暇日風咏之歸。輒少捐杖頭之資。以事茲園。殆蒲乎苗乎。將洲之杜若乎。凡水之卉。娛目而可詩者。皆可埃矣。芳之菊。秀之蘭。凡陸之殖亦然。是役也。柳俊卿。水守子節實爲之唱。起而助之者若干人。然則亦二子者之績邪。吾嘉其能起廢。而

樂於有成也。爲記之書舍之壁。嗚呼數子之聚于此。何爲哉。夫二子者亦能爲之唱乎。孰不起而從者。吾將樂觀其成。蓋不翅茲園也。己卯立夏日記。

### 小園序

學舍之園也。舍之數子力矣。園雖靡腴。木之屬六。葛之種三。沼之毛七。蔬之品四。艸之花十有八。君子秉德。超邁高潔。可與比者。非蓮耶。温文瀟灑。菊其亞也。而淒涼慘淡。與幽人宜者。莫若秋海棠。彬芬郁縹。可觀治世之俗者。芍藥可亞乎牡丹。不種牡丹者。避世之愛也。悟於人世之須臾者。槿乎。思仙子之長逝。撫鞭痕而永歎。吊古之情。招虞塚之魂。懷士之憂。洒杜鵑之血。而忘之者。護樹于背。凡風騷所資。是爲首。易不言乎。拔茅茹。又言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觀數子者之相與也。故知其必有取於此二物。若夫感乎天桃兮愆期。悲乎飛蓬兮無適。襲輕羅之窈窕。弄玉簪而徘徊。固非數子者之撰。而詩之可比而興焉。其亦在所不棄乎。蓋數子者之營也。將以泄其膏鬱之氣。而鳴其鏗鏘之音也。園之闢。我旣爲之記。園之就。又序而引之。以埃夫鳴矣。鳴而成章。其以此冠于篇。凡所栽乎茲園。莫不茂榮秀發馨香。而其宛轉幽遠之氣。若有叩然。可謂無負乎數子者矣。數子者其何響以應焉。

### 送水守子節歸赤穗序

余友子節播產也。弱冠負笈。來遊大坂。嘗讀書於懷德書院。日夕與吾黨居。學未就。隨人受鑿

之術。以其世業也。子節則常以不得專力於學為患。歲之仲春。見余告歸。蓋其術就也。然而色有不釋然者。余諭之曰。子亦聞夫鑿和之言乎。曰。上鑿鑿國。故善用其術者。國且可鑿。况近焉者乎。子有委靡散渙之疾乎。胡不居敬厲志以振之。將有弦急暴怒之疾乎。胡不温文寬裕以鎮之。抑有頗辟流蕩之疾乎。胡不持規以塞其徑。將有執拗固滯之疾乎。胡不虛心以通其竅。凡五車之書。汗牛之策。莫非照臟之鑿。浣腸之毒。自此之外。雖疾之有數。而鑿之之術。不患不給。對症投劑。存乎其人。吾子方銳意嚮學。此數者未必有也。雖然自非大賢。孰免於疾焉。蓋人性之善也。猶耳目聰明。手持足行也。其有不善也。亦猶耳目之聾瞶。手足之不仁也。非疾也哉。故禮樂之導也。滋味之養矣。刑政之威也。藥石之攻矣。吾子雖離羣索居。即於鑿之術有深造。而弗懈於審因撰方。則於自淑其身乎有餘矣。他日雖施及爾朋類者。亦不外於鑿之術焉。臨別書贈之。

### 贈石原有文序

予喜論文。論文莫善於取譬。今夫稗牘之飭。金鐵銀銅。嵌鑲鏤刻。好玩者愛古而不喜新。均一物也。古者貴而新者賤。其價不啻倍蓰也。於是乎有姦工。摸倣古物。質輕文浮。爛之以硝石。腐之以淤泥。纒離鑪錘。即為古物。鑿剝嵌落。刻畫刑弊。然後繫以絲緜。藉以文錦。以術惑乎千金之子。得贏蓋多矣。但有賞鑿者。乃棄而弗顧焉。然則古物竟不可為。而新又不為人喜。今之為工

者。不亦難乎。曰。不然。其質堅重。其文條暢。金鐵銀銅。唯意所用。嵌鑲鏤刻。唯心所規。極巧而不纖。致美而不靡。端莊温文。典而不失古意者。今之良也。則賞鑿者。不以新而舍焉。何必剝落刑弊之為哉。近世為復古之學者。妄以古文為號。剽竊蹈襲。以為古文。朶頤冷炙。流涎殘瀝。摸經之燒痕。放史之闕文。寸斷咫割。湊合成篇。錦繡百結。間以卉服。險怪腐爛。醜態萬狀。乃大言以釣譽。其為姦工也。不亦大乎。然而為其術惑者。滔滔皆是。棄而弗顧者。天下幾人。故知剽竊之非文。而後可以語文矣。由是推之。其所謂學者可知已。石原子嘗與予論文。於吾言冥然莫逆於心。臨別遂筆而贈之曰。子之鄉多好文辭者。其嘗以是告之。嗟呼世之姦工。不特器與文也。摸倣其威儀。刑弊其廉隅。剝落其氣節。腐爛其言語。內小人而外君子。以術惑乎人。而規利者不少。然則雖不好文辭者。亦不可以不告。

### 記釣遊

履軒幽人性不喜釣弋。壬辰之秋。有京客投宿其居數日。坂之都。除漁釣外無足賞。幽人乃為客買舟。泛于三津之浦。酒一壺。飯一簋。鹽鼓稱之。幽人素貧。外無所儲。其門前即港水矣。下港數里。闌闊刺目。經橋十有餘。漸離市廛之喧。洲渚皆蒹葭淒淒焉。白露蓋已下。日正午。客下釣輒獲。獲者為鯊魚。人各數十。幽人則不能獲也。舟人曰。潮方可。宜出海門。乃乘潮而逝。四望浩浩。右望珠浦赤石。左瞰淡島。飄飄然若浮波濤上。顧則泉州諸津界浦墨江。環列其後。幽人乃誦

詩曰。攜壺三斗芳酒。傾囊半緡青錢。買得萬頃烟波。漁釣一日閑身。於是客復下釣。有獲比目者。有獲棘蟹者。皆小不中食。客乃始觀其活者。盆水蓄之。樂觀其潑潑。若河豚。亦未有毒。若怒鉤者。其腹益張。鯨魚則多矣。幽人獨提榼傾壺。陶然自適。又歌曰。鉤之曲兮餌之詐。獲如丘兮吾奚顧。山光兮爲畫。潮音兮爲歌。我醉臥兮其中。萬物兮如我何。既而白日將沒。半天潑江。閃閃礫礫。波濤變色。暎映遠接。客斂竿而揖曰。今而後我知子所樂哉。樂莫大焉。幽人攝衣而起曰。善哉。吾所不言。而子先獲乎。乃又歌曰。斜陽兮冉冉。彩雲兮奄奄。我其追乎虞之淵乎。客乃大喜。於是洗盞命殺。醉歌相屬。不知舵轉而上。舟艤門前。

### 記阿王事

南北之時。赤松光範爲津守護。屢爲楠正儀所窘。憤懣不知所出。其隸宇野氏之子阿王。父死于墨江之役。年十歲。告光範曰。楠氏父讎也。請往事之。待以歲月。必可得志矣。光範曰。汝年少耳。死事者之孤也。吾弗忍矣。阿王曰。年大豈得事焉。乃遣之。阿王抵赤阪。獨與一僮。彷徨城下。有人訊之。應曰。我爲宇野六郎之子。父死而族人奪宗。躬無所容。將投丘壑。自託緇流也。其人以歸。告于正儀。正儀哀之。實于左右。正儀素仁惠。推心善視之。阿王亦勤敏服役。居數歲。正儀益器之。嘗授以邑。阿王辭以未有軍功。浮屠氏之法。爲死者祈福。以七紀數。於是宇野六郎死之七年。遭其忌。阿王感念。將欲以斯夜刺正儀。適正儀以阿王年大也。召而冠之。呼曰小二郎正

寬。慶以御賜兜鍪。阿王感激無地。侍坐抵夜。得間既起身。而平日恩義不可棄也。加以晝日之遇不忍也。正儀又從容背坐。無復防閑。勉強自厲。竟不能也。出而哭之慟。衆愕共視之。阿王具告之實曰。吾唯有死而已矣。抽刀自刺。爲所奪。乃髻髮爲僧入山中。以正寬爲其號。以終身云。履軒幽人曰。嗚呼阿王之志可哀夫。楠氏之子亦可尙也。推仁惠于羈旅之僮。能使寇讎消其戕害之心。非足誠孚動物者弗能焉。宜乎忠義三世。而不隕其家聲也。阿王之事微矣。故人未有論之者。然使今之學者論之。其必曰貪小惠而忘父讎。非子也。感讎之恩而廢主之事。非臣也。墮志而失信。非人也。是未識仁義之源。惻怛之實者之言也。且也其父死王事于鋒鏑之間。雖曰楠氏讎也。不亦有間乎。即以阿王爲義之盡者。是亦世俗之論耳。嗚乎豫季子之不委賈趙孟。有以也哉。余故不以阿王之事微。表而出之。使學者思之。

### 神武紀

余僭躡。竊有志于刪述。然國史浩繁。非時月之任也。意既有矣。而時未可料。今且成一

篇。蓋爲之兆耳。  
曰若稽古帝神武。曰彥火火出見。明達叡毅。帝若曰。咨昔帝錫此土關又。我祖乃降。天時蒙昧。險阻未夷。皇祖皇考不敢寧暇。丕懋厥德。敷于斯西土。多經年所。逃彼東土。未馮我德。肆邑有君。都有后。分疆相讎。民生嗟恫哉。我聞曰其中有宅。四周其山。沃壤居于土之中。我其中治。

撫綏斯民。蓋徂乎來。歲次甲寅冬。帝生四十有五年。親帥舟師。爰東征。明年入筑紫。築宮而居。曰高島宮。乃大脩舟楫。載芻粟。越四年歲次戊午。師東訖海。遭奔濤。名曰浪速。肆入河。迺而北。四月甲辰。步自白肩。至于龍田。還至于膽駒下。長髓彥帥師禦王師。及戰于孔舍衛之阪。王師弗利。軍人有隱于大樹以免死者。指樹曰。恩如母。命其地曰母木之邑。帝曰。我天孫也。逆日而鬪。失天道也。收軍而退。轉至于草香之津。布盾而誓。是曰盾津。六月。前次于名草。彥名草戶畔。肆踰狹野。至于熊野神邑。登天磐盾。泛海而東。至于荒坂津。戮丹敷戶畔。又轉如芳野。冬伐諸拒命者。兄磯城等平之。肆前伐長髓彥。長髓彥使入來曰。昔者天神之子。降主斯土。名曰櫛玉饒速日命。娶我妹生可美真手命。我今立而奉之。夫天神之子。豈有貳哉。君胡稱天孫而奪我土宇。帝曰。俞。天神之子亦多。汝乃信。必有分。長髓彥出。箠暨隻矢。帝曰。信。乃釋所佩箠矢。示長髓彥如一。長髓彥睹之。愕。亦無悛意。可美真手命斬長髓彥以降。是為物部氏之祖。歲次己未春。分師方征。四方咸服。三月。營宮于橿原。歲次辛酉春正月。即天皇位于橿原宮。在位七十有六年而崩。

### 粥蕎麵者傳

城西沙場有粥蕎麵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僅數十百人。袒而磨者。巾而篩者。漉者。棍者。縷者。淪者。陳器者。置醬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麵價之廉者。雖善啖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可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粥蕎者。亦曰泉氏。諸

沽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弗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舖。有叩戶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之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鄰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大富。嗚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己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共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邪。至其同職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讎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邪。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

###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將信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故言必可徵而後信之。斯可。凡言之徵。莫先於論語孟子。予嘗異司馬遷生于漢初。其去周秦未遠也。而其言弗可信者多矣。其稱伯夷之傳。多倍論語孟子。而溺於流俗之說。豈以論語孟子弗足徵也哉。特假以吐其憤耳。予亦悲其意。然作史將徵事於前。而取信於後者也。若彼陋矣。今摘於論語孟子緝綴之。以易遷之傳。曰。伯夷者古之逸民也。其為人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非其友不友。治則進。亂則退。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推其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蓋亦不屑就已。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然伯夷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當紂之時。避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蓋往歸焉。後不詳其所終。伯夷之弟叔齊。亦與伯夷同行。嘗俱饑于首陽之下。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賢人也。曰。怨與。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孟子稱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無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又云。伯夷伊尹不同道。皆古聖人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設令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履軒幽人曰。伯夷事蹟。莫知其詳。然孔子孟子所稱。亦可觀其梗槩矣。嘻世之稱乎伯夷。必以孤竹之讓。叩馬之諫。采薇之死。然是皆弗稱於孔子孟子。則未必信也。夫不稱於孔子孟子所稱。而必孔子孟子所弗稱之稱焉。豈能讀書者也哉。

呂氏春秋曰。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居於孤竹。曰。伯夷叔齊。朱子云。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

### 程婆傳

傳稱匹夫不可奪志。夫志之所專。弗恆於威。弗撓於欲。雖狗以死生而弗悔。蓋有自得焉者。是故玄冥死於水。程婆死於程。矧君子志於仁乎。程婆備中之嫠婦也。無子而獨處。紡績自給。而不置贏。性易良順乎人。而不盡人之歡。鄰里相備。受直止於自給。多予則辭焉。其雅言曰。物

自有程。踰程禍也。程謂節限也。於是衣服飲食。寢處作息。莫不為之程。而其與人言。莫不稱程者。里人皆愛之。呼是為程婆。婆亦以自號云。一日忽自經而死。鄰里駭異。為病風者。及驗屍。有書一緘。眾共發之。其書稱。程婆無子。久荷鄰里之恩。無饑無寒。年七十。康強無病。不負人一錢。人世之事足矣。衣衾足裹手足。而所餘可以買棺。誦讀白楮。粥為粟。可以飯誦經之僧。一篋續葶。沽為酒。可以謝築埋之勞。生踰程則病矣。寢褥而無食。糜粥累鄰里。然而死。衣棺累鄰里。無粟可飯僧。無酒可謝勞。我豈容貪生重累鄰里哉。程婆今死。程婆之程也。永訣永訣。眾相視瞿然。為之經營。悉如其言。而所遺正罄。履軒幽人曰。程婆之死果矣哉。我未知其是與非也。而獨取乎其志之專。且將以喻乎學者之立志也。故記。

### 忠孝兩全論

忠孝人倫之大節。少一不可以為人。蓋古今事變之無窮也。於是有王陵。趙苞。徐庶之屬。人隨而是非之。遂有忠孝不兩全之說興焉。可弗辨哉。夫事有恒有變。行於恒而道之謂經。稱於變而道之謂權。恒可知矣。故經可語也。變有小大焉。有緩急焉。而不可料。故權不可豫言。可豫言非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豈易易乎哉。譬之火然其室。負其父而遁。顧其子雖呼號。轉於焰煙中而弗提也。家貧甘旨不充。雖有至孝之子。不鬻其子於雞豚矣。故權不稱於變也。無權有人謂之曰。而殺若君。我則釋若父。不則遂殺若父。苟有人心者。皆弗為也。曰。而竊若君之履

而奉於我。我則釋若父。雖得辜於君可為也。曰。而竊若君之璽符而奉於我。不則遂殺若父。顯乎孝者猶為之。顯乎忠者弗為。顯乎一不可謂全矣。然則為之奈何。有死而已矣。縱令躬死而不救於父之死。無益於君之事。臣子之分盡矣。故王陵。趙苞。徐庶之屬。審其事之大小緩急。而其是非自定。昔者平清盛作逆。其子重盛請曰。臣食祿于君。職在近密。且以死衛君。臣也不天。為忠不考。為孝不忠。不忠與不孝。不若死之久矣。請亟刎臣之首。而後從事。悲哉言也。庶幾乎兩全者。

### 高帝還定三秦論

傾詭之徒。不可以圖國事。危險之計。不可以試大事。淮陰勸漢王。還定三秦。與項王爭天下。是危險之計。非善謀也。其言及思歸之鋒用之。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是劫逼之說。非實情也。後人觀漢卒得天下。以為淮陰首謀之功。吁謬哉。蓋三秦之王。孤弱易取。乃如其所策。至於與項王抗。未嘗有成算。則勝敗未可知也。是故以爭天下為言。不敢言取之。其情可以見已。項王之彊也。無成算而與之鬪。可不謂危險哉。項王之暴也。天下不服。背叛相踵。決不能定天下。人胡能自寧。是淮陰所素審。乃以是為言。可不謂劫逼哉。蓋漢王聽淮陰而舉兵。漢王失之也。鄭侯贊之。鄭侯失之也。淮陰策之則得之。當時使留侯在側。必借筭而論焉者何也。淮陰將略不世出。其舉三秦。取燕趙齊梁。若探囊中物。所畏獨項王而已矣。漢楚不爭。淮陰無所

用其力。漢楚既爭。其取富貴。若拾遺芥。至天下不定。非其所能籌。亦未或之籌也。淮陰但為一身策也。故曰。淮陰策之則得之也。夫項王之戾虐。海內怨咨。特怯其威強。不敢動耳。猶且三齊相屠戮。張陳相爭奪。不待漢之嚆矢也。假使漢王須臾於南鄭。則不出期年。天下鼎沸。人心益離。項王雖自彊。土地分裂。兵甲鈍弊。漢王於是整旗正列。鼓行而東。為天下請命。則諸侯必電馳風靡。齋糧卷甲。隨指呼而卷舒。不復埃陸賈酈生之緩頰矣。如是則項王之頭。不踰旬月。致之麾下。不剏及而天下定矣。乃舍斯萬全之策。而用危險之計。故唯定三秦無愆期。若其敗於彭越。父母妻子為囚虜。諸侯離散。圍於滎陽。危於成臯。傷於廣武之間而瀕死。四三年間。辛苦萬狀。天下百姓。肝腦塗地。自非天幸。不能成功業矣。故曰。漢王鄭侯失之也。是猶以利害言之。即以仁人代天工之道律之。其謂之何。豈非禍民之大者哉。故曰。傾詭之徒。不可以圖國事。危險之計。不可以試大事也。大凡論事。不就成敗而取予焉。則庶幾。

### 明太祖論

嗚呼。明祖當蒙古弛綱之時。躬起於縉徒之中。自奮於綠林之間。慨然懷大志。杖策渡江。芟除群雄。奄有四海。其功烈與漢高祖。唐太宗並稱。而無所愧。不亦偉乎。獨其於太平之初。戕賊功臣。自殺羽翮。至建文之時。其存者一耿炳文而已。炳文雖宿將。謹慎行己。不致太祖之猜忌。則其無雄略可知矣。是以藩王之篡逆。莫之能禁也。建文孱弱。雖不明於用人。而當時倉卒。亦無



可用之人也。夫貽謀之不淑，弗得獨歸罪於孫子矣。蓋太祖除功臣以黨論，曰胡黨，死於胡黨者數千萬人。曰藍黨，死於藍黨者，萬五千有餘人。然而藍王之叛謀，百歲之下，未之明喻也。縱令叛謀明白，其坐死者，何爲如斯之多。視之前代，未有如斯之慘也。則太祖之心事可以見已。功愈高者，躬愈危。略益雄者，禍益酷。曩使徐達常遇春有耆耆之壽，必先試鼎鑊者，夫二子之不祿，乃其大祿耳。蓋嘗思之。太祖固穎發雄武之主，希世而遇者，故能一區夏，而撫兆民，朝四夷，然其包量不逮乎漢高之濶大。其行己不逮乎光武之信義。其假仁不逮乎唐宗之脩飾。太祖有是三不逮，故能以濶大信義脩飾取天下，而不能終其濶大信義脩飾。天下既定，大欲既得，乃志氣驕盈，患失之念，晝夜而攻心，食不甘，寢不安，脩飾先弛，而狹隘鄙吝殘賊之心，不勝其露出。雖欲守信義而弗可得。功臣之戮所由出也。而建文之難，本于此。其他藩王之重祿，護衛之兵威，習慣而釀成大禍者亦多。然皆其枝葉矣。不足論焉。

### 履軒弊帚終

### 弊帚續編序

余之中身，嘗有弊帚之冊。當時患眼，且病懶，懲於著撰損神，故存什一，而焚其餘。蓋示不復作也。乃長揖乎交游，蠢然爲世外之人也。歲月荏苒，又三十有餘載，眼益昏，而軀未死，乃篋中紛紛，更有數十張敗紙。吾豈有意於爲此乎哉。蓋文墨宿業，未全斬耳。乃復輯錄成卷，聊分香於宇宙之人云爾。無心於名山之藏。

享和癸亥孟秋

# 弊帚續編

## 文帝論

後之論漢文。其美政皆能言之。至其尤美者。或莫能頌也。其過失亦能言之。至其最不可者。則弗之議也。作七論。

文帝即位之十三年。詔除田租稅。十有一歲。以沒其身。甚盛德也。前無古人。後無踵者。實古今一人而已矣。一代美政。豈有踰于此者哉。然班馬論贊。無片辭及于此。獨何也。豈以為非人情耶。殆以其難通行。而不可為後世之法也。殊不知可通行之善。經也。不可通行之善。權也。故後世經以法之。不可。權以法之。則可。或四三年。或一二年。亦足以蘇民致富庶矣。權何不可法之有。嗟呼使文帝盛德大業。不昭著乎後世者。班馬氏之罪也。馬端臨通考略發此意。而未窮論焉。

或問。文帝除租。以終其身。設令其期壽。亦終不收租與。曰。非也。田有租。經也。除租權也。文帝恤民之至心。惟富民之求而已矣。民既富矣。何苦固執不收租哉。天若假其壽四三年。其必復

收半租者

道天下。以唐虞三代為法矣。即欲勝於唐虞三代。必陷于邪徑焉。唯文帝治未及唐虞三代。而政有唐虞三代不能行者。除租是也。謂德賢於堯舜。不可。謂政有踰於唐虞者。則可。嗟乎唐虞終不可踰者。而文帝獨踰焉。蓋亦時也。或問。孟子有言曰。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文帝獨非貉與。曰。非也。堯舜以千里臨天下。非收田租。何以供其祭祀賓客。百官有司。文帝奄有天下。為郡為縣。苟節儉省費。雖不收田租。亦足以支吾。未嘗廢祭祀賓客之禮。百官有司之職。何貉之有。凡漢家。或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皆輕於三代。亦可以見時勢矣。論富庶者。必稱文景。而不知其有異也。景之世。天子富矣。萬民亦富。文之世。萬民富矣。天子則貧。夫漢代田租之外。有口賦。人百二十錢。大率天下之口五千萬。而為錢六百萬緡矣。及商賈諸稅。其數不為少。然國家費廣。此未足以供焉。文帝初年。蓋欲除租。而有未能焉。於是且半租。務省費。廣積蓄。待其足支十年。然後全除之。是以文帝終身貧矣。景帝承其後。元年收半租。而節儉弗改。然積畜益廣矣。民雖出租。三十稅一。輕之至也。故亦益富矣。乃概而論之。烏可也。

景帝元年下詔。願文帝功德九事。亦無片辭及除租。此則有以也。後人弗深察焉。或以除租為一歲之政。或意小事不足頌。皆非也。文帝季年。積畜寢竭。其勢不得弗復收租。而民既富矣。不

病出租。設令文帝而在焉。不出數年。亦必收半租者。廟廊蓋既有議云。加之易代之際。國家煩費。賞賜洪大。不可復支吾。於是景帝即位。即發半租之令也。豈得已乎哉。此未可以改交議焉。其所頌九事。皆可繼守之事。唯除租則不能繼守者。不能繼守而頌焉。是以不德自予也。故美政如斯。舍而弗頌也已。嗟夫豈無辭乎哉。乃以微嫌沒盛德。當時執政者之罪大矣。景帝之為太子也。以暴怒手殺吳太子。其過大矣。文帝宜廢太子。以謝吳王也。文帝弗忍焉。吳之反謀。實萌于此。文帝一代過失。未有踰于此者也。後之議者。不以罪文帝何也。豈為賢者諱耶。抑見之未精也已。蓋文之几杖。足以懈其謀。而景之削罰。乃激其反矣。故罪不歸于文。而歸于景焉耳。又幸克定。天下艾安。是以莫深議也。當時自非吳王不知反。條侯能用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設令社稷傾覆。海內復為戰國。非特景之過益白。而人亦知以議文矣。苟以成敗操縱其議論。則天下亡議論。議者往往言。文帝固賢矣。然觀於賈生之策。其缺典稅政。可痛哭流涕長大息者頗多。未足深稱也。斯言大失之。夫賈生之死。在文帝十二年。而治安之策。又在前數年。則文帝之初年耳。蓋文帝勵精希治。側席求賢。延直言。固將改稅政補缺典也。其餘租除關。除秘祝。除肉刑。親策賢良等。諸良典美政。多在賈生死後。使賈生而壽乎。焉知其不輟哭收涕。而笑且歌也。且人自非聖人。孰能盡善。文帝之歿。在賈生之後。十有一年。壽僅四十有七。夫天下事洪。施設有序。焉得一朝而

改作焉。則有志而未酬者。蓋尙多也。其分齊爲六國。殺其權力。大封梁國。藩屏于漢。皆用賈生之策也。分齊亦以齊王死無子矣。吳楚有釁。亦必分焉耳。奈吳濞老健。而文帝蚤世何。凡如此之類。可例推焉。且賈生之屬文。銳利鼓氣。序事往往過當。難可深信。若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之一大縣。大失當。漢制。大抵縣方百里。大縣之口。并老弱婦女。不滿十萬。勝兵不過一萬。夫冒頓之圍高帝于白登也。精騎三十餘萬矣。其餘兵尙多也。乃并老弱婦女計之。蓋百有餘萬矣。漢之一縣。能有此乎哉。又其二表五餌。籌策拙甚。賈生焉能辨匈奴。凡若此之類。可例推焉。切毋得據賈生之策。規文帝之終身。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其餘田之租稅。

景帝紀元年令。田半租。

食貨志曰。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年。孝景元年令。民半出租稅。三十而稅一也。

### 讓國論

讓美德也。簞食豆羹與千駟萬鍾。其義一也。其事則未必無異焉。夫修飾小人。能讓簞食豆羹。而弗能忘情於千駟萬鍾矣。故簞食豆羹之不足欲。則讓以要名。千駟萬鍾之足欲。則篡弒以求之。寧滅其躬而弗悔焉。至于退讓君子。則無所不讓也。然其於千駟萬鍾。若更有所怕然。至逃亡以避焉。嗟豈無謂乎哉。古之讓國者。唯泰伯至德。吾無得而稱焉。亡論已。如衛郢。曹臧。吳季子。亦皆

退讓君子也。然謂之仁。則有未可知者何也。衛靈公喪適長子。而孫幼。子有罪。不可以復焉。立孫則父在外。亂必生焉。於是乎。欲立次子郢。不亦可乎。郢受之。於義無所闕也。曹成公暴慢不義。以獲罪于盟主與國。及其臣民。盟主與國臣民。皆知子臧之賢。而欲立焉以息民定國。子臧受之。亦於義無所闕也。至于吳季子。其父兄必欲立之。其弗肯立。則約兄弟相傳。以至季子。季子受之。於義豈有所闕哉。之三子者皆賢矣。立則國安。然而弗肯者。蓋亦有以也。夫利者害之所伏。有國大利也。其害隨而大。貪夫饕大利。冒昧求之。慮不及其害。廉士不饕利。則唯害之慮。怖怕如探湯。乃衰亂之世。君臣相傾奪殺滅者。接乎耳目。三子者。察之明。慮之熟。弗謂吾賢。人必不我圖也。弗謂吾仁。民必不我畔也。弗謂父兄大臣必不我疑也。弗謂方伯諸侯必不我憎也。苟弗讓而受焉。是以軀爲鶻。而招四方之箭也。父兄大臣或殺我。不可弗防也。羣臣左右或仇我。不可弗防也。亡公子在外。或入篡。不可弗禦也。方伯諸侯或伐我。不可弗禦也。防禦之備。無須臾之間。晝夜而衝胸。亦已苦矣。得國復何所樂哉。不如讓國與人。而我主於利害之外也。且受國。宜審義與不義矣。讓國。亡論於義不義矣。受而不義。固讓也。受而義。亦讓也。夫宜受而讓。人益義之耳。曾無不義之嫌也。其意蓋如此。抑貪夫之奪。以求利也。廉士之讓。以避害也。雖淑慝之相反。其絲利害而生者一也。是故三子者。謂之退讓君子可也。謂之明智之人亦可也。仁則吾所不知。

衛鄩事。在左傳哀公二年。曹賊事。在成公十三十六年。吳季子事。在襄公十四年。

### 嵇叔夜論

或有問於履軒幽人曰。嵇叔夜絕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說者言。斯言也。得罪於名教大矣。又言。叔夜不知諱忌。當時司馬氏之篡勢已成。而敢為斯言。宜其觸怒而死也。果然耶。幽人俯而笑。仰而答曰。不也。夫言豈容易哉。叔夜無罪於名教。亦知諱忌矣。故為斯言耳。使叔夜而不知諱忌耶。其必曰。大將軍心迹可知。吾弗忍為之爪牙。以搏噬也。則取死必矣。故不敢斥言之。唯言非湯武薄周孔。以微見其不欲事司馬氏之意而已矣。叔夜固與周孔無讎。而薄之云者。以其褒湯武也。固與湯武無怨。而非之云者。以喻司馬氏也。當時無篡攘之勢耶。叔夜必無斯語矣。不避諱忌耶。亦必無斯語矣。既避焉。猶觸焉。豈避焉之未遠耶。將人心險峻。嫉正直之甚耶。抑叔夜則作隱語。以塞山巨源之意。而不料司馬氏善解隱也。亦以死。哀哉。後之論者。特質其言。而弗察其意。故所毀皆失之。

### 義貞論

義貞王臣也。尊氏叛人也。律以春秋之法。則一順一逆。如冰如炭。豈容異議焉。然論其世。而釋其情。則亦有五十步笑百步者。蓋文治以降。海內安於弱政。不知名分者。百五十年矣。一旦王業再造。世事一變。德澤未加。而橫政剝膚。百姓慕舊。武人思亂。望叛者而歸焉。猶水之趨壑也。是二人者。寵榮既就。雄視乎一世。自營之心未厭。朶頤於霸圖之日久矣。卒然激於私憤而交搏。亦未遑辨順逆也。尊氏兵起於關東。拒王命為逆。義貞奉王命徂征為順。其事相反。而其心則一矣。義貞尊氏易地皆然。夫義貞幸躬在京畿。不為叛人。幸統聲罪之師。為天下忠義之首。幸死于王事。遺聲百世。使兒女掩泣。其亦不幸不為叛人。以為百姓所歸。不幸帥王旅。以孤海內武人之心。不幸幹王事。顛蹙相踵。以隕厥躬。卒弗酬素志矣。不然義貞勇謀。十倍於尊氏。而每為其所窘。豈天云乎哉。或曰縱令義貞叛。其姦謀忍心。必不至乎尊氏之甚也。是言有理。即謂雖易地必不叛。則吾弗信也。

### 甲越論

世之言兵者。莫不尸祝乎甲越二公矣。二公固當世之傑。不能相左右者也。今謂二公不知兵也。聞者則不罵為狂。必憫為愚矣。嗟乎此豈可與俗士言哉。議者或疾二公。以并吞混一之業。此猶規模之小耳。吾聞古者良將之行兵也。戰必克。攻必取。二公果能必克必取與。蓋良將所以能必克必取者。以其弗戰於弗克。而弗攻於不可取也。二公則不能克而戰焉。不可取而攻焉。謂之知兵。可乎。二公所長。特在結陳之熟。器械之選。法令之嚴而已矣。其所短。在於胸無勝算。不審彼此。先戰後謀。乃恃其二長。冒昧為鬪。不亦危事乎。其不至大敗幸已。今不論其它。論二公相與治兵者。川中是也。長與長競。短與短敵。故一日而十有餘戰。迭贏迭輸。殺傷相當。謂

胸有勝算可乎。謂審彼此可乎。謂戰必克可乎。使古之良將觀焉。其謂之何。世俗傳川中戰圖。越之馬。甲之椅。一刀一扇。如犬羊相舐噬然。可復謂之將帥乎哉。吾竊爲二公恥之。嗟乎使二公知兵邪。必不相與戰也。其必講和締盟。一東一西。各戰於其可克。而攻於其可取。則疆土日闢。威風月揚。天下可指揮而定焉。此謂知兵。此謂并吞混一之業也。二公之後。蓋有行之者。盍以鑒焉。二公不知出于此。斷焉徒競勇力相舐噬。嗟乎信不知兵哉。

### 過秦論駁議

賈生過秦論。古今傳爲名文。司馬子長班孟堅作史。皆援以爲斷。由是歷魏晉。以至于今。未有議之者也。予獨怪其言多與史傳相悖。而持論不得其情也。一類乎空想談路程者矣。或曰。賈生先於子長。宜有異聞。未有据子長之書細之。曰然。否也。子長距秦近矣。書冊具存。口碑未苦。乃哀而成書。諸說雖有不同。蓋不踰乎月日後先。人名異同而已矣。至於天下大勢。年代近遠。豈得有異乎哉。抑古人文章之瑕疵。不容吹毛而求焉。且有不遑。然文之名者。後學師表之。表曲則影不端。故亦不得弗直之。作十三駁。

据太史公書。孝公元年。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獠王。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公子卬。魏恐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徙大梁。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虜其將魏錯。是知秦之關疆。賴戰鬥之力後得。諸侯削地。亦以戰

勝之威矣。商鞅修守戰之具。蓋爲此耳。賈生乃言。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雖抑揚之語。一何甚。殆使人眩於事實。非所望也。

齊有孟嘗以下。連舉二十四人。皆任口說出耳。其實非有所考也。据昭襄王十一年。蘇秦死已二年矣。吳起死已八十年矣。齊魏馬陵之役。在前四十七年。則田忌孫臏亦皆已死矣。樂毅未適燕。廉頗始爲將。在後十六年。趙奢又在廉頗之後。平原君死。在後四十七年。信陵君死。在後五十七年。春申君死。在後六十年。則是時三君皆幼。或未生也。其它未暇考。而其任口說出者可知矣。賈生舉上下百餘年。天下英俊。使較優劣於陳涉一時之士。良無謂也。

右二十四人之內。可除者十人矣。皆其傑然者。所餘唯孟嘗君。陳軫。蘇厲。周最有顯名而已。若甯越。徐尚。杜赫。齊明。召滑。樓緩。翟景。帶他。兒良。王廖。並國士之糝糠。固無足爲輕重。即精查之。是人恐可除其半。借令皆在。亦豈足道哉。

据世家。秦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韓襄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武遂。齊潛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魏哀王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是皆爲一時之事。賈生所謂九國之師。仰關攻秦者。蓋指此也。是時燕歷子之之亂。微弱已甚。恐不能出師擊秦矣。楚懷王在秦。楚必不敢擊秦矣。然則所謂九國。數必不

備具。史記五國似得實。且據史記。是役敗在秦。割地亦秦。與賈生之言正相反。賈生豈別有所據而言耶。然賈生之文。鼓氣乘勢。不必根據於事實。其僻也。竊恐此亦無所考。而以春秋遷延之役。捏合為一也已。

樂毅良將也。亦嘗為燕使約趙王。共伐齊。使命唯此一行矣。其他亡有。亦非縱橫遊說之士。賈生不齒之廉頗趙奢之間。而列於陳軫蘇厲之後。可謂屈矣。蘇秦則脫說士。而入於謀臣。亦何幸。追亡逐北。伏尸百萬。因利乘便。宰制天下。此何等光景。然史編一無所考。蓋亦賈生之空想矣。

陳涉固氓隸之人。然漁陽之戍。則畢當遠。曾無謫遷之事。賈生乃言遷徙之徒。亦失當。疲散之卒。數百之衆。木兵竿旗。是陳涉初起之事耳。已拔大澤。下蘄。下涇。鄴。柘。樵。兵衆漸聚。比

攻陳。則車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矣。已據陳。乃遣周文西伐。則車千乘。卒數十萬矣。是豈疲卒數百之比也哉。涉之為王沈沈者。則其車甲器械可知矣。豈復有木兵竿旗之陋哉。陳涉數月間尙然

况劉項積數年之力。率諸侯入關。則與陳涉初起之時。豈可同年而語哉。兵卒多聚。則精銳自在。其中。而工匠具焉。土地廣大。則米粟布帛。莫不贍也。則車甲器械。勇士銳卒。何求而患不給焉。

何物癡人。肯舍利戟而斬木。舍旌旗而揭竿哉。陳涉起。六月而敗。其後劉項並起。百戰之餘。四年之久。然後能滅秦也。如賈生所云。是陳涉以數百罷卒。西向攻秦。而滅之也。夫文章雖尙頓挫。然其與事實相悖如此。安可以為法哉。陳涉

未嘗躬西伐。但一遣周文入關。亦敗于戲下而走死。史文顯然不可誣。陳涉首難。而四海鼎沸。秦之號令。不行於關外四年所。天下已非秦之有矣。賈生乃言天下非小弱不亦悖乎。

未嘗躬西伐。但一遣周文入關。亦敗于戲下而走死。史文顯然不可誣。

陳涉首難。而四海鼎沸。秦之號令。不行於關外四年所。天下已非秦之有矣。賈生乃言天下非小弱不亦悖乎。

鉏耰棘矜。誦戍之衆。亦皆陳涉初起之事矣。不當以論劉項率諸侯入關之師。說已在前。

深謀遠慮。如留侯酈生范亞父等。殆非九國之士所及也。至於行軍用兵之道。則劉項傑出乎千古。

夫九國之士。豈足與較長短哉。又如黥布彭越等。猛將如林。九國固無其比也。抑入關滅秦者劉

項也。非陳涉矣。賈生乃舉陳涉。而比擬於九國。以立論。竟沒劉項。是為大失策。是故其論如

可聽。而一一失事情耳。

項羽率諸侯入關。然沛公先自武關入。不道于函谷也。函谷則不攻而服耳。項之破函谷。乃劉之

所守。非秦守也。故秦之滅。不得以函谷之險立論也。賈生之空想。乃据作論。亦為大失策。

右所議十餘條。猶是末節細故。縱令失事情。亦有可諉也。至於結末二句。乃一篇之髓腦矣。於是

不得其情。則全篇廢矣。豈不可惜哉。蓋上文以成敗異變。功業相反發論。而未以仁義不施二句

結之。是必一施一不施者而後可也。夫孝公以下七世。未嘗施焉。二世亦不施焉。其不施一也。則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之理。果何所歸著也。至於攻守之勢異。尤為不可曉矣。蓋九國仰關攻秦。則

昭襄亦守也。陳涉以疲散之卒攻秦。則二世亦守也。其守一也。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者。果何故也。

凡用兵之道。攻者不必勝。守者不必敗。勝敗不因攻守明甚。賈生乃以攻守之勢。決秦之興亡。烏可也哉。縱令其言與事實符合。亦難為通論。況其悖如此者乎。或曰。此以始皇四出討伐。與二世自守言之也。曰。否也。一篇議論。正在於九國攻秦而不克。與陳涉攻秦而滅之。則結末不當舍昭襄。而舉始皇。以對於二世也。苟舍昭襄。則亦當舍九國攻關之事。即舍攻關之事。則二世亦嘗命章邯出師。破周文十萬師于戲下。轉戰皆克。遂誅陳涉。又襲破殺項梁于定陶。是二世亦難為守而不攻者。所謂攻守之勢者。卒無所當也。噫。瑕疵如斯。而古今傳為名文者何也。蓋序事明暢。辨詰雄偉。發越鼓動。筆下風生。明珠走盤。使讀者滋味津津。舞之蹈之。自不覺其瑕疵也已。豈亦非文之妙者哉。學者師其善者。而捨其瑕疵可也。切勿做鑿以為美也。

過秦論三篇。而是篇尤顯。故今獨議之。餘篇瑕疵類乎此。可例推焉。

### 東周議

幽王嬖褒姒。寵伯服。而黜申后。逐太子。太子奔于申。申侯與師。與犬戎伐周。殺幽王。周於是乎亡矣。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既而申侯與周人立太子宜臼于洛邑。此為平王。是周之遺孽。徒擁虛器者。非遷都之類。申侯無代德。亦非誅暴救民之舉。特以忿狷與師。啓寇戎。為妹甥報怨泄憤而已。則幽王雖無道。而弑逆大罪。申侯不獲辭也。是役也。太子蒞師與否。史失其傳。假令不蒞焉。後來不能為君父。

討賊。反為弑逆人所擁立。是太子亦弑逆之黨也。嗚呼。弑父弑君之人。而欲以紹文武之業。行周公之禮樂。不亦難乎。其弗能興復也亦宜矣。管晏諸人。以至於孔子。皆周之倍臣也。故平公之無道。莫敢數論。而周蘂之微弱。尚有推戴之意。是之謂君子之忠厚矣。後世之人習聞其說。而不深察其實。以為時運然也。每以周人之心為心。未嘗有聲罪於平王者也。是亦弗思之甚。或問。夏四百餘歲。殷五百餘歲。而周獨八百餘歲。豈文武之德。有踰於前代而然邪。抑成康之治。結人心之深邪。將周公之制作。維持之之固也。予曰。不然。周之有天下。僅三百餘歲矣。其祚實短於夏殷也。時亦有幸不幸耳。不必因祖德之厚薄也。其平王以後五百餘歲。是亡周之餘喘而虛名矣。非有天下。或又問。雖曰虛名。而縣縣不絕如斯。亦前代所無。豈非祖德之餘烈乎哉。曰。非也。夫東周之縣縣。因世無代德也已。世衰道微。聖王不興。昊天之眷命無所屬。是東周之幸。而天下萬姓之不幸也。周公之營洛邑也。蓋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也。然則東周之縣縣。非周公之志也。非周公之志。則非文武之志必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何心。忍於五百歲生民之塗炭。而獨祈吾子孫之縣縣乎哉。

### 唐氏廟議



唐宜以高祖李淵為祖。太宗世民為宗。此實當周之文武。而百世不遷。若禘祭。高祖正東嚮之位。太宗以下序昭穆可也。獻懿二廟。及景帝世祖。實當周之先公。親盡則遷。縱令其追尊。亦太王王季之等耳。與先公二類。

唐人以李淵之祖父為太祖。是大失禮意。其他無可論已。諸儒集議。雖終定太祖東嚮之位。厘此善於彼者。卒不能得禮之正也。蓋以所謂太祖非其人耳。

唐人尊太祖以始封。似也。然封建之世。始封重矣。郡縣之世。則至輕。凡隋唐諸臣。或以開國郡王為郡守。為縣令。或為大府之參佐。為裨將別校。不亦輕乎。王爵且然。况公侯乎。安得以唐公始封。比擬於城郛哉。且封國皆虛名。唯受么麼租穀於有司而已矣。其得臣一民乎哉。又安得稱基命受命哉。

唐人推始封。景帝為受命之祖者。有因而託也。蓋李淵之稱帝也。嫌於篡隋。故託始封之祥瑞。而炫耀昊天之眷命。以自說於天下也已。

李淵升帝位。即追尊祖考。於禮無所失。猶周之追王於太王王季也。但其儀猶有未正者。此後王所當改定。亦必俟李淵親盡之世方可。

李淵之世。祭獻懿以下四代。禮也。既祭焉。亦必追尊焉。豈得已乎哉。雖周公之追王亦然。但其不得已而制焉。自會乎禮之宜。而合乎人情。此其所以為聖與。即可得已也。周公固弗萌於意矣。

假使周公生於穆王以後。而制禮。其不追王於大王王季也必矣。學者徒尊信周公。而泥於中庸之篇。以追王為古今大事。天人正理。弗可變易者。而不知時宜。此輩豈足與談禮樂哉。安得與於制作之說焉。

李淵為帝。當追王者。唯四世矣。即未帝之時。當祭之親廟。帝與公異等。而四世之親無異也。故祭者追王之。不祭者不追焉。是周公之意。

李淵先世。無可舉為太祖者。猶漢高之特起矣。若魏武晉宣。亦略同。但有既帝未帝之異。而其實則一矣。故曰。李淵為太祖可也。若李淵親未盡之世。禘祭虛東嚮之位可也。當時之人。乃欲強舉遠祖。以擬於稷契。烏可也。學者不辨於時宜。妄言漢魏不足法。必師殷周。是猶氈裘而章甫。適足使人掩胡盧矣。

### 復讐議

復讐古今之通義。元無容疑也。然唐代廟議紛紜。輒論其刑辟。往往失理。惟柳州之議。略得其統。而有未圓。今且條列詳辨之。凡復讐。其本起於兩下相殺者也。或爭奪。或忿怨。及其曲直。皆勿問。惟以相殺為罪也。律曰。殺人者死。當其時。吏者捕而誅之可也。而吏不之罪。使保安其居。是吏之負也。死者之子能殺之。吏則謝之可也。焉得而罪之。若殺人者。逃亡弗獲。亦吏之負也。死者之子。能奔走尋迹。斬逋誅者。吏則賞之可也。亦焉得而罪之。抑殺人之賊。逃亡弗獲。

或殺人而弗忘。保安其居。皆王政之不綱矣。此亦天子之負也。若有能誅殺之者。天子則謝之可也。賞之可也。亦焉得而罪之。是天子與吏皆有闕。而復讎之子。能為補而完之耳。何罪之有。復讎別是一案矣。既曰復讎。便非兩下。法官輒欲據兩下相殺之律。非舞文而何。議者又不問當初相殺之兩下與否。而繩復讎之子。則必以兩下為言。此亦惑矣。兩下者。謂彼此位齊同者也。譬甲乙皆良民。甲殺乙。是兩下相殺也。甲既殺乙。便是罪人。而失其本位矣。乙之子報殺甲。是良民誅罪人也。焉得稱兩下哉。如百姓追而殺盜。雖有舞文惡吏。不能入之兩下之律。

同為王臣。而祿秩不相襲。又無統監之分者。亦是兩下矣。一旦獲罪喪祿秩者。便非兩下。侯國視之。若殺人逃竄者。身負罪戾。而無祿位。雖庶民殺之。亦非兩下。況死者之子報殺之乎。議者所苦。專在於不誅復讎者。其子孫轉相讎殺。無終極而已矣。此不知立法設禁。而欲妄殺不幸也。

議者皆言。孝義不可弗恤。而三尺之法不可曲也。斯言似而非矣。蓋律條有殺人之文。而無復讎之法。是漢魏以降。復讎之法未設也。故雖不殺復讎之子。而於三尺無所曲也。亦無可曲之法耳。議者驅復讎。入于殺人。大失準。亦舞文之類云。

凡歷代議定律令。必在於王者興。大亂始定之時也。則天下之人多讐怨。動相報殺。故殺人之法。不

可以弗嚴。當是時也。未遑乎恤孝義之子也。其亦宜矣。不定孝義復讎之法者。後王之過耳。

唐朝固有嘉子之孝義。而不之誅者。然猶言貸死也。原死也。或流焉。或竄焉。夫貸與原。是未滅有罪之名矣。流與竄。是懲治罪人之辟矣。夫復讎之子。元無罪也。安得未滅焉。又安得懲治焉。蓋世俗之論。淪於人之骨髓。故雖有明智。不能整徹。雖有美政。不能脫洒。可憫夫。

吏用法殺人。此為公殺。縱令輕重失準。亦無奈之何已。大吏以其私殺小吏。守令以其私殺部下之民。此為私殺。或假公行私。法若無所曲。而情入于私殺。或下吏傲慢。觸乎長官之怒。以取死之類。多在乎公私之間。並與兩下相殺異科。而事有輕重。情有淺深。故子有可讐焉者。有弗可讐焉者。弗可讐而報殺焉。是罪也。不可謂義。故兩下之外。不可立一切之論。並臨時權之可也。弗得與於復讎本議。

凡在於人之上者。自有生殺之權。然後足以使其下耳。上下相承。頗有君臣之分。故殺下人。未可以為罪也。乃有相報殺。尤當審處之。蓋彼此之罪。互相為低高如碓。彼有罪者。此則無罪。若徐元慶事。議者宜先明趙師韞殺其父之公私。可讐與不。以定元慶之功罪也。苟有罪。便非復讎誅之可也。若其無罪。而孝義矣。則天子與吏。賞謝之弗遑。復何原貸之論。議者舍其本。而爭其末。故其論卒不得歸著焉。猶不識其病。而強欲藥之也。弗可得已。

唐史唯稱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而不狀師韞殺之之公私。故爽之有罪無罪。未可知也。

爽之罪不可知。則師韞殺之之是非。亦不可知。而元慶報殺之當否。卒不可知也。柳州之議。略言及之。而皆假設虛擬矣。蓋事在於數百年之前。而不能得其實耳。要之吏者非理殺人。是得罪於天子。宜伏于鈇鑕者。偶事不發。逋於誅。而死者之子報殺焉。是吏獨有罪。而子與父皆無罪。若此者纔合于復讐之義矣。若夫驚民俠客。犯法陵上。皆罪人也。各以其罪罪之可也。不得以復讐論焉。

湖民為京人所殺。其子追而復讐于京之市。京兆之吏。捕而詰之曰。子復父讐可也。然汝何弗豫告。敢白日殺人。囚曰。昔年京人追盜。殺之湖中。弗豫告也。而弗被刑辟。敢問何故。吏曰。追而殺盜恒事耳。弗豫告者。恐失盜也。亦何怪焉。囚曰。今京人竊吾父之命而逝。故小人亦追而殺盜也。君何獨怪於吾弗告也。吏不能詰。謝而縱之。夫刑獄。固有假輕比以斷重辟。唐之議者。盡假殺盜之律。以斷復讐之辟哉。竊貨輕罪也。殺人重罪也。今人殺輕罪。而吏弗詰焉。殺重罪。則必欲償死。不亦惑乎。

復讐即償死也。官不為償。故子自取償已。帳既清矣。法官乃欲更以子償讐。是二命償一命。其算不合。猶蠢氓之沾糞也。愚亦大甚。議者依違。未嘗以法官之言為無理。則亦愚已。蠢氓沾糞于市。取之半緡。去而復來曰。糞小不中用。請易其大者。市人進大者曰。直倍于前。氓曰。恰好。還小取大。肩而出。市人跟焉曰。直倍矣。子胡不增錢。氓曰。向者汝不受半緡錢耶。曰。唯。今

者不還半緡錢耶。曰。唯。半緡錢。半緡錢。不合為一緡耶。弗顧而逝。市人唯唯。終不能自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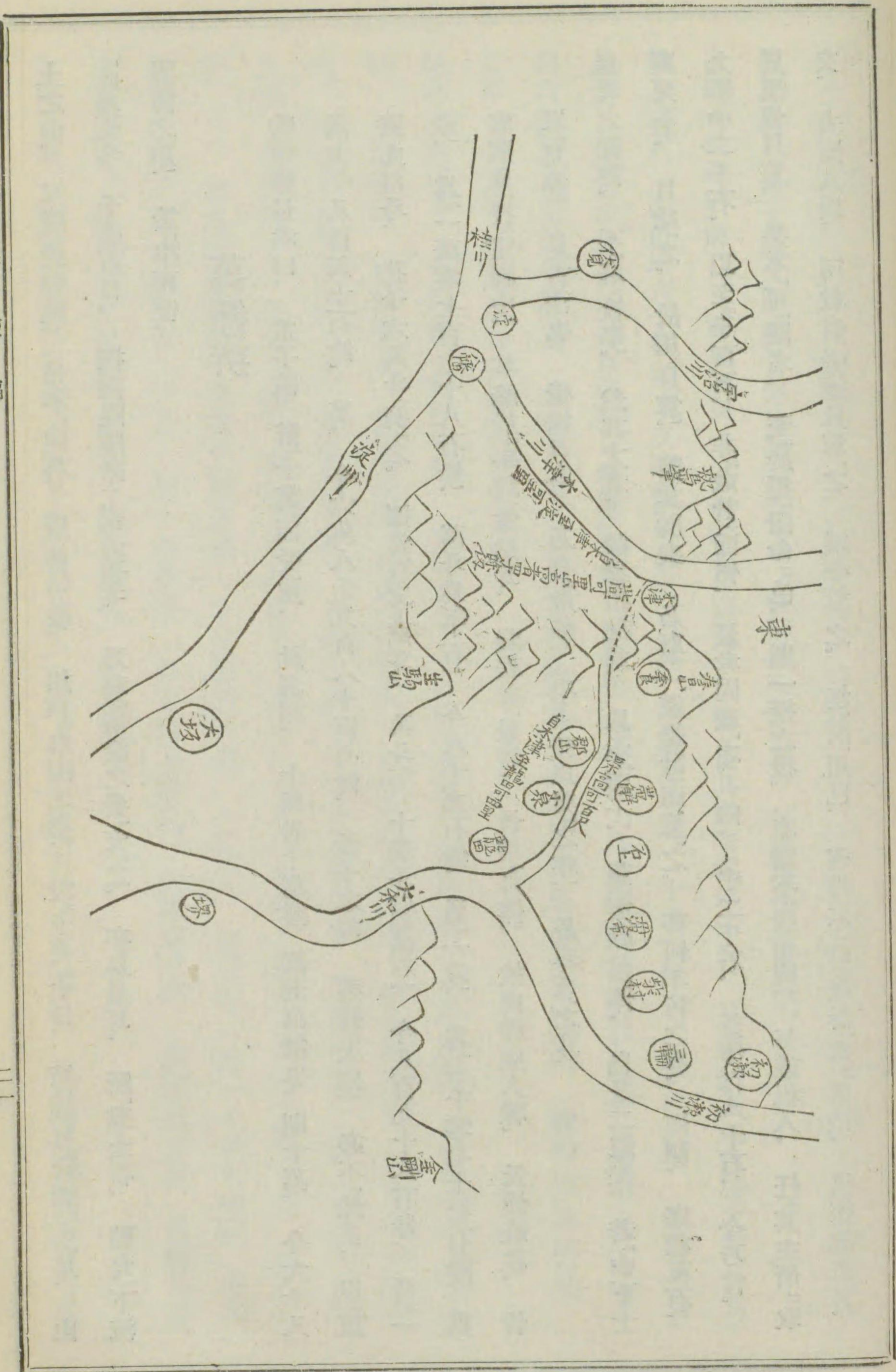
### 浚河茅議

浚河之患。不特決潰漂沒。又苦漕運難通。而其害並起於沙土壅闕也。蓋其行水不急。流勢緩漫。平時沙土填滿。底高水淺。船不得行。縣官於是乎有撈開常浚之役。糜財力不貲矣。撈開者。就水中撈抒沙土。以開水道。委蛇隨水勢。僅足通漕運。所撈沙土自成岸。而不遠移。一歷雨水。滅漫如舊。前功皆廢矣。常浚者。蓋以撈開不耐久。故日掘載沙土。棄之海濱也。宜如有益。然厘厘數十百艇。所載幾許。半載之功。不足減十里沙土一尺也。乃遭夏秋大水。沙土亦大下。前功亦復廢矣。猶飯上逐蠅。隨逐隨聚。與撈開無以異已。徒費金錢。而姦弊弗可防焉。浪華諸港。亦沙土壅闕。商賈失便。所恃撈開而已。輒被常浚之弊。勞費倍于舊時。海口壅闕。失便尤甚。潮汐所注。或翻淺於中河。至有深僅二三尺者。海舶失潮。往往不能入港。俄遭惡風。敗績立至。皆沙土之害也。並四十年來之事云。或曰。浚猶淤也。水勢散漫。沙土所聚。故命以浚。疏濬之勞。自古以然。是則水性不可變焉。舍之可也。斯言有理。然吾聞之河旁之民居。山崎之下者。曰。吾舍四十年前。堂上立墻端而望。僅見橋梢。今也坐而見帆之半。如此則河底更高數丈矣。河底既高。則隄防不足受大水。不得弗隨而增築焉。新築之隄易壞。而延袤十里。功力難周備。所以緣河之民為魚者。莫歲無之。豈不痛哉。自今以往。河底歲益高。則害歲益深也。更歷四五十年。河底更

高又數丈矣。自不可弗變革。其法也。蓋水性今猶古。而河底則異乎古。後五十年又與今異必矣。乃諉之水性。不圖變革。非謀之良者也。故吾訪問而獲焉者。詳筆之以告來者。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吾以分使人之勞也。

兔道川會于桂川。為淀川。至淀城西。木津川又入焉。淀河實三川之會也。其他小水不足論耳。桂兔道皆清流。無淤澱之患。唯木津一川。平時黃濁。夏秋大雨。必黃流暴漲。其水又大於桂與兔道。故淀城之下至海口。每苦淤澱。兼有衝突漂沒之虞。皆木津之為也。淀城之上亦非暴漲漂沒。然因下水不利。致上水濫溢者。十常七八。故其咎每歸於木津云。

木津發源于金峯。會賀勢諸水。為名張川。南京之北。鶯之南。有木津邑。過之為木津川。而西北五里入于淀河也。然木津之上。皆清流矣。唯木津之下。其土黃墳。故淤澱之害者。生於斯五里間也。則疏鑿之議。將於此乎有焉。蓋木津之南。有大和川。西南至于堺入于海。距木津四里。山居六之一。高者數十仞。可鑿而通也。山南有渠。可疏而廣也。排木津達于大和。無難者。則淀河永免於淤澱漂沒之害。而清流日注焉。弗浚自深。乃至諸港海口。亦無壅闕之虞。舟船得便特大焉。是役費功夫。在四里之疏鑿。及下流增廣隄防而已矣。無他擾亂。乃一勞而永逸。豈不美乎。或曰。鑿山難。施功。費亦廣矣。如之何。曰。然。昔歲豐國有鑿山巖通洞道者。狀如洞而長半里。廣高可連騎而行。特用一夫之功。三期而成。是中千夫一日之功矣。夫鑿山雖難。而易於造洞。沙



土之山。又脆於磐巖。姑不論焉。廣長倍彼。加以舂楫之勤。役千夫十日。綽綽有餘靡不足。由此推之。千夫百日。掘開隄防諸工可完矣。乃移常浚之費充之。亦易易耳。所鑿土石。轉充下流隄防之用。於事兩便。

### 萬鍾辨

物徂徠量考曰。孟子謂。辭十萬而受萬。說者謂。十萬者十萬鍾。萬者萬鍾也。則十萬。今六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石餘。萬。今六萬八千九百八十四石餘。孟子之時。齊雖大國。必不然矣。以原憲九百斗。孔子六萬斗例之。則當是十萬斗。萬斗。十萬斗為萬石。今八百九十八石餘。通一歲。為一萬零七百七十八石餘。萬斗為千石。今八十九石餘。通二歲。為二千零七十七石餘。則客卿與授室國中。其祿於事理當然耳。祿秩言量者。皆為月俸。故周禮廩人職。及漢祿秩。皆以月算。是古法也。後世日本。乃有歲祿。學者狃以弗之察。是以言之耳。

量考之謬誤。不堪枚舉。然其尤者。故畧指擿焉。以示蒙士。蓋授祿給俸。自是二道矣。若中下士廩粟者。月給之。故用月算。固其所矣。乃舉一歲總計而算之。亦何不可之有。漢制。宰相萬石。九卿中二千石。以至於百石。非歲計而何。量考固載之。曰。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石。今乃言。周漢皆月算。是不可曉者。至於授田命邑。則一授之後。有司不復相關。每歲租入。任其主所取矣。夫廩人氏。何敢自旁逐月算之。縱令算之。無所用已。欲得不以歲計為稱哉。徂徠前文言。

斗古不以為量名。但見註家言。乃移秦漢制。釋古量耳。今乃欲改萬鍾作萬斗何也。且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固有明文。何埃釋者之言。彼獨未之睹邪。何謬迷至于此哉。

古田畝穀祿稱鍾石。並粟法矣。徂來謬米法算之。於是其數增者殆倍矣。又謬以全地收穫之數。為租入之計。而更增者十倍矣。又謬變歲計為月算。而復更增者。十有二倍矣。積此三增。穀數不堪其多。比之本數。殆二百倍矣。彼雖謬迷。豈特作此倍數。以自苦哉。蓋彼元疑於舊說不合時宜。因自肇萬斗之說而訂之。其數至少。乃用月算濟之。尙未足。更以米法算之。纔得完其說已。此非有左證。而妄以知古嚇人。尤可憎。

鍾者六斛四斗。是萬鍾六萬四千斛。當今五千七百四十餘斛。無他說。十萬做此。無他說。孟子之時。井田既壞。戶稱未立。則授田祿。何所稱呼哉。其必用收穫多寡。料土田廣狹。畧如今時之制也。大抵三畝收一鍾。則三百頃得萬鍾。是在古為三十三井有奇之地。在漢以下。為二百六十餘戶之地。若什稅一。則得千鍾。為粟六千四百石。為米三千八百餘石。當今三百八十餘石矣。縱令什稅二三。亦唯倍蓰焉耳。其數不為甚多。十萬鍾則十之。什稅三。則當今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周制百里之君所食。為三百二十井。與十萬鍾地。差十餘井而已。夫萬乘之卿。與百里之君。其祿相當。尤為稱也。而與徂來所算十萬斗。數甚相近。不亦妙乎。收穫之數。李悝稱畝石半者。舉下等也。其上文云。一夫挾五口。可徵已。然則中等二石餘。上等

三石。而後為相稱也。若夫古所謂畝鍾之田者。膏腴之極耳。不入等矣。今樹其中。姑定為三畝一鍾。暗與李悝之中等合。石別有解。此不贅。井田之壞。為欲多取耳。孔子之時。魯已什二。若孟子之時。世益下。則什三必至之勢也。猶恐不止於此已。雖未睹明證。姑据什三布算。用論其世云。

### 附考

按晁錯曰。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是似太寡。仲長統曰。稼穡之入。畝收三斛。是似太多。管仲曰。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是似得中數。畧與三畝一鍾合。右並粟法矣。本邦田收。概為二町十石。是米法矣。正與夫一畝三石者合。本邦之沃饒。蓋加於夏土數等。按大寶令曰。段租稻二束二把。註曰。段地穫稻五十束。束稻春得米五升。用唐量也。由此推之。一町之收。得今量十二斛五斗有奇矣。然則今概為一町十石者。每有餘。而無不足耳。況今耕耨之巧。糞溉之利。人力周備。雖倍古可也。未得用此率夏土之古今焉。

### 原祭

祭祀之理。古人所難言。故其言之不明晰。唯論語祭如在一語。包括無餘矣。設令鬼神實來而在焉。復何用如為。彼實不來焉。不在焉。而我在之。故曰如也。不在而在之。愛敬之道盡矣。戴記所稱說。有粹有駁。學者擇焉而不精。往往荒唐其說。而流於怪誕。余甚憫之。今摭其粹

者。連續成篇。欲用作如在註脚。然其言之不明晰。吾末如之何已。學者深察焉。庶或獲之。昔歲湯之山。有老猴病。下山而臥于巖側。人多往而觀者。衆猴抱果而饋焉。嘍水而哺焉。弗食則環坐而啼。及其死也。益饋焉。積果沒頭。捲樹葉而盛水。實于其次。視其口。含果五六枚。口哇而不合云。嗟乎猴其肖人乎哉。亦可觀祭祀所由起矣。故曰。祭出於人情之不可已者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死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慌而奉之以禮。致其誠信與忠敬。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以上祭統。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以上祭義。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信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饗。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見有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以上檀弓。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徹幸復反也。以上問喪。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上中庸。詔祝於室。坐戶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以上郊特牲。唯祭祀之相。主人自盡致其敬。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以上郊特牲。

### 愛茗說

履軒幽人有酒。隱几睡穩。汨然而寤。弟子奉茗。引甌一飲。冷然善也。顧弟子曰。我唯酒之嗜。若非吾所好也。然獨有愛於茗者。愛其性與我相近已。夫茗生於山林幽僻者為佳。苟采造得齊。而器泉烙煮。不失其宜。則天香天味。非復人間物。其淡似道。其苦似介。其性全也。性尤憎銅臭。一與此遭。勃然顏色發紅。香味都廢。其於鍊及黃白也。亦竟弗能相容也。唯土銚沙鼎。此與相親。可謂有君子之操矣。若夫縹塵泡服者。既與銅臭黃白無忤。而最宜於鍊。其性離也。之子唯宜遊於富貴之門矣。我非不甘其味。而所愛則亡矣。今世大人。稍嚮學者。聞高人達士之風。必欲招

致焉。虛懷擗節。罔羅周密。無所不至矣。及其得之也。輒枯之以斗升之祿。極之以猥瑣之職。使其屑屑焉。冬日揮汗。將以鑿其名利之窳也。且日接以青禮。諷諭諄諄。冀其卑詔容媚。浸習於俗吏之態也。則其高與達既喪矣。其復何為哉。是猶煮佳茗以銅鑪。而欲饗其天香天味也。不亦難乎。

### 無求說

凡人之瞻視急躁。語言動作卒卒然者。皆有求於外。而未得者也。外也者。非我之有。其得可必乎哉。不得而弗輟。其為患庸有窮乎。是故眉未嘗信。色未嘗和。呻吟如囚。寒往熱來。如將不能終日者。或以此沒其身。可憫夫。人能反是心。用自求於內。則所求必得。而足以懿其躬矣。詩云。自求多福。此之謂也。谷川氏之子裕。幼從余遊。既長。余字之曰增。乃其業日進而月增。駸駸乎未止也。余乃更字之曰無求。無求者。非竟無所求。自求於內而已矣。蓋德足於內者。自不求於外。智不驚於外者。乃能嚮于內。自然之符也。善乎管敬仲之言曰。裕德無求。吾以其增之多也。遂以此期焉。今夫醫之華服。修飾邊幅。巧言甘辭。禮數屑屑然者。皆術不足於內。而強要精者也。術苟足矣。或慢肆焉。或狂驚焉。自適其性。而名利不入其府。頗以此獲毀於世。而弗悔焉。以其無求也。世乃又有假慢肆偽狂驚。而禮數屑屑其心者。是則無求之求。而趨捷徑者。可憎之甚。裕為毀數世矣。則亦取譬之不遠者。

### 不達軒記

裕也無求於世者。而題其楣曰達菴。衆則哄然。嘲其不達也。裕也聞之。輒然而笑。因榜其後軒曰不達也。蓋達與不達。從衆之所目。而弗校也。豈衆所謂達者。彼不能達焉。而彼所謂達者。衆不能識邪。然則彼自達乎其達。而不達乎其不達。謂之達亦可。謂之不達亦可。夫名者實之賓也。循名而信實。則天下之鑑。千分萬分。莫不天下第一矣。以賓疑於主。則華他扁鵲。亦豐隆跋蹠支離與。今人食梨。或稱無果。或稱有果。有無任人言。而其水肌消於齒間。而香液溢於輔頰。浸心留者。未嘗有變也。故裕之言曰。人呼吾曰達。吾固應之。人呼吾曰不達。吾亦唯之。而吾無與焉。裕乎其進乎道。

### 埋飲器記

凡軀之所出。唯唾涕爲清矣。今以唾汚於人面。有不愠者乎哉。以涕霑於人袂。有不惡者乎哉。況下於此者乎。然則軀之所出。果無清也。獨河大郎崇奉紀國公飲器。埋而樹之。以爲其榮何也。公宗藩之雄。而賢名施于四海。天明癸卯之二月朝宗。途經于河大之門。公老有疾。駐輿入于河大之門。而淨手。河大不知其由。惶懼伏地。公去。命左右賜金。其飲器則棄之。飲器用竹筩。嗟公之賢位望尤重。如河大者。雖欲奉贊執調。豈可得哉。乃入其門。親委軀之所出者。則河大之崇奉不亦宜乎。漆園子言。道在屎溺。豈謂此之類耶。河大名保穩。以河大郎著。

### 永正刀記

備工祐定者。相繼十有餘世。以至於今。而其永正年製者。尤有名云。此刀瓦街軍器輔西村氏之世寶也。西村氏既多所蓄。而特寶此刀也。非謂其能斷犀甲斬鐵幕也。蓋元祿年間。嘗有一老人。來沽瑣被十五領。囊金不充數。乃折此刀也。問其居。則高津鬻油傘者云。是冬赤城四十六士。有復讐之舉。其第三名原宗右衛門元辰。乃油傘翁也。昔時變名姓而竄伏焉。瑣被即此役所用耳。嗚呼。是舉也。實曠世偉事。人無智愚。莫不欽仰。則西村氏之寶此刀也。不亦宜乎。刀長二尺。欸具。予既詩之。隨爲之記。俾其後世弗忘焉。其詩曰。赤城萬古標。炭漆不足論。匣中三尺霜。永照烈士心。

### 華胥國記

華胥之國。幅員至小。亦至大。小之則塵容膝矣。大之則包乎宇宙之外。國之王。日晷玄冠。鳴佩璆。飄飄然。杳杳焉。獨服不道之道。誦不言之言。行無體之禮。奏無聲之樂。以施無爲之化。而臨無形之民。於是乎無德之德。洽于域內。無譽之譽。溢於四表。而弗與焉。至矣哉。視之冥乎弗見。聽之聞乎弗聞。玄酒太羹之味。特在周與蝶之交已。專之則亡。贊曰。無懷之民。葛天之民。猶因非而見是。按危而知安。至於無是非。無臭無聲。甘然自悅者。其唯華胥之鄉乎。

### 顯微鏡記



立法制器。易道之大用。顯微闡幽。聖人之極功。有斯二者。而可以窺造化之妙者。豈宜以奇技淫巧比焉乎哉。蓋西洋夷邦。有顯微之鏡。其尤異者罕傳。其或傳者。亦損壞不備云。浪華服永錫。好學有巧思。嘗倣其法而製焉。意度揣量。以授玉人。玉人所能。輒手親攻之。既成大備。有出藍之稱。其制畧而言之。如架上倒植千里鏡。從上窺下也。其高尺餘。紫檀為首。圓徑可寸。窺孔在頂。而嵌玻璃鏡。皆如千里鏡。捲厚紙為腹。裹以絞皮。圓徑三寸。腹如仰盆。可抽而伸縮焉。腹中藏二鏡。腹下垂一管為尾。尾端嵌一鏡。設螺纏。可抽而換焉。一號至五號。別有超群并六。或厚或薄。而圓殺之飽餒。皆不同。夫腹之伸縮者。視尾之飽餒耳。蓋此器之巧。顯在于此也。腰下施金脚三。承以圓金版。中鑿一孔。是為中架。中鑿金盤二。盤平而複。中鑿小孔。別用薄象簡。孔而鞣雲母二片。實所視微物於雲母間。以橫插于金盤。孔與孔會。中架之下。又施三脚。承以圓木版。中側立一鏡。上與金盤直。機轉而俯仰。背以水銀。承日光。遞耀于盤孔。中架上別立一機鏡。不背。透白光。斜射盤上。則盤孔微物。上下得日光而明瞭。以映乎尾鏡。遭圓殺。而其影則大矣。辛丑之夏。予訪永錫氏請閱焉。初視蟻蝨蠅蚊。蚊似蜂而大。蠅乃如爵。蝨鼠蟻蝦。鼻目爪毛極猗猗。蝨一足一爪。蟻乃二爪。蟻旁有屎。大於豆。是猶用尾之第四五號。其影小者云。既而換超群視蠅頭。以其影鴻大。不可全而視焉。故析之也。然猶僅觀其四破之一。搖曳之。然後能悉之。大抵超群之鏡。視分如尺。是百倍之數矣。超群。永錫之創意。特其自珍

者也。蠅頭上之紫猶帽也。非頭質。蓋蠅頭。其實皆眼也。猶蜻蜓眼然。紫帽蒙之。帽端乃微露眼光。前挾鼻而下。後匝乎項。細長圍繞。旁際模糊。而不見睛矣。紫帽紋理。縱橫凹凸。如茶蘖之霞文。井井然甚整。凹處耿耿如有光。豈眼光亦透于此與。又視蠅背。起于口下。本大而中小。屈曲伸縮。其末則博。紫黑而漫文。輪困如芝。大於拳。蓋背之用猶匙也。取食而輸于口者。末兩角如虛篋。而薄膜蒙之。不知何用。豈噴水漿而注于口者與。有毛數十百根。可以知其非斂入于口中者矣。鼠之蟲。紋皆橫輪。乃如其尾。大小亦相若。其豪亦如之。山茶花藥之黃粉。栗然如麥粒而大。中有縱理。粒粒齊同。是皆古來博物家所未識者。餘不可勝論焉。夫蠅與蠅頭。所以喻乎細小者。今乃其大如此。奇哉巧也。其離朱我乎。抑亦可以觀於天工之精矣。嗟乎吾獨弗得持此縱觀於觸蠻氏之塵戰乎哉。是為終世之憾。

是日所視他物。附記于此。蠅翅長可二三尺。其本斷處。槎牙如披木枝狀。翅骨縱數條。其上皆有毛。全翅細紋如網。亦皆有毛。上頭有豪。狀如紅魚之鬣。虻之股有瘍。膿血淋漓。蛆生於其間。而蛆之鼻目。亦歷歷然可見矣。余時鑷白鬚。長不滿二分。視之。其本勾曲。如蠶冬根。搖曳久之。乃觀其末。斷處蓬蓬然。如束數十莖者。時有細文印。方寸刻赤壁後賦。其細可知矣。乃插而視之。紙粗如氈氍。而橫兩朱畫如腕大。不知何字偏旁也。換第四號。乃能觀一字也。

樂甌記

昔日豐臣氏之霸天下也。猛威震海外。豪華陵古今。至於一遊一豫。莫不豪也。若北郊茶宴。亦其一也。預下令海內曰。緇素農商。遠境遐陬。諸好茶者。皆以十月來會焉。若不與於北郊之宴者。終身禁操匕筯。若有犯者。刑之無赦。及為之客者同罪。於是遠近磨聚焉。林中肆筵獻茶者。無慮數百人。籬落瀟灑。各競幽趣。亦召而賜茶。迭為賓主。窮歡十日。茶宴之盛極矣。浪華西村信行家藏。顧甌。蓋其九世祖乘運。以商家與於斯宴。而用獻茶者此甌也。故銘曰北郊。是樂長所製。長當時妙工。今人珍之如拱璧。然唯此甌真可稱家寶矣。

### 天樂樓記

幽人蓋無地起樓臺也。乃棲斯樓也。鳩之鵲云。明窗淨几。焚香對碧山。風雲星月。旦夜而獻媚。鳴鳥飛蟲。傍檻而上下。幽人終年怡怡。甚適也。凡幽人所樂。皆天也。非人世所有矣。天不可共語。而人弗得與聞焉。故其樂不出諸其口。而不上諸筆。獨韞不言之言。永藏于斯樓。以傳於匪人之人。百載之後。有壞斯樓者。其必聞鐘磬之聲。

### 偷語欄戒約

幽人喜偷語而未死。蓋以其非民主故也。清風之夕。明月之下。凡執觚從幽人于斯欄者。非商即醫。非僧即茶畫雜藝。若農與士。則厪厪乎。今商之不偷者。則曰。何以糴賤糶貴。節衣食增藏畜。督負債。避課稅。醫則曰。何以活死起困。盛致金帛。以嫁子娶婦。以業子孫。僧則曰。何

以聚徒勸化。以鬆龕塗楹。修葺門屋。茶畫雜藝則曰。何以中時好。結財主。農則曰。何以廣田積穀。清租課。備永旱。士則曰。何以多借金。濟國用。以增斗升之祿。而膺褶袴之賞。是皆語之不偷者。而幽人所厭聽也。噫。惡能以蜉蝣之軀。而頓眉揮汗。為之謀主哉。今則今矣。明付之明。偷語酣歌。陶陶然。嚮嚮焉。日日如之。以適我性者。倚斯欄之業也。業與衆異。而未嘗無所業也。故衆之賓于斯者。不可弗姑舍其業。而助於主人之業也。

### 大畜堂記

大畜。畜之大者也。天在山中。畜不亦大乎。凡物畜。然後有施。畜之小。其施隨小。畜之大。其施隨大。今夫萬頃陂塘。其畜原泉也厚。然後下流灌溉。可得而言已。苟弗畜而施焉。其涸也可立而埃矣。山中子厚好學篤實。不敢輕自用。有老成之風。類乎知畜之方者。乃自命其室以大畜。謁余記之。余曰。旨哉子之自命也。畜而又畜。斯謂日新。日新不息。其大如天。則其施豈可測哉。或曰。子厚素封之家。縱令能畜。其施幾何。所謂不家食。涉大川。奚取乎子厚之堂。嗟乎斯豈知易者之言哉。夫易變易也。邦之與家。其致一耳。農賈之家。亦自有大川。亦自有顯晦。豈必囊裳蹈波。然後為涉哉。豈必峨冠紆綬。然後為顯哉。子厚則當方畜之時也乎。異日其必顯而施焉。涉大川以驗畜之效哉。吾將刮目而觀焉。

### 烏有園記

古者爲園。必擇於樹之尤大。而美花實者。爲園主。培壅有加焉。他小樹。安排布置。在兒孫行也。迨主老不花。則伐爲薪。其間歲月久遠。小樹皆已壯大矣。必有可代焉者。乃擇而代之。然舊主根柢深。必有萌蘖之生。與新主爭壤。頗勞錢鏹而後定。是以亦有用盆樹者。園主必益焉。老則斥之。更益新主。盆樹亦有不可者。何也。盆樹易老。而園中樹可以代者。難遽得故也。於是盆樹亦廢矣。是園務之大畧也。有一人治園。用稠爲園主。幹大而根深。其實甘芳。其花尤麗。香聞于四外。是時園中舊小樹。八百餘株。而新栽小樹。及稠之實墜地而生者。又數十百株矣。園大有聲。既而稠漸老。又遭水潦而枯矣。其根柢萌蘖于東南者。委芥不足觀焉。主人更求主。而園中無可者。仍假名于蘖。其舊地潦退而榛生焉。花實無賞。而根柢繁碩。蓋以地偏于西北。受天陽特多也。南牆之外有荆。穿牆侵入焉。占地多。芟除之。而益茂。當是時。新小樹頗有茂盛者。曰擠。曰梧。曰櫨。其他新舊小樹。並皆萎瘁以死。以其根柢遭逼蝕也。夫花樹。亦大抵有年壽。期至矣。雖本根未死。而花實不能有復壯。於是乎有接樹之方。擠已老矣。乃接以棟枝。而復壯。梧之衰也。析而爲三。接以棹椽梢之枝。而亦皆壯矣。櫨獨老而猶存。以其牆角礮地。無與爭壤者。故也。荆者自外入。根柢尙壯。而榛最壯。爭壤至疾。乃與荆擠六樹相讐。而園分爲七矣。又數十年。六樹益老。榛亦有衰容。乃接以稻枝。而茂盛倍舊。逼蝕六樹。竟斃之。滿園榛穢。會主人寢病。不窺園久矣。既愈。觀之大愕。遽鋤而棄之。乃植櫨以爲園主。不復雜他卉。其小樹皆樸之

種生云。花實雖不及稠。而其愈於荆榛也遠矣。樸老。代之以椽以楮。並有花無實。花亦不足觀已。楮之老。園分爲二。遂爲七。各有主。而夷果每占其半。不足記已。其後也復合爲一。其主之者。曰櫨。曰楮。曰棕。皆遞相代者。棕者櫨也。棕之衰也。夷果自北牆侵入焉。復分園主之。曰櫨。曰楮。曰枳。亦遞相代焉。枳蓋逼蝕棕株。殲其萌蘖。遂擅園。枳老。代之以棚。棚非夷種稍爲改觀。棚枯矣。夷種復代之。曰楮。楮似冬青樹。無花無實。但翠葉經霜雪而不彫。故謂楮云。

老場氏曰。花樹宜慎愛護。培壅尤不可怠焉。不則霜雪旱潦之交攻。中折忽諸。然特培養之力。謂可以益其天壽者非也。委命于天。而廢培養之功者。亦非也。惟善愛護焉。盡培養之方。以終其天壽。斯爲美焉耳。

贊曰。仲尼之後無達者。三代之裔無興國。凡物大盛者。一廢不復振焉。和夏皆然。豈天地間。自有斯一種理邪。將造物者之乘除。所以輪換生民之機也。總而言之。命也。仲尼五十而知焉者。未必不在乎此也。卯金氏祖堯。而系譜孟浪。察其開五百年基。孟浪實爲之福已。系譜愈真。衰弱愈慘。世之以系譜自誇耀者。非自徵衰弱而何。有周九百諸侯。非不多也。其夷滅固已不啻白帝子矣。嬰白帝子之牙者。唯召公之孫云。要之亦命耳。乃以此爲召公之餘烈。則周公何德之衰也。後世即有召公之孫其人者。其可不爲寒心乎。若宋襄之圖霸。長弘之興周。不知命之甚。適自速禍

而已矣。可以爲戒。

### 扶桑匣記

凡物。吾鄉獨有。而他鄉無之者。雖果瓜蟲魚之微。莫不誇張自榮。人情然已。况於千萬歲舊物。聲溢于海外。錄於文史。而播於歌詠者乎。吾邦可誇於外人者。獨有扶桑木與蓬萊山而已矣。然人唯知誇張乎蓬萊。而不知誇張乎扶桑。甚可惜也。自古在昔。景行帝之西征熊襲也。紫中觀僵木長千尺。實扶桑。訪之士人。曰。聞之故老。是樹未壞時。枝葉繁茂。朝陽蔭杵島山。夕陽蔭阿蘇山。帝異之。詔造行宮于其側。即僵木爲陌道。群臣直衛者。躡木而上下。號曰棹橋。帝隨而歌之。遂名其鄉曰三毛國。其宮曰高田宮。並存於國史。高田蓋此地之舊名也。三毛猶言御木也。今日三池。音緩耳。扶桑者。夏土之人所遙命焉。是時其言未聞於吾邦。故史無錄。而後人亦無得而稱焉。聲名之淹滯。亦已久矣哉。抑扶桑之載于簡冊者。莫古於離騷。人猶以爲尙矣。殊不知蒼頡造字。日在木下爲杳。在木中爲東。在木上爲杲。皆据扶桑以爲義也。夫扶桑樟也。非桑。但遠望之。目視日輪中樹枝。扶疏似桑也。故猥命焉耳。彼又以扶桑爲日本之產。遂稱我爲扶桑之國。此邦之人。徒承其言。亦以自稱。而未得其解也。不寧唯此。所謂月中之桂。亦扶桑耳。中秋月初升。蓋當夏土之正東。必睹樹枝於月中。又遭桂花之候。故強名以桂耳。亦不止于此。信之險。古稱山中有帶木。日之夕矣。翹首西望。見枝葉蓬蓬然。如掃帚者。入山而尋之。不獲其所。

詞家多用之。亦扶桑也。夫東山之信。西極之紫。道里邈絕。似不宜望見也。然疊山峻拔。望不失準。而扶桑高冲雲霄。夕陽顧射之。則天氣清明。固宜觀已。余近獲扶桑朽柢三塊。剖爲研匣。因訪問考索。頗得其詳。遂定其名號。而爲之記。蓋拔奇寶於湮沒之中。以表章於後世。豈吾之辟也哉。又詩而歌之曰。

みけの國高田の宮の棹はしをこのねなてつつれもひわたるかも しのひわたるかも

### 附考

今筑後國三毛郡三池城外。有高泉村。田畝號高田者。即行宮之舊址矣。凡此左右數里。鑿井掘溝。往往遭朽柢爲困。今所在溝池。亦多涯露柢。其本榦枯株。亦在高田。今已化作石。如小山。周圍里餘。蓋樟在土上者化。在土中者不化也。土人固不知扶桑之名。但稱大楠。楠樟屬也。邦俗混稱焉。朽柢今尙聞樟香。削而試之。更分明。不可誣已。土人相傳。是樹在時。枝葉暢茂。下蔭數里。地上無風之時。天自有風。轟轟怒號。晝夜有聲。故亦稱孔楠云。近時豫讚之人。采其海斥化石。冒以扶桑之名。而誇耀寄遠。大舛。不足厝於齒牙間。三池者。筑後之西南界。至海濱厯數里。西與吳會對岸。遠近在百里內外。彼土之人。目力或難及焉。然日月之光明。隱其後。徐徐而升。彼乃觀樹枝扶疏。婆娑於輪中也必矣。海氣又能以遠爲近。蓋無容疑。

前時浮屠者。分高田遺材。造佛堂者三。其二已燬矣。其一尙存。在豐後稱大堂。其他民屋小祠。蓋不可舉計。

扶桑之壤。在於二千年之前。而其長大既如此。則其歷年不可測也。豈潤於二尊瓊茅之露。而啓兩葉者邪。

### 倭奴印記

大凡夏人。記外國之事。妄說訛傳。十常八九。亦其宜也。蓋雖同城而居者。地隔千里。或聞妄說。世歷百載。必有訛傳。况海外之邦。波濤萬重。語言不通。書文不同。譯而相語。輒升之鉛槧。然而外無所考證。安能防妄說。史家又弄筆于數百載之後。亦安得弗訛謬哉。後漢書東夷傳曰。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此所謂妄說訛傳者。然翻有可以考信者。倭奴是訛文。當作委奴。中元二年。當我垂仁帝八十六年。時尚鴻荒。未有文字。何曾有王公大夫之稱哉。亦誰能作表啓。修朝儀哉。所謂三十許國。皆吾西陲之民。以貿易而往來者。其稱朝貢。唯委奴一國矣。故特賜印綬。以寵異之也。蓋委奴人。其初亦以貿易而往焉。乃被邊人之誘怵。而貪漢之酬賞。於是乎以朝貢爲名。轉商貨充貢獻。邊人又爲製作表啓。以分其利耳。得地名。必配以國。一地之主。輒稱王。修飾幫成。皆邊人之姦詐。唐宋以

降西南諸夷。是類尤多。可例而推焉。夏土天子。固貪柔遠之聲。甘受其誑。胡敢致詰問焉。輒封爵之。以焜耀威德。冀其餘種相率來貢也。故酬賞每十有餘倍於貢物矣。且若天竺諸國。有民不滿千戶者。彼橫行文字。何曾有國字。亦何曾有王字。國也王也。並漢人舌頭自出。諸夷皆然。何獨疑於委奴之爲。今筑紫有怡土郡。即古委奴之地矣。日本紀所謂伊觀縣主。魏志所謂伊都國皆是。茶甌有并戶者。亦此地所出。邦音可徵。天明甲辰之春。筑前那珂郡農民。墾田獲黃金印于大石下。方寸而虺鈕。其文曰。漢委奴國王。即千八百年前。光武所賜。可謂奇寶矣。精金良工。無容疑焉。委無人旁。可以徵當時言語矣。後來加入旁。以倭奴爲全國之號。或單稱倭。及大倭小倭之類。並起於魏代。甚者用入于封爵。如親魏倭王是也。陳壽范曄等作史。不能有矯正。而後史皆襲焉。謬之甚者。我承其謬。亦以自稱焉。其謬益甚。是自辱而不知媿之。不亦惑乎。今茲命工。刻木模造此印。因記之。以釋千載之惑。

### 錫類記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信哉言乎。近日吾所聞孝子孝婦。膺旌典。受褒賚。室家之內。又獲祉福者。往往而有焉。豈非天意哉。其錫類之尤奇者。爲豐國之女初。我將記其奇。先狀其孝。女初。豐後杵築城廩岷之女。幼而孤貧。獨與母居。母善病。無以自給。女初賣錫鬻果。以給其食。稍長。備力于人家。夜未嘗宿於主人。必懷母趾寘于腹以寢。遇食味。必包而饋母。冬月或服單

裕而母甘旨不乏。備力休暇。輒反省母者。日三四焉。服食至穢器。莫不修潔便給焉。主家皆愛重之。又以其勤勞倍人。亦莫不縱其所爲。母嘗病困。不食經日。女初問其所欲。百方供之。不能下咽。乃益請其需不已。母中夜有間。言魚子醢澆清酒。庶或下一匕。女初即提器而往。國法。子夜禁市酤。隣人止之曰。往必弗獲矣。請待旦。亦不踰兩時耳。女初曰。諾。乃請隣人看母。以他辭而出。遂踵魚肆。會胥吏爲船運。夜來徵魚子醢。適啓甕。乃取而乞之。旋踵酒家。則大夫家饗客。酒家張燈。通宵而酤。乃亦獲酒而還。得以下飯。鄰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然是偶然。而人得知之。若夫辛勤勞苦。然後獲焉者。乃其常云。母沒之後。不嬉笑啓齒者三年。常有憂色。居停主人匠也。曰定七。生一子而寡。愛重女初。思欲爲其子聘焉。子曰和吉。既而飲博亡賴。父逐之。乃取女初實其家。視猶父子也。和吉後爲人奴。從如江都。給事邸中。遂亡命。定七老病。女初復備力養之。如養其母者。及其死也。亦賣簪梳衣服。給喪事。嗟乎女初。一女子耳。其孝義如是。豈易得乎哉。故邦君命旌之。賜錢穀者數焉。輒用鐫碑飯僧。弗自資也。其既建母碑也。遂併鐫外祖母之碑。賜錢不足。乃典其衣。鄉人曰。用賜錢建母碑可也。典衣鐫外祖母之碑。則不可。女初應之曰。然。但我鐫母碑而就矣。我意悅懌。意母之心。亦猶我之心也。其設心。蓋皆如此。安永甲午七月。和吉至自東。在律。亡命者不聽入國門。於是郊村訪其遠親而求宿。主人賤其爲人。然視其破衣弊笈。面目黧黑。意頗憫之。延入問來故。私吉垂涕曰。我

實不肖。既往之事。悔無及也。今年十月七日。爲亡親七回之忌。於是欲一拜墓謝前罪。且一見女初。謝養我親之勞。我爲是遠來耳。事畢。我即行矣。但法網之密。不能輒往焉。唯子憫我。爲斡旋焉。俾得伸志。主人益異之。潛遣人如本里。爲請里正。里正乃命女初往焉。因遣里長導之。女初至。和吉仰視而俯泣。不能言。久之攬涕曰。我不孝。使老父孳獨以死。微子之力。殆不終天年矣。我在東。備賃爲生。亦見鄉人來說。曰。親老病。我不以爲意。又聞子之代我養親也。又聞親死而子葬之也。皆不以爲意。禽畜之心。亦已太甚。既而稍反人心。日夜以悲。無及也。於是思欲拜墓而謝前罪。見吾子而謝前勞者。數年矣。今茲七回之忌。故特來耳。乃啓笈。出紬襦一領。縵帶一條。捧以授女初曰。是我備力所製。欲以奉於親。煩子爲我奠靈座。以疏區區之情。又出棉布一端曰。請爲我供僧。誦經一卷。又出棉布一端曰。聊以相贈也。又出白金二十兩曰。請爲我施入于佛寺。永爲香火之資。又出金三錠曰。我昔嘗盜典親之宅。取一金。今已十有一年矣。意其息已倍蓰。請子以此償宅。有子而不肖。宅又爲他人之有。是大傷親之心也。請子住此宅。而費可人。則親不朽矣。於是投笈而泣曰。我四三年苦筋勞體。事厘止于此。可奈之何哉。然吾事畢矣。我明日拜墓。且行遁矣。勿復相見也。女初受諸物。而還黃白曰。我備力餘資。頗償宅金。未能完而已。又嘗鬻衣服。置香火。今無所用也。請就中留一金足矣。且子明日復行。無資且饑。和吉曰。以子之金償宅。以子之資實香火。而我不與焉。是我終不爲子也。彊之。不

可。和吉泣曰。我數年辛苦。無所用也。請所導里長權收之。曰。吾子又不受。我且投水而死。里長受金。趨見村正。與之謀。還報里正。里正以白奉行官。奉行官素以清廉仁恕擢用者。聞之大嘉歎焉。即日具狀請命。邦君特命。赦其所犯。還住于本里。於是鄉鄰親戚。簇擁二人而還。相謀議婚。欲即日行禮。和吉謝曰。親忌在數月內。請俟畢齋薦。於是成婚在十有一月云。嗟乎和吉可謂善悛愆者。聽其言。視其行。不愧於為孝子。抑其善心之發。豈不以天性弗泯乎。亦不以女初養其親而感動焉乎哉。余故曰。天之錫類。以社孝子者。非邪。昔之鷓鴣。今之鸞鳳。雖曰升平之瑞可也。嗟盛矣乎孝之為德。

### 孝三傳

孝子大澤三二郎。上毛新田郡牛澤村人。事母至孝。家貧力作。兄富而多貲。母則安於三二郎之養而依焉。其耕耨在田。常不能忘母。其心稍不安。輒捨來耜。還省母。或談晴雨。而復往焉。或未至家。望母見其閑暢之狀。而心安則反焉。如斯者日三四。神祠佛宇。時有齋醮。輒負母而往。及春花秋月。唯母所欲往。躬服垢弊。而母服鮮美。母年益高。不能安于背。乃為製竹轎。與其子昇之。母又不能久坐轎。則或轎焉。或背焉。其製轎。不用常樣。乃驛道四脚轎矣。人皆怪其諸事鄭重。而轎製。麤也。蓋母之在背。孫舉轎而隨。若常樣轎重大。既無對夫。不能獨舉也。其妻亦孝順。姑出。必煮薄粥。俟其歸而哺之。然後饌飯。言老人勞體或饑。隨燄硬飯。恐致宿

塞。其用心精細。蓋皆類乎此。嘗聞蒲花褥宜老者。即搜索焉。躬往刈蒲。既就甚佳。母尤便之。後三二郎。遇人有老父母者。輒說蒲花褥。曰。亦不難為。唯費半日功而已。聞者皆疑其太易也。蓋其刈蒲也。歷池澤數處。累三五日方就。然其情急切。不自省其勞。故以為半日已。頗曉劍術。好佩長刀。邑有俠者。意每弗快之。嘗被酒。遇三二郎于途。挑而鬪之。三二郎辭以老母。弗聽。直抽刀擊之。三二郎躲身突入。搏而投之。奪其刀。以刀脊連扶之。邑人趨而救之。相共和解而罷。既而俠者謂人曰。三二郎孝子也。我所以敗。我弗讎焉。是後菓饌脯醢。時時饋三二郎之母云。夫孝能感乎豪猾。喪其寇害之心。不亦盛乎。然俠者亦可謂奇男子矣。三二郎之歿。在安永壬辰歲。

### 卯谷傳

上毛新田郡。有酒井村。秋社張肆為市。尾島村有販魚谷平。適市。途經安養寺村。墓樹上鴉噪甚。谷謂墓間有何怪異。旋行闕之。見文蛇橫碑間。谷謂果是也。頃之蛇不動。漸就視之。則棉絲綵繒矣。引之則布囊出焉。啓之則金五十兩。封題曰卯兵衛。谷大駭。尋思謂。唯有安養一卯。多貲善賈。數十里內。無復多財之卯。渠且適市而遺之也。乃懷囊而往焉。卯果在肆。號而問然。曰。君有所遺與。卯掉頭曰。否否。谷謂。衆而告之。是吾之過矣。乃去之。粥粥黏黏。市散而復往焉。就而問然。曰。君有所遺與。卯曰。否否。谷謂。猶在他人之室也。亦吾之過矣。又去之。時其歸而踵其家。請見。卯曰。何所言。谷曰。君必有所遺。盍為我言。諸。卯曰。否否。谷慍曰。

五十之金。題曰卯者。非君復何卯矣。取囊投其前。因告所以得金者。卯不肯受曰。此金我遺之。既非我之有。而子拾之。即子之財矣。吾何與焉。谷曰。吾非拾之也。欲還諸君。故且舉之耳。固相讓。皆不肯取。卯又手思之良久。熟視言曰。子強辨抗於我。亦能抗於天與。曰。不能。曰。我適市。過而拜墓。無事也。夫金人之所重。而我偶遺之。豈非天乎。鴉噪蛇偃。導子拾之。亦天也。卯兵不違天而取金。谷平安得違天而還金。谷默然久之。乃言曰。谷平不違天矣。天使他人拾之邪。則他人之有矣。谷平者。義不苟取。有拾必訪主而還焉者。今天使不苟取之谷平拾之。谷平則訪主而還焉。是奉天道也。君安得復辭。言畢趨出。卯猶提囊而追之。弗及。至歲杪。餽米三苞金二方。為谷之壽。歲以為常。終谷之身。卯事親孝。親已歿。他適必謁墓而告。反亦如之。性好施予。村中窮乏者賑焉。力業者賞焉。臨終遺命。稻麥三倉。雖有急。不得輒糶。必交新舊。曰。三倉足以濟一村之饑也。以其善治財也。每施散。而財常有餘云。

### 贈夢大夫序

文者道之輿也。車不良則道弗達焉。車雖良。而不載道。則空車無所用已。嗚呼建囊以來。且二百年。文業日盛。上自侯伯。下及士庶。絃誦之聲洋洋焉。然知道之賢。往往不嫻乎文辭。故載焉而弗達。文辭之士。則殊不知道。獨飾空車。而羽旄焉。金玉焉。和鑾鏘鏘。騁六驥。周流于四極。而無所致也。古人云。文與道槩塞是也。予少志於學。頗用力於文辭者。豈欲以文藝成名乎。

哉。蓋欲抽榛棘。合文與道也已。夢大夫好學。嘗問文於予。予時有斯言也。秋瓜方熟。其馬首欲東。臨別錄而贈之。嗟今予髮種種。而兩無成也。竊以斯有俟乎千載矣。東方有故人。君其語之曰。幽人其髮短。而憂長也。

### 送源教授序

教授既省親于浪華。將東還。履軒幽人泛舟于南江。適于樺宮之濱。中流舉觴餞之。且告曰。有宋諸賢。推董生為漢代一人。其意安在。蓋董生出於王道滅裂。功利熾盛之時。而獨有所深造。其所誦則曰。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施於時者。則絀諸子百家。而尊孔氏之道。如斯而已矣。吾子與余遊有年。其於誼利之辨。意無所疑也。學之邪正。亦豈有所願望哉。其薰猶不同器。鳳雞不共棲。不刈草而欲稻粱之茂。不除榛而冀道路之通。弗可得已。今吾子司教于大邦。豈無意于斯乎哉。乃謙虛自保。言此非吾所敢也。今人弗敢。則後人亦弗敢。積習成風。竟莫有敢焉者。謙虛日長。而邦教崩矣。可不懼乎。嗟余也。好惡與世違。言輒取怒。是故緘默久矣。唯吾子之別。不能無言。而所言亦止于此。

### 送司馬皮虎入關序

司馬子受辟命東征。季冬之望。出宿于大津。飲餞于湖上之亭。洛上人士。其聚如雲。有一老父。後至。視亭上酒酣。衆賓驩呼。躊躇不前。既而驪駒歌罷。語言希少。司馬子辭衆賓上途。衆賓送之。



如堵。老父躡草屨，奮藜杖，從屋後走出。大聲曰：咄咄皮虎行與，司馬子驚而顧之。老父放杖而進，再拜仰而賀焉。曰：足下膺寵命，登雲路，實曠世之異典。方今邦家維新之政，日變月化，海內之士，莫不引領而望，是羣賢彙進之秋也。而足下爲之舉首，將展匡輔之力，益深至治之澤也。凡在交游之人，孰不欣然欽仰，以相慶哉。既又一拜，俯而吊焉。曰：足下茂德俊才，冠于洛士，聲名滿寰內，而不知自斂藏，是故行年六十，涉千里之塗，疾不得俟愈，時不能逐暖，挾藥籠而騁乎窮陰之隆寒，豈保生之道乎哉。始初既然，以往之事可知已。勉旃戒旃，勿使我有象焚蘭煎之憾也。因放聲大哭，涕泗掩面而下。旁若無人。司馬子憮然，動容謝之曰：謹奉教矣。吾子其爲我掃吾洛汭之室而埃焉。我歸不幾日也。遂揖而就輿，弗顧而逝。衆賓觀者，皆愕眙失色。縮首吐舌，莫敢出言。既而欲問老父之名居，則不知其所之。

### 琵琶清音序

環湖皆山也。其尤幽邃奇絕者，世多不之識，而其所傳稱者，非官道所由，即愚民賽禱所歷，往往非其至者也。菊堂主人，與象外翁，皆有勝情，維庚子之夏，同探湖之勝，而一周焉。殆鬪勝具也。歸則請翁圖所歷勝景，得十有一幅，又請諸名士詩之歌之。十襲藏于家，抑丹青家，有和夏二宗，象外翁所攻，和畫也。今觀此卷也，宛然夏畫矣。踰明而迺于元，何也。蓋得意於目，而發趣于筆，筆法無所拘，則駸駸乎逼真，不覺入于夏耳。豈畫法自有和夏，而山水元無和夏耶。

亦可以見天地之性矣。

### 卜居詩卷序

吾聞匠師上梁之祝，有七燬七造之語，旨哉其言之也。凡人之災，莫烈於火，闔廬衣物，珍玩寶器，數世所積，頃刻而灰燼矣。中產之家，一燬或不復振，況於再乎。況於七乎。下產則顛沛流離，極於溝壑，慘哉災也。惟饒財之家，周利之人，乃七燬而七造，能不失舊物，或買隣而拓焉。是匠師所寓意已，非特其射利之願也。夫士之處世，百鍊不磨，萬挫不折，斯可稱大丈夫矣。其亦有類焉乎。吾故嘗有取於斯言云：浪華城西北隅，爲糶糴爭利之區，故以貴豪者衆，而升平氏爲之冠。甲辰之春罹災，其秋買宅而移焉。乃在瀆水之陰，輪焉奐焉，可以歌哭，事與再造無異，而有漸磐之懿，蓋七燬不足恤者，是可以頌乎。升平氏字子衡，年雖少，頗愛文辭，遊于府庠，稱秀民也。拮据已畢，請諸老先生，觴于新居，則其詩盟朋交皆侍焉。乃各袖新詩而往。余亦與往，而獨不能詩。於是製之序，亦袖而往。嗚呼吾既以燬頌焉，子衡其亦造禱乎哉。

### 書流水詩稿後

予與流水子交，二十載矣。流水好賦詩，而譚琴及詩，知吾不喜詩故也。乃吾則知流水子之邃於詩云。蓋以其溫柔敦厚，而不思焉。今之詩猶古之詩也。此卷也，其所賦以自娛焉。後之覽者，其以此知流水子之爲人哉。若夫宮商之變，節奏之美，則知音者將在千載，非吾之任。

### 書象外怪軸後

象外喜畫恠精。夫怪何曾有象。然比比氣韵生動。若親遭而貌者。豈能求於象之外。以為象邪。將貌其所嘗夢也。象外今年大夢既覺矣。今其在幽都。將貌人間世邪。幽都觀者。亦猶吾觀此卷也。

### 題楠公訓子圖

訓子勗其忠。父之慈也。續父成其忠。子之孝也。一忠而孝慈併焉。大哉忠乎。暨其和於家。睦於族。撫士恤民。莫非忠也。莫非孝也。然而千載之下。孰不墮淚乎斯圖者。嗚呼公之訓子。非特訓其子也。亦所以訓萬世為人臣子者。

### 題欹器圖

有才有德。而矜伐取戾。所謂滿而覆也。其唯謙乎。挹而損之。安而不覆。所謂中而正者也。然人唯知謙之為美。而能知謙所以為美者鮮矣。是故學以聚之。問以明之。蘊德擴才。然後謙為之用。若夫無才無德。卑卑為人之下。是其分已。非謙矣。所謂虛而欹也。嗟可弗畏與。

### 題倒載圖

高陽之徒。亦有遭乎風雲之會。挺身奮智。輔主濟時者。搖三寸舌。下七十餘城是也。亦有蟬蛻於濁世。高尚其事者。葛巾漉酒。羲皇上人是也。至若尸大官。素厚祿。優游卒歲。不知天下理亂。酩酊倒載。喚葛強者。吾不知所以頌之。唯可以為酒人之誡而已矣。畫者豈有意於斯。

與。

### 題訪戴圖

予觀此畫也。詩興勃勃而起。於是掃几滴露。研鳳膠。含兔毫。徘徊久之。乃卷而還之。謝曰。興盡矣。何必題句。

### 題南極老人圖

南老數壽。猶月照池水。隨處圓滿。然池壞水涸。則不得月矣。萍蘊覆池。則不得月矣。草穢填池。則不得月矣。冰凍閉池。則不得月矣。人之於壽。亦有四害。若寒暑風雨。則不與存焉。一曰。飲食失節。二曰。思慮過度。三曰。蛾眉伐性。四曰。刀圭懲術。人有一于此。雖百南老亦無如之何已。可弗慎與。可弗懼與。

### 題橐駝圖

愛之實害之。愛之實害之。旨哉言乎。昔人聞種樹說。以得養民術。吾乃以得養嬰術。蓋甘甜之味。所以生其疾。絲纈之溫。所以脆其體。巾鞞固密。以闔生機。玩好侈靡。以削天福。順適其意。萌其驕易。過失不怒。長其放肆。嗟夫天昏不肖。誰之罪也哉。

### 題閻谷圖

畏者之善之馬。悔者轉道之舵。乘若畏。隨若悔。改行易轍。以進乎孝順儉勤之塗。嗟汝小人之業。

終身綽綽有餘。若乃弃舵于壑。放馬于山。單身歸去。則慈眼菩薩亦無奈汝何。

### 題朽鼓圖

諫鼓不鳴。是謂秦平之瑞。果然乎哉。嗟世非虞世。人非聖人。豈能無秕政闕事。而唯頌聲之盈耳。吾未見其可也。蓋上有拒諫之心。下必有畏誅之念。於是乎阿順導諛。上下相蒙。諫鼓謗木。徒為文具。則鼓之朽。雖曰衰亂之兆可也。可弗懼哉。醫方或以脉不病為死候。亦此之類。

### 題鍾馗像

惜夫馗也之所除。特盜竊財小耗鬼耳。是時玉宸之前有林甫。瓊室之內有楊妃。是天下之大耗鬼矣。若馗也能孽楊妃。而啖林甫邪。則天下和平。生民免於肝腦塗地之禍者。不知幾千萬億。馗也不知除之。其為靈未足尚已。嗚乎人無貴無賤。各有耗鬼。亦有大小。故尸祝乎馗者。宜禱以除其大耗鬼。若小耗鬼。勿禱可也。

### 題畫虎

履軒幽人對斯畫也。有感乎其負嶠之勢。蹶然而起。攘臂學翰。欲贊其威也。既而歎曰。嗟予老矣。懼為君子之笑。於是乎輟筆。

### 題鵝鷓圖

畫伏夜動。非鼠而倫也。入室為妖。可憎而不可喜。乃淡墨一掃焉。使深山寒林之氣。滿於几席。

間。是丹青家之妙用。嗟上之用財能如是。天下豈有棄物哉。

### 題甘棠圖

憎浮屠。而譽袈裟。思其人。而愛其樹。斯其愛憎之極乎。古人有言。蓋棺而論定。嗟夫人世百年。譬如上露。其間當為者唯善矣。能使後人追懷欣慕。則可。

### 題仙像

以笠為履。謂其顛倒上下也。以濤為地。謂其離道蹈危也。被髮投簪。謂其紊綱維。數彝倫也。製是圖者。蓋用刺仙之誕。

### 題夢蝶圖

周之夢為蝶與。蝶之夢為周與。自千載之後觀之。蝶亦夢也。周亦夢也。栩栩之與蘧蘧。奚擇焉。嚮製此圖者。亦已夢。今之題言者。獨得非夢邪。則後之觀焉者。遞亦皆夢已。嗟乎人能自知身之夢。而不動於欲。不怵於利與名。逍遙保其性。而全其天。此則善處乎夢者。斯之謂真覺。履軒幽人夢中筆於華胥國天樂樓偷語欄之下。

### 題畫裝軸

荷之卷然承露也。鷺之翩然求食也。是丹青之奪天工者。至於錦綺玄黃。乃更奪機杼之工矣。嗟關也。非特造物者之罪人也。

### 題畫虎

天樂道人。舉拂子一揮一喝曰。汝不恃其猛力。頗知畏人。所以唯深谷幽林之處。似智也。然徒知畏人。而不知其皮之速禍。悲夫。吾欲遺汝以一把剃刀。使汝自毀其文也。亦知汝之指爪腫。不能操刀自剃焉。吾終不能為汝謀。往矣。其以此為下火之頌。喝。

### 題三顧圖

我獨愛武侯韞王佐之才。而躬耕隴畝。不求聞達於諸侯。其斯以為臥龍乎。乃感三顧之遇。褰裳而露足。三分之業。蓋未足酬其志。而混一之勳。則不遂。嗟乎時也有命。非其累也。若今世之士。以戰線之才。挈瓶之智。而銜藝要聲價。使武侯視之。其不發嘔噦者幾希。

### 題千窟戰圖

兵喪氣者。鳥音朽株。皆為之難。將得算者。霧露藁草。都為之用。若此圖是也。抑亦英雄之遊戲。而所以鼓動倦卒之氣。吾天樂樓上。倚檻東南望。縹緲出沒於雲霧之中者。金剛山也。故屢得詩。而皆忘之。唯記一絕。遂筆于此。傍人不解意。問我何所視。雲間金剛山。曾颺菊水旗。

### 題夢蝶圖

周之覺之遽遽。而美蝶之夢之栩栩。其亦有味哉。夫轉世輪迴。苟信有焉。吾願從事焉。如牛之臥嚼

草。鶴之舞于天。夏魚之浮游。秋蟲之悲吟。可羨者亦多矣。夫畏轉輪者。不知何意。

### 題畫蝶

栩栩然蝶之樂也至矣。豈吾精魂所化耶。抑千載之前。莊周所化。儼然猶存于今邪。醉中夢思朦朧。不能辨是非。且錄此。以問於觀者。

### 題神農像

大矣哉神之功德。洋洋乎海內外而無隔。萬載之下。莫不欽仰焉。獨怪其以創農耕之大德。而不在于於邦之祝典。厘厘乎以造醫藥。而尸祝於刀圭之家。何其屈也。嗟乎士生不遭乎時。懷經世之畧。韞格天之業。而徒以末藝稱焉。雖大小成否之不同。其亦有同夫。幽人蓋有感於此。乃薰沐再拜。仰為神慶。俯為神弔。

### 象外畫像贊

先王教於鄉。有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象外翁於此數者。畧無所闕。可謂鄉之善人也。性愛酒好畫。而煙霞之疾。則入于膏肓矣。壯歲勤於業。以阜財。老而傳於子。乃攜瓢載筆。探名山勝境。者六載而沒。君子曰。善終焉。凡翁之子孫。其可以不師焉哉。嗟鄉之人。雖非子孫者。師之亦可。

### 題籜扇

削簿薄於紙。乃背白紙。用裝摺扇。工費而易壞。生風不清。弗若專用紙之便善且工省也。今人有剛正之操。不羈之才。則教之誨之。必欲使其脂韋阿順合於世。而後祿之。無益。費工而已矣。弗若用素柔佞之人也。夫剛正之人。唯宜作剛正之事。猶籛唯宜裹饅頭。

### 鴻池稻荷祠碑

鴻池山中氏之富。以釀興也。慶長五年至于今。殆二百載。而釀不廢焉。其祖幸元。蓋鹿之介幸盛氏之孫云。肇造雙白澄酒。而大售。其傳送關以東。初也步擔。次用馬馱。其旁邑伊丹池田。北山一帶。及灘西宮等。以釀著名者。亡慮數十百家矣。皆傲慕而興也。今南海之帆。陸續東嚮而馳者。莫不酒之載也。宅後有大池。曰鴻池。是邑所以得名。而浪華諸宗人。亦用為舖號也。始釀之歲。舍後祀稻荷。以鎮宅。及業日興。乃以為神之福祐也。禱祀益虔。幸元諸子。分居浪華者三家。厥初亦各以釀積財。皆小宗也。其支派又九家。而僕隸起家者不與焉。今夫浪華鴻池之富。甲乎天下。亦能知敬宗。無失禮也。寶曆癸未之秋大風。祠旁松折。壓壞祠。不改作者二十載。於是諸宗人相與謀曰。祖之德弗忘也。神之祐。其可遺乎哉。請新祠以綏後祿。其費雖微。一人承事。其餘為忘祖乎。請釀金命工。咸曰。善。天明甲辰。祠成。復舊觀。而有加焉。石表石燈翼如也。乃相與約曰。後年祠有頽圯者。亦必以此從事。毋使大宗獨任也。又曰。盍記諸石乎。今之大宗子。名元長。實為幸元七世孫。其子元漸。從余受業。是歲仲秋。余偶遊北山。訪其居。主人觴我于池

上。奉家牒而請焉。余既甘其酒。而嘉其語也。遂叙而銘之。

忠武震世者。其角嶽嶽。聖賢富家者。其業奕奕。天不絕善人後。神豈荷降多福。不然天下多富民。孰如山中氏。子孫繩繩。芬華赫赫者。

### 祭棄兒文

嗚呼何人之子。我憫汝之為生。而悲其死。以一卮酒一盤果。祭汝之靈。汝雖未知滋味。亦將我之情耳。告曰。嗚呼何人之子。汝其饗我奠。往幽室之歸。汝之父母。而棄汝。是汝有父母。而無父母。哀哉。門闌之外。其泣呱呱。既收既育。維枕暨被。饑則乳之。寒則衣之。垢而湯之。病而醫之。及其死也。又浴而裹之。焚香酌水。遣而行之。瓦棺以埋。是汝無父母。而有父母。汝其可以瞑目矣。若夫死生之理。則微矣。汝之死。弗由棄之故耳。弗由棄之故耳。嗚呼哀哉。

### 專門對

或曰。古經深奧。人力有限。苟不專力於一經。而泛濫於諸經。欲皆窮其微。難矣哉。宜乎童習而白紛。吾未見其可也。專門為是。或曰。言有古今。事為殊別。士生于千載之下。而尚論乎千載之上。苟不會通諸經。而要其歸焉。安得升其堂窺其室。即苦守一經。且夜而鑽之。吾恐其弗能入也。專門為非。是一說也。各有失得。諸譬以散樂。舞之正副。鼓之大小。笛也歌也。各專門而不相通者。然歌舞能知鼓笛之節。而鼓笛亦曉歌舞之奏。莫弗相輔翼先後焉。夫然後其所專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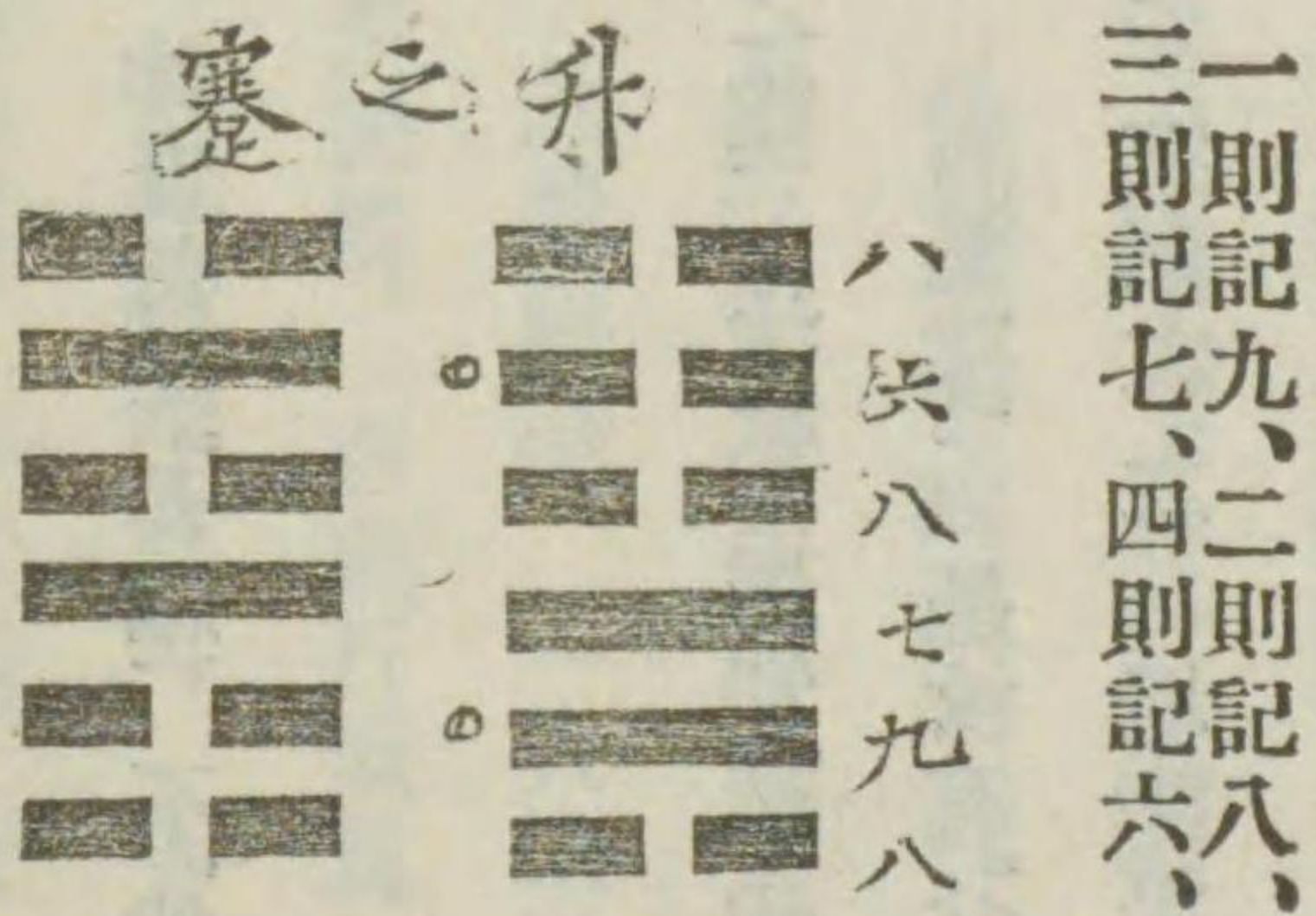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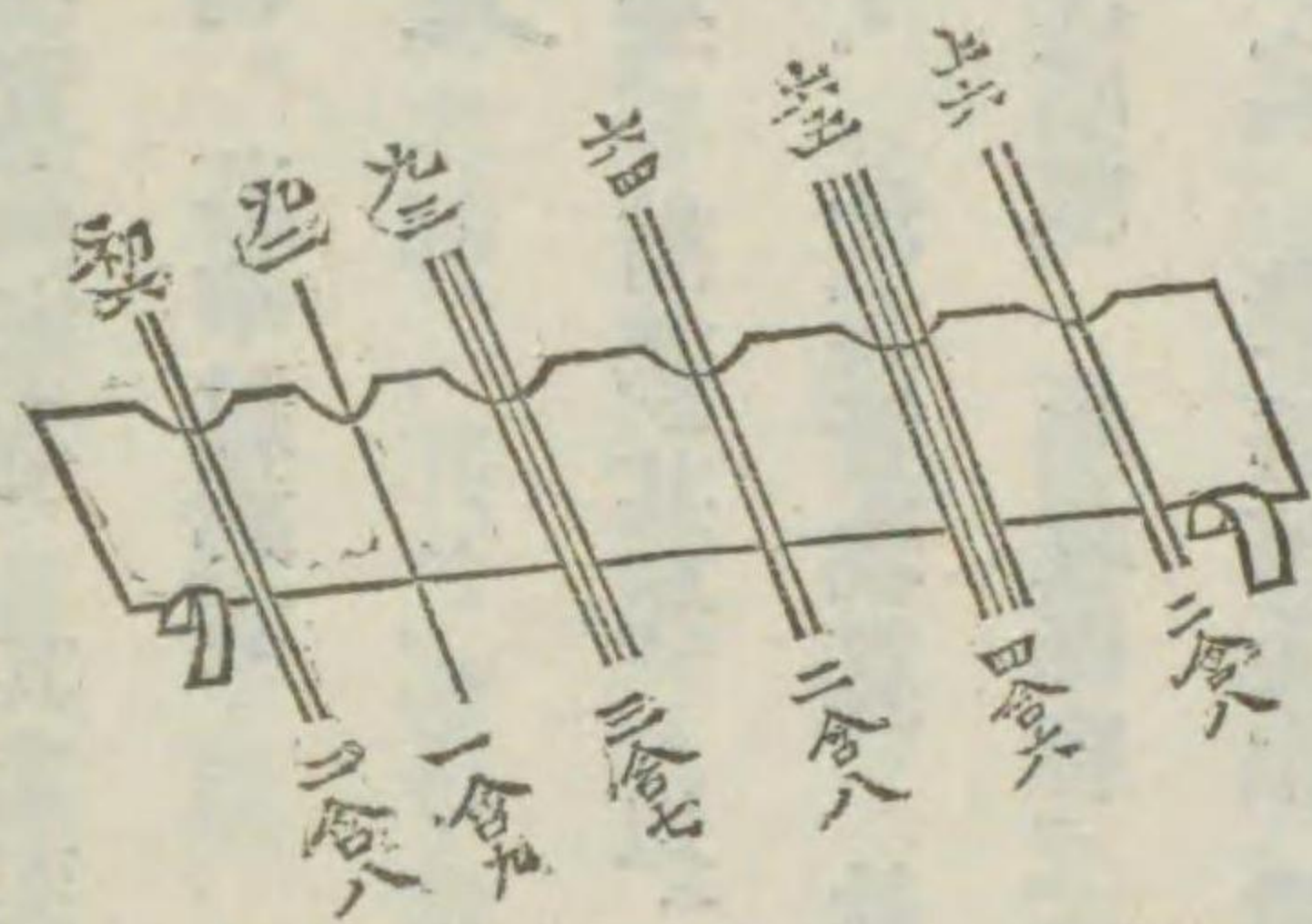
可得而言也。學之專門。實如此邪。亦可以無譏矣。即若陶冶弋釣之不相謀也。吾不知其可也。夫漢之專門。果何所肖也。請以此決是非。

### 簡筮

大衍無定數。任手取一握。撰之以四。掛奇于格。再營爻立。六變卦畫。一為老陽。二是少陰。三為少陽。四是老陰。十之減數。多少相含。一四九六。三二七八。既簡且約。其象弗悖。省煩濟急。民用斯達。

嘗猪戶評曰。唯錄過策。而正策存乎冥冥。無象而有數。周易同歸。天然之妙。固在於象數之外。執守古而議今。

- 一老陽
- 二少陰
- 三少陽
- 四老陰



一則記九、二則記八、三則記七、四則記六、

### 間書畫令

間書畫自古有之。繡衣描金匣。今尚存焉。元稱畫書。豈謂其麗雜邪。戊申之冬。余遊兼山亭。戲用此作酒令。其律一紙兩行。書畫相間。用畫充字。豫定書畫人先後。乃設書畫牀。甲畫揖進即位。首行畫兩物。尾行畫一物。其大略如掌。若巨若細。其三物。一動一植。一則天象地理。服器雜類。並以中詩料為妙。甲畫退。甲書繼焉。因三物成詩一聯。五七四言。對句散句。惟其意所出。或成國詩者。畫人別存巧。既畢。乙畫乙書迭進。以至丙癸。終而復始。如環無端。若詩不成者。罰一大白。而其次代之。即畫僻不可詩者。則罰畫人。詩畫絕倫者。皆有賞。此其大略也。消息蓋存乎其人。是日也。余既醉矣。律有未備。故明日書此。以贈主人。

### 戲簡藍水處士

寡人不佞。無立錐之地。而妄僭名號。亦不自量已。竊恐禮法之士。曉曉然繩以準墨。驚吾午眠也。豈料大方君子。乃投以華胥之冊。意若相愛者然。俾寡人聞其所未聞。而獲同臭味之友于數百歲之上也。何惠如之。嗟乎使寡人右屬囊鞬。左執鞭弭。與斯人治疆於華胥之域。未知孰先鳴者。屬盤庚之矢言。國事方殷。未能往拜于門。謹馳便風奉謝。不宣。

### 雜筆

羣鳥集于白沙。各自為大也。啁啾相辨。莫斷其是非。陌上之人。乃知其巨細與妍媸矣。非

人智而鳧愚也。居勢然已。

居勢然已。故君子積學。以高其居。居高則眼距地遠矣。高之至。臻于天。其有弗視乎哉。

川之西也。橋乃北矣。橋豈必子午。川豈必卯酉。斜之與直。孰挈其矩。崖上之牆垣如髮。從橋上而觀焉則斜。循牆而趨焉。橋之不直甚已。是故人之哂人。則人亦哂人。猶猴之哂猴邪。眼之距地尺寸齊。則所視亦齊。然而謂吾能視人所不能視者。猶意錢也。其中幸已。

華胥子薈。焚香而坐。隱梧而歌。其音不中宮商。詎者若蛙。細者若蟻。嗒々焉。唧唧焉。與香煙相糾。鼻鼻然縈梁而上下。漱乎沕乎。若有所喪。北郭玄駒排戶而入。曰夫子豈苦乎貧邪。吾能富夫子。夫子肯聽乎我與。華胥子薈曰。不也。父母欲我之貧也。拘我以儒冠。天地欲我之貧也。羸我之體。而傲我之志。我而不貧。其壞父母之情。而孤天地之心也。然則夫子好貧邪。華胥子薈曰。我之謂忘矣。非好也。且也食雖無魚。三殮日飽。衣雖弊也。出入有貳。室雖陋矣。垣屋完焉。吾將懼壞孤之弗遑。奚暇聽乎子。而富之圖乎哉。且子亦盍與我遊于貧富之外哉。

說文外國本有薈。曰。從邑從夢省聲。徐諧曰。春秋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薈音義同。

華胥子薈語北郭玄駒曰。吾遊於天地之間。五十有餘年于茲。乘天之氣。食地之毛。冥乎杳乎。若嬰在抱。沕乎沕乎。若魚在淵。人生無百。其餘幾何。吾將以此終焉。吾未嘗有世俗之債。惡以軀償之爲。吾子乃欲以尊爵厚祿櫻我邪。胡忍然。夫尊爵徒使我臥起不任情。出入不由己。風

雨不得關門。願步而輿。欲靜而煩擾不已。語言煦々。不言其所欲言。而言其所不欲言。美

其不美。而不疵其疵。口與心相拂逆。口闕于七尺之內。我之接人如此。而人亦隨以此奉乎我。導腴之言盈耳。氣揚揚溢天庭。而吾性鑿矣。夫厚祿徒飽於賓客之腹。而溫乎僮僕之體而已矣。今

吾藜藿之羹。饑而後飯。施碧茄於茗殮。美不可言矣。緼之袍雖弊。亦可以禦冬。風雪不出門。

則支體未嘗粟矣。時釣小鮮。享濁醪。自有幽朋。圍爐而談。美其美。而疵其疵。語默隨意。心

口相安。歌而送觴。無跪拜勞。酒適於腸。不强灌焉。陶陶然樂矣。莫以尙焉。若暑月鬱蒸。吾

所尤畏。唯垂楊之陰。清池之上。竹床葵扇。散髮而弛帶。厘完性命而已。豈堪襲衣博帶。簞濃糊

之衣肩。張傘而跨鞍。齒執袴之屨積。重茵而坐。拘囚于柴戟騶呼之間哉。弗狂則死矣。是故爵

祿者。無一益於我。而其害乃千分萬分。至春花秋月。扁舟山屐。乃蓑笠釣竿。匏尊碁局。有情有

趣者。則吾固不忍計較而比論焉。吾初也笑人以性命博富貴者。已而笑夫笑者。又久之併所以笑

忘之矣。忘也弗笑。笑也弗忘。

### 擬辨

縱橫家負讖者。以其失義敗禮亂信也。即弗害乎禮義。弗倍乎信。能使暴戾屏蹤。姦猾弭謀。而正直得伸。辨何可廢也。是故魯連虞卿之辨。君子有取焉。余閱野乘獲二事。惜也世無魯虞。使正直者含瑕負累矣。苟有其人。一言成功。傳誦於後世。作擬辨。

當關原之役。西師圍大津城。宰相高次。遣多賀善兵使于師。見西將。坐而不言。西將曰。子之君欲降乎。請納焉。欲和乎。請受城而免死焉。二者三日不決。城與人粉齏矣。善俯而笑。仰而對曰。嘻何見之晚也。夫大津城小而兵寡。數十里內無援軍。孤危亦已甚。寡君之保守于此者。非欲以延旦夕之命也。重義與名而已。城破身死。而義名立焉。是寡君所適守也。不然嬰孤危小城。抗百倍之師。三尺童子。且知其不可也。寡君死計決矣。尙何和降之論。西將曰。然則子何爲而來。善曰。寡君之使善來。爲足下也。非自爲矣。西將曰。子之君臣。在圍城之中。且不保夕。何不恤。而恤人之爲。善曰。海和尙在釜中。舉手麾老蟹曰。而盍解若劍。不然且烹。凡物不能自恤。而能他恤者。同情故也。西將曰。善。何以教我。善曰。欲爲足下續頸耳。西將艷然曰。吾頸未斷。何續之爲。善曰。危哉足下之頸乎。夫東君威名。天下莫不聞。今旋東征之師。西爭天下。以上杉之驍武。而弗能踰疆一步。餞一矢矣。西師二十萬。翱翔於濃尾之交。弗能奮夾攻掎角之勢。束手埃東師來擊。是徒自盡而已矣。蓋畏東師如虎。其無能爲可知矣。東師捷報。不出十日。必至矣。抑大津之孤危。亡在旦夕。焉能待十日。亦已矣。寡君之母。西君之從母。而東世子之妃姊也。且寡君之妹。松姬氏存焉。足下攻城而城破。寡君與母妹。則皆自燒死矣。十日而敗報至矣。足下士卒潰走。咫尺爲敵。投足無地。足下欲晏然據此城。而可得乎。將且髡頭披緇。請降懼後也。東君必曰。汝胡敢賊害吾姻氏。是欲頸之弗斷。而不可得也。萬一不幸。東師或躡。足下

奉城而復命焉。西君必曰。汝胡敢賊害吾從母。與吾庶母外兄也。是欲頸之弗斷。亦不可得也。足下弗若按甲無攻城。置酒高會。須臾於城下。以聽關原之報。關原捷者。天下服矣。城邑十百不足攻也。西師捷矣。寡君謹學城。致之足下。而身與母妹。乘傳詣大坂。以聽政辟。足下奉城而復命焉。西君必曰。吾從母與吾庶母外兄無他。其汝之力與。是足下坐收拔城之功。以承西君之驩也。頭頸無恙。食邑益多。雖寵秩倍他人可也。東師捷矣。寡君則推輓足下。贊謁于東府。東君必曰。吾姻氏之不破。繫汝之績哉。是足下轉禍爲福也。頭頸無恙。祿秩有益無減。而寡君荷恩戴惠。與足下結姻講親。世世爲兄弟。足下有仁厚長者之名。而無背畔遁逃之累。富貴逸樂。與浦島三浦齊壽。豈不美乎。足下何苦舍萬全盛美之策。而自速族滅之誅也。西將聞之。沈吟久之。以手撫頸曰。謹奉教。於是釋圍退舍。以埃關原軍報。其一事。爲西師圍田邊城者。情實與此同。故不別論焉。

擬策

齊楚伐魏。魏告急于秦。冠蓋相望于途。秦師不出。魏又使夢門先生入秦。年八十餘。鬚眉皓然。秦王逆而謂之曰。魏之急。吾業已知之矣。今先生飄然。何爲而來也。夢門先生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未知秦之急也。請敢以陳于前。秦王恚曰。以魏之急。故先生乃來耳。秦則未受兵。何急之有。弗願聞也。夢門先生抵掌大笑。失其杖。偃偻拾杖而起曰。大王獨未聞魏使樂迷說齊楚之王邪。



樂迷魏之親臣。而天下之辨士也。秦王曰。未之聞也。說之何如。樂迷說齊楚之王曰。弊邑知亡矣。然顛敗之餘。甲士尚有二十萬。厮卒十萬。弊邑之先王。有德於民。民懷於惠久矣。有俱亡之思。無獨生之心。故非三十萬衆。皆斬首陷胸。死喪都殲。則國弗可得也。雖齊楚之強。不能決之於三旬之內也必矣。比其滅魏也。齊楚之士。亦死傷且半。而徒得丘城與老弱婦女而已矣。曾無甲士爲王乘障衛四境。曾無農夫爲王操犁鋤納貢賦。將必發齊楚之甲。而戍故魏之四境。將必徙齊楚之民。而耕於故魏之野。將必轉齊楚之粟。以供戍兵。餉農夫。而賑故魏之老弱婦女也。故魏之田易。則齊楚之田蕪矣。故魏之境肅。則齊楚之疆蹙矣。齊楚兵寡食少。盜賊內起。而四隣伺隙。是齊楚空有萬乘之利。而實無所得。多有所喪耳。王弗若聽魏與之講焉。魏得講。將必割地以承王之驩。非西河即安邑。賦皆不滿千乘。是小邑不足割耳。臣請爲王割大邑矣。是王有存亡續絕之名。而拱手享萬乘之實也。齊楚之王喜曰。大邑何在。樂迷曰。初魏所以背從約。而衡於秦者。以秦強也。今齊楚滅魏。而秦不能救焉。是齊楚強。而秦弱也。狐藉虎威。足以懾百獸。夫魏雖不足獨抗秦。而藉強齊楚之威。以臨弱秦。其破之必矣。韓趙見秦之弱也。不待使命。必來請命。於是五國刑白馬。盟于南河之上。回旆轉轅。鼓行而西。魏率韓趙當其前。齊楚養威於後。且魏王戴存亡續絕之恩。必先士卒。躬受矢石。士卒氣奮。鬪自百倍矣。隳崤函。毀澠池。徑傳咸陽。齊楚之師。緩轡徐行。拾棄甲。禽傷夷。而慰撫百姓。秦重喪咸陽。必悉割所喪地以和焉。

道南入楚。道北爲齊。賦各萬乘有餘。語未畢。秦王色動。揮手曰。止。寡人已知秦之急矣。乃促召大司馬曰。亟發師救魏。擊齊楚之軍。顧揖夢門先生曰。先生勞苦矣。且休。明日安行矣。比先生之歸。齊楚之師。不在子郊矣。

擬與留學生阿部仲麻呂書

滄溟萬里。雙鯉何緣通信。雲烟千里。孤鴻無由繫書。僕素庸劣。學乃踈荒。裨國無調鼎之具。澤民乏覆翼之仁。徒奉律令。戰兢自保。幸免罪戾。悚懼何言。足下夙折月中之桂。遼泛海上之槎。曾湛洙泗之波。筆抽屈宋之英。遭明主於海表。撥蘭芳于域外。與鸞鳳翱翔於藝圃。共駿驪馳騁于文苑。洵可嘉而可羨矣。然國家敦遣之意。豈止于駢白排黃。歌頌風雲月露哉。將以議禮興樂。甄陶斯民。建至隆之治於東方也。則足下所講明於今日者。豈可苟焉哉。若聞唐朝政治和洽。黎民富庶。然上之所以誘掖化導。仍是霸政之餘。而下之所以奉承安利。弗過於避害免辟已。夫古先聖王之道。則似不然也。足下膺清選於明時。奉大任於殊方。日夕學習。歲月邁逝。其必大有所得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足下旋帆之日。果能使斯民有所變雍化成邪。則邦家之光。非僕所獨慶也。若乃詞藻爭麗。音韻競巧。吾邦自有寒梅淺香之流。可以道性情。而供娛樂矣。亦何待於外哉。此非所以望於足下也。相見未有期。西望悵然。所欲言千緒萬緒。皆朋友私情。非可踰滄溟萬里而言者。故唯言其可言者。唯足下諒察。

### 錄此書簡友人

幽人寫此文字。不覺失聲大笑曰。幽人嘗自知不爲今世所容也。故絕意而自廢已。今擬此書如斯。設令某生于天平之時。其孰容我。然則幽人古今所不容。其爲幽人。不亦宜乎。仁兄以爲何如。竊恐有同病相憐之感也。

### 得友人報再簡

旨哉同病異症之言。汗之吐之。或附或黃。其爲傷寒一也。抑我二人者。於膏之上。旨之下。爲豎子築室久矣。其可復醫乎哉。又見擬以汲黯。亦甚善。然以爲無不容之證。則過矣。黯之傳云。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是黯不容於漢朝也。古今戀者之爲。皆如此。僕何幸。因長者相愛之言。得同病之友于千載之上。謹拜命之辱。

### 擬疏

貞觀十年。侍中魏徵上疏曰。昔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軻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焉。後世徒傳誦斯言。而闇於其實。又習聞賤霸功之說。而不察霸功所以得失。故學士大夫。能騰諸口舌而已。乃使之執事從政。曾不能望管晏之什一矣。此輩豈足與共計治議政哉。又今世爲人臣者。章疏占對。開口輒稱其居。爲聖爲睿。爲堯爲舜。爲文王矣。不得以漢高文景光武爲比倫也。人亦不以爲諂。曰。事君之禮則然也。爲人主者。亦習以爲常。自謂堯舜亦非河漢也。一朝難作禍至。

乃自比於桓靈。翫歲愒日。冀全要領。沒於牖下。而弗可得焉。煬帝是也。故過高之言。不足聽也。流俗之諂。不當受也。臣愚今日除流俗之諂。省過高之言。明爲陛下議天下之治。惟陛下爲蒼生計。以臣之言。實較於時事。其有可采者。請速施行。切不以弗諂爲罪。卑論爲醜也。臣觀陛下創業。未盡五六年。克定禍亂。救萬民于塗炭。既又殄滅北胡。威制西戎。斥地數千萬里。其功實踰於漢高光武。而天下之民。仰陛下如湯武。此非虛語諂辭也。然三四年來。民間稍有怨謗者。邊隅又有離畔者。此寢湯武之弗若也。何得以望堯舜哉。蓋禍亂平矣。天下之民。始脫於饑寒。故易爲食也。易爲衣也。其得糲飯短褐也。皆奉戴以爲天子之恩惠也。既而保居作業。老弱無流離之虞。而饑寒之苦。則忘之矣。於是衣食皆有擇良之意。若糲飯短褐。非其所願也。非稍豐足。必有怨心。今海內雖平。尙有四夷之警。征戰成役未息也。陛下又自矜其功。不能無侈心。於是臺觀沼池。勞民力者弗少。民多未得休息。必有謗言。是以湯武之功既成。而湯武之治未定也。是臣所以日夜耿耿。忘寢與食也。臣聞聖王治定。而後制禮作樂。今日而往。畧應其期耳。學士大夫。其必有以此眩耀德。通於陛下者。然臣竊謂未可也。蓋天下無征戰。無勞役。萬民休息乎畎畝。十載矣。然後乃可稱治定已。陛下之功。既踰於漢高光武矣。不當更求立功也。陛下今日之急務。莫若學漢文矣。舍堯舜。而學漢文。是論之至卑者。學士大夫所羞言。而臣敢言之。蓋欲陛下實行之也。畫餅不可食。塑聖無言動。若不實行耶。堯舜何爲。即實行之耶。漢文足矣。臣請詳陳

之。撫循四夷。修邊防。而不用師。一宜學也。弋綈皂帳。慎夫人衣不曳地。二宜學也。惜百金。罷露臺之役。三宜學也。百姓田租。或半放。或全放。四宜學也。嬖人唯受賞賜。不干政事。五宜學也。寬刑罰。除秘祝。六宜學也。減嗜欲。不受獻。七宜學也。除宮刑。出美人。八宜學也。謙讓於制作。不議封禪明堂。九宜學也。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十宜學也。請陛下。一學而行之。若夫郊廟之禮。有未協。闕庭之儀。有未肅。璿璣律度。有未得統。服色典章。有失倫者。且遵叔孫之禮。張蒼之曆。以俟十載之後。其他辟靡庠序。鄉飲養老。巡狩慶讓。繼絕世。興滅國。舉逸民。修廢官。褒先代之後。錄忠臣之裔。修聖賢之祀。旌孝義之門之類。凡修帝王之故事。以文飾吏治。及諸可喜之事。皆勿作焉。惟慎選良二千石。與民休息之為務矣。其在民也。惟勸課農桑。使其養老育幼。勿作非而已矣。勿以教化之政擾之。亦皆十載矣。以陛下之英明。功業既踰於漢高矣。而又斂其英明。而反觀焉。以施行其十學者。其必有大踰於漢文者。乃十載之後。治既定矣。民益安矣。於是禮命于學士大夫。制禮作樂。郊廟朝會。德協于神人。陛下穆穆雍雍。與羣后揖讓乎廟堂之上。而四夷君長。奉琛在庭。當是時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而庫錢貫朽矣。乃諸當興作之事。黜侈心而料理焉。徐徐經營舉行。久息之民。喜功子來。必不告勞也。此所謂學漢文而踰焉者。而與湯武爭衡也。皇天其必申命用休。豐年穰穰。萬民逸樂。仰陛下如天。陛下又聖敬日躋。駸乎入于堯舜之域。亦非難事也。然則臣之卑論。焉知其非高論也。陛

若聽用臣之言。幸而有績也。請賞臣以富民侯印。臣則奉印綬。歸老子田里。永傳之子孫。對揚陛下丕顯休命。此臣愚區區至願。惟陛下裁察。

### 擬苻堅諭江南檄

維大秦建元十一年秋八月。下檄告諭江南相將庶尹。暨軍士等。皇帝若曰。朕聞天有顯道。福善禍淫。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三皇以來。歷序可知矣。天子者。子於天。而父母於民。為民除害施利。使民安居保性。無相戕害者也。此之謂能欽協于天心。則安富光榮。澤流子孫。一有不協。暴慢叛民。天則廢黜之而更擇焉。此皆汝等所聞知矣。爾司馬氏之先。懿師昭炎。雖無厚德於民。乘際會之運。振矰繳。弋天位。亦能并蜀吞吳。混一區宇。救民于塗炭之中。而倒載干戈。不可謂無功于民。天命亦歸焉。逮後嗣昏濁。國本先撥。以萬乘之尊。夫妻子父。不能相保。宗王戚藩。骨肉相賊。以鼓煽乎邊塵。身死胡狄之手。而海內糜爛。此皆爾等所視聽。弗可掩已。則天之棄司馬氏。而弗復顧惜也。彰彰明哉。是故遺民屯聚求生。立業于關中。非無忠臣謀士。猛將勁卒。亦不迴踵而泯滅矣。此亦可以卜天心矣。汝等乃仍屯聚于南陔。驅迫百姓以戰爭。徒虔劉天民而已矣。以圖興復。則不知天命也。冀以延歲月。亦非長計也。朕以寡薄。賴祖先之休。保有秦隴。遭時之多難。懼不能負荷。且弗忍於吾民嬰乎鋒刃。困乎係累。頗鍊師簡兵。積穀粟。謹烽燧。自完封疆而已。非有冀於外也。然禍亂荐臻。殘暴競興。萬民俛俛。無所歸往。於是隣近州郡。

皆睦於我。亦賴我以保其境土。至於庶方流亡之民。來避難者。日月相踵。朕憫之給其衣食。使保其性而已。斯聲流傳。頗過其實。乃遠方之人謬聽。無大無小。通質請命。並願除其暴君。誅其殘吏。以救民者。無虛月矣。朕不自量。亦弗忍於忽然坐視天下之溺。聊褰裳沾足。白旄所指。莫不碎糜。東舉山東。慕容面縛。海濱奉琛。西定巴蜀。彭濮解纜。西涼納貢。北滅燕代。胡狄喙息。肅慎楛矢。南巡中嶽。百神受祀。漢河稽顙。想汝等其畧聞之矣。朕本意惟存於誅暴救民而已矣。然今天下既定。而歸屬於朕。亦安得而避之。朕不知天終以我收寧海內。以傳之子孫。朕又不知天或藉我武力。驅除桀暴害民者。以俟聖人而付畀之。朕不敢自規度。一遵天命而已。卒不能若爾司馬氏之祖先。權譎謀計。負託欺孤。篡弒以要天命也。今百年之亂離定于二。至岐足蠕動之微。莫不顛然歸嚮焉。唯爾江南仍敢紀其叙。君臣昏迷。不知奉天命。屯聚旅拒。欲延垂絕之喘息。殊不知虛勳民之重獲罪于天。是其智蟲蟻之弗若也。汝且平心靜思。以量天命。夫惠懷之際。以至于今日。天命已去與。未去與。今日以往。天命有所歸與。未有歸與。其亦知之矣。汝庶幾上奉天命。下協民心。永離乎干戈之禍。而歌頌泰平。保其性命。長子而育孫。策莫善焉。今汝昏迷。猶守司馬氏之遺孽。乃大言曰。此司馬氏之天下。我家之舊物。不當持予他人。我必興復焉。噫言之錯謬。未有甚於此者。夫天下豈有姓氏哉。天下設有姓氏也。姒姬卯金。至于今有天下可也。唯其無姓。故天之所命為天子。天之所棄為匹夫。汝乃守匹夫。而欲用抗乎天

子之師。其亦不量力之甚者。皇天其謂之何。汝試觀諸天。天豈理汝哉。中原無主。虎狼相吞噬。兩京易統者各三四。我非爾讎也。朕既奄有宇內。若輩爾江南。取予元不足為輕重。且任汝昏迷。授以南越王印。使尉佗倔強於夷中。亦無不可。然廟堂之上。自有議論。咸曰。江左人士。陷於夷越。既歷數世。變於越俗。全喪中國禮義仁讓之性。未可以信義而撫定焉。是故屢命邊將班明詔。使其限長江而保守焉。無侵害我中國之民。彼一不奉約束。頻年稱兵。毀我淮甸。隳我荆襄。狗盜燒掇於蜀漢三巴。使我民不免於征戍轉漕之苦。加之兩軍死傷者不為少。此不可弗為一勞永逸之舉。且彼小弱夷民。而不能緝寧。寇亂相踵。又君臣不協。篡弒屢興。暴斂無藝。民之塗炭。亦已極矣。不可弗興救民之師。朕念民之勞苦。未之許。即衆言囂囂弗寧。舉言天子唯愛中國之民。而弗恤江南之民也。其奈天授我之命何。我畿甸山東之民。脫乎介冑之苦。而逸于畎畝者三載矣。乃樂子孫之永逸。而不自憚乎一勞。翹足南望。發乎歌謠。朕不自惜。爰循羣后臣民之心。決用守龜。欽奉天命。以明年二月初吉。禡類啓行。鍊騎八十萬。銳卒五十萬。兩道進發。兩淮荆襄。積粟數十萬倉。無更煩轉漕。艤艘戰艦三千餘艘。備在蜀漢。乘雪水東下。會于赤壁之下。汝其善守長江之險。鐵瑣假城。任汝所為。但長江萬里。有須多兵。竊恐爾不能充備也。又懼少遺守四千。爾主憂怖。與妻子晝夜啼哭。寇盜竊發。府庫有焚劫之虞也。既有成命。事不可中輟。是故命邊將。絕爾使者勿得通。汝其良圖。今後唯有三尺素旗。玄黃箠壺而已矣。朕既為汝主。築室

于京師。廩庫倉廩皆備。祿萬鍾。奴婢百人。是爾祖先舊地。或愈於夷中之宅。必不使爾主洒南望之涕也。相將以下。至于小吏。皆有區處。中原方須楚材。且量才任使。永無繫累流離之憂。汝不良圖。衆怒弗可犯。雷霆一震。君臣粉齏。雖悔靡及。故先事露檄。朕言弗再。評曰。京西有李家翁。田業頗廣。其子孫凶悖。蕩盡其產。而流亡于江湖。其田業輾轉。爲張家之有矣。既百餘年。李之遠孫。踵張之門。責還田業。實不持一錢也。張家何肯聽之。乃爭鬪相傷。隣里救之。簇擁造于縣廷。吏訊之。張曰。李之田業三易主。而後至于民。民別有所買也。未嘗取之李。且李不持錢。白手責還。故民弗予也。彼若輸錢。民未必不還。吏以詰李。李曰。小人實無錢。不能買也。然田業祖先舊物。故必欲得之。弗復顧死生也。吏哂曰。田園皆公家之物。民者出租假之。以立其業者也。汝何舊物之有。民有財則得買田。財盡而田去。誰之咎哉。汝務殖財。以買田而已矣。不得白手與人爭焉。勿舊物嚇人。答而遣之。夫司馬氏無德。而與人爭舊物。亦猶是也。曰。愬諸天。天豈理汝。允哉言乎。

### 弊帚續編終

### 弊帚季編序

幽人老矣。絕意於翰墨。數十年于茲。故弊帚以續篇而終焉。兀然塊處。而不能無言語。時與子弟。討論陳篇。亦有起予者。乃技癢在臂。不覺弄筆。蓋不能自己也。今錄數篇。題以季篇。猶前後漢之後。更有季漢也。炎光奄奄。氣力不相屬。未知絕筆在子何篇也。

文化丁卯之夏書

# 弊帚季編

## 姓氏斷

上古賜姓之法。蓋至于武王周公而廢矣。夏殷亦不足徵。是故尤難料理。漢以降之紊亂。則亡論已。吾聞昔者黃帝。二十有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雖若荒唐難信。而其理昭然可推。蓋天子多子。必須分異。其嗣子襲父姓。不勞賜焉。其諸子分封。各賜姓以分別之。別者因母。譬其母字阿爲者。則賜其子以嬌姓。字阿吉者。則賜其子以姁姓。其同母者。姓亦同之。傳曰。因生以賜姓。述古制也。生謂所生。即指母也。故文從生從女。而姓之文。亦多從女。所謂嬌姁姚姁姬姜是也。蓋當其時制文也。夫同父兄弟。固相親愛者。況同母者。同室而寢食焉。則其親愛更有加焉。又賜姓而同母同之。是同父兄弟之中。而同母之親更篤也。周公與康叔同母。故兄弟中。最親厚云。是自  
然之理。

舜亦帝者之裔也。蓋其祖既受嬌姓於帝。而世居于虞。故其旁近水。有因而得名者也。書曰。釐降二女于嬌汭。是也。夫姓。祖先帝王之所賜。非他人所能爲也。舜既世守焉。堯安得奪而更賜焉。

且爲水製名者。文何不從水。是水隨姓而得名。亦明矣。古者謂百官族姓爲百姓。而庶民不與焉。庶民無姓故也。

古者唯婦人用姓矣。男子有姓。而不之用。其所用唯氏矣。於是姓氏無相淆已。夫姓終始依婦人。文從女。不亦宜乎。

周分封諸子。魯衛晉曹以下。是也。若沿古法。宜隨其母各賜姓者。周則不然。一襲姬姓。無所分別。又與天子正統。無以異矣。故曰。賜姓之法。至于武王周公而廢也。雖然是周家一代之法制。無可非也。但姓氏文義之湮鬱。則肇于此。

漢以降姓輟矣。男女一用氏。而無所分別。遂呼氏爲姓。或混用連稱。不知其異。如高祖姓劉氏。是也。杜元凱生于姓氏紊亂之世。未嘗窮其源。而妄推其委。故其注左傳。多不得其解。

天子分封命氏。其義甚晰。蓋國名即氏矣。周家若魯衛晉曹以外。春秋盟載之辭。可徵也。曰。晉重。魯申。衛武。是已。至于衛輒。莒僕。亦皆舉氏稱之也。非專舉國名。舜以虞氏焉。蓋其先世嘗受封于虞故也。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是也。虞氏亦非堯之所賜。

諸侯以國爲氏者。唯嫡嗣襲之。雖公子公孫。未有氏者。有時乎亦稱焉。國名與氏。或不分明。姑舍之。陳完在齊。及其子孫。仍稱陳氏。其不謹嚴若斯。庶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並以爲族。春秋。公子友如陳。公孫茲如牟。說者並以爲稱族也。

輦帥師。說者以爲去族也。蓋公子公孫猶氏也。至于公孫之子。則無族。故賜氏以統其族。氏者

取其父祖之字也。然祖無多子者。不取焉。父無多子者。亦不取焉。無以統故也。是以雖公孫之子孫。有二世無氏者。傳所謂未賜族者。是也。唯有多子之人。其子孫取其字。以爲氏也。非限于王父之字。宋孔父嘉之子孫。以孔爲氏。嘉者公孫之孫也。華父督之子孫。以華爲氏。督者公孫之子也。此二人者。蓋其先世。並獨子相承。旁無兄弟故也。唯嘉督有多子。是以子孫取其字。立氏以統之云。

大夫既受氏。而子孫衆多。或分焉。或不分焉。其分焉者。或以地。或以官。唯不復以字也。以字者。特公侯之子孫。始賜焉者而已。其官族與氏族駢稱焉。無定法。故春秋之世。一人而帶氏族。或三四。

古者以姓統親。以氏統族。後世姓廢矣。並以氏統焉。其子孫綿綿。多不分焉。其稱謂稍爲差別者。或以房。或以地望。比之古法。拙亦大甚。

吾邦。古謂朝臣宿禰之類爲樞根。此不問其族類。唯隨其官爵勳績崇卑。而立之號也。而使其子孫世守之。男女通同。雖降庶賤。而不廢焉。義在姓氏之外。而文與氏相連。均朝臣也。其邑居采地。在藤原者。爲藤原朝臣。在菅原者。爲菅原朝臣。而藤原菅原其氏也。其他宿禰以下。並放此。而崇卑之等存焉。故中世有奏請更宿禰爲朝臣者也。夫樞根。漢土之制。無可與比者。唯北

魏周隋之間。頗有類乎此者。唐之勳等。亦類云。今且稱權根為品族。可也。後世史官。乃充以姓字。則失之。如源平藤橘。皆氏也。非姓。其後世子孫復分。各為數十氏矣。如新田。足利。楠。赤松。名和。菊池。類乎以地為氏者。小貳。三浦。類乎以官為氏者。然其原非自製氏者。乃是外人稱呼以地。而氏歸焉。猶飛鳥井。油小路之類耳。官亦如之。然而重疊有兩氏。頗似龐維。賴稱謂有法。相避而弗相疊云。抑是數中。正與氏法合者。唯源平藤橘之屬也。此非姓耳。新田。足利。似氏而非氏。夫東門襄仲。東里子產。及柳下惠。彼豈以此為氏乎哉。然是以上古本義而規焉者。若據漢以下紊亂姓氏而推之。則復有可言者也。蓋天子賜姓源氏。與漢高賜姓劉氏。文義無以異也。但宣勅明言賜姓源朝臣。是重在朝臣者。姑畧之可也。平與源義正同。而藤橘與此有小異。藤與橘又不全同。並皆小故。舍之可也。今且据近古賜姓之例。而舍品族。定以源平藤橘為姓。而新田赤松為氏。可也。品族在外。而弗論焉。猶是唐制勳等之比。其他姓氏。並用此為準。中古倣唐制置勳等。頗重複無義。廢已久矣。亦舍而弗論焉。今所擬定。比之上古之制。唯男女通同併用。為異而已矣。或曰。吾子之言。文理明通。稱謂亦便。但奈廢古人之姓何。予應之曰。吾未嘗廢之也。古之權根。因為品族。而在姓氏之外。一無所紊亂。唯細史官謬用文字而已。本紀所謂賜姓。當追改作賜族。族即品族矣。此亦非改古語也。夫古語。唯有權根而已。元無族字。亦無姓字。唯後人之所充焉。品族當讀作加波年。即權根。

贊曰。今俗間無學之人。稍理姓氏者。往往與斯言合。唯考古崇禮君子。則不然。何顛倒之至于此也。蓋坐于泥一姓字。其惑牢不可釋。苟非釋語而畧文。則邦乘皆不可讀也。盍思諸。人生而幼少。旁人爾汝呼之。有阿童之稱。既長而郎之曹之。及其壯而老也。子孫森列于側。旁人不敢呼其字。隨而主之公之。夫一人之身。而稱呼轉移。有如斯者。况源平之為氏。歲月悠遠。子孫千億。分離而散處。亦以地以官。各自立氏。於是乎源也平也。變化為姓。儼然統其氏矣。嗚呼誰為之制度者哉。自然之勢。不可禦已。猶郎老為公也。然後姓以統氏。氏以統族。闡與上古之制合。不亦偉乎。

管豬戶評曰。物者天然也。名者人為也。變化者時也。變化無窮。而名隨之。借反乎天。是之謂物化。凡物皆然。豈特姓氏。此篇其窮物化之態邪。森列峯評曰。中興之後。赤松氏盤據于播作。威制中州。宗族尤盛。盈滿于邦域之內。今播中豪族大姓。訪其系譜。皆赤松之裔云。蓋英賀。井上。三木。船曳等數十氏。並以地為氏。其分散于他邦者亦多。唯紛紛攀赤松之枝。頗以適庶第其崇卑。而亡論於其所出之源矣。於是赤松之朽株。亦殆變化為姓矣。此又物化之極也。聖天子在上。若錄其舊勳。雖賜之以赤松朝臣族。可也。

### 混一論

秦昭王南舉巴蜀。取漢中。拔鄢郢。東吞兩周。北折三晉。國富兵彊。當是之時。混一之勢已成矣。



然謀臣不良。辨士交鬪。范雎蘇代等。各騁私智。以阻壞其事。優優三十年。至始皇就也。昭王若獲忠良智謀之士。定國議。則混一之業。固不俟始皇也已。夫六國之亡形。則如霜後之葉。振落不費力矣。所謂國議。其一曰。定邦畿。南自衡山洞庭。抵雲夢方城。循漢川北旋。抵華山。達于西河。龍門至于榆林之塞。定以爲秦之帝畿。大抵居天下之半。皆相地形而操縱焉。寧縮不求。贏封疆鄴塞。頗嚴固。以示天下不復貪土地也。其二曰。招士。傳檄募能談兵者。能戰鬪者。及馳說辯士。皆權予秩俸。待有功而後祿焉。亦頗優給。要在傾奪。天下之士。不必擇其才之能否。舉兩周之地而奉之。可也。其三曰。懸封賞。大者方百里。次七十里。小者千戶侯。百戶侯。以至于金帛秩俸。皆隨功之大小。而不論世族。其四曰。征伐先後。蓋此時。宜以韓爲先。燕爲後。乃命武安君白起爲元帥。精甲三十萬。驅兩周權俸戰士。實之前列。嚴約束。明賞罰。使其竭力立功。以要封侯。既整師旅而啓行。於是縱兩周辯士。入于韓。上下說君臣。必曰。天下爭戰數百載。萬民之彫弊。亦已窮矣。苟無混一之業。民無蘇息之期。今秦興師。非貪土地。非饕子女玉帛。唯欲革封域。一政教。以救民于塗炭之中而已矣。舊怨故憾。皆已洗除。故師無聲罪之鼓。士大夫以下。出降者無罪。其以城邑降者。爲有功。但受封於他邦。不得守本土。是今日革邦城之新法矣。諸侯王。雖以全國降者。不得襲嗣舊邦。心受田宅於周甸。秦王既命繕治宮室。以俟焉。妻孥親戚。左右奴婢。及重器寶物。皆聽自隨焉。周甸之租稅。足以供于上下衣食。無弗贍也。安樂無事。

永無憂患。以長子育孫。享耆艾之壽。孰若乎守危亡之國。日夜痛心焦肺。內患人民之離畔。外備四鄰之侵襲。求死而不得。祈生而弗保哉。況爭戰之世。篡弑相踵。雖親戚左右。無可恃也。凡爲人君者。皆孳孳孤立于上。一夕不得高枕而寢。是亦亡聊之極矣。蓋人君享國。皆由天祿。祿已竭于天。人力焉得挽回。昔周武王成王有天下。侯國之數。蓋八九百以外矣。今其存焉者幾何。以臣所聞。唯燕國而已矣。可謂千之一也。其亡滅者。皆天祿竭故也。是故太公之祿竭。而田齊興焉。唐叔之祿竭。而三晉興焉。其亦可以觀已。今足下君臣。保危亡之邦。欲偷延歲月。徒長亂樂禍。於事無益。多見其不識天命也。不如早定計議。輟戰受封。君臣安身。休息萬民。以奉承天意也。如斯者。衆言一口。彼必不多蓄疑也。然後大軍電發。拔城下邑。不過乎三五。彼必君臣降服。乃下令嚴禁。收斂軍士。秋毫不侵。務明救民之義。以養破竹之勢。先移降君。而安厝如約。其士大夫。雖有功者。且給權俸。以俟後役。乃三分韓地。其一封秦軍有功者。其一封兩周權俸之士有功者。其一建郡縣。其郡守縣令。掌撫育庶民。勸課農桑。蓄積布粟。以給軍需。備凶饑。一粒尺帛。不漕于畿甸。以明不貪土地之義。別置一都督。而總轄焉。衛兵三千。一方有警。發郡國之兵。共討之。韓事既畢。乃縱辯士。入于魏。轉師隨之。先聲既達。則魏之降服。必易於韓。乃三分魏地。以其一封韓人有功者。他一如韓。其次楚。其次齊。其次趙。其次燕。皆如韓魏。六國之士。各受封于所征之地。不食於本土。則無根株窟穴。作隱之患。海內混一。不出三

歲也。若夫立法度，順政教，休養萬民，以祈天之永命，則存乎其人。

### 封建論

封建者自然之勢也。郡縣者一人之私也。故天愛封建，而憎郡縣。及其衰亡也，天下非瓦解即土崩瓦解者，封建之解紐也。土崩者郡縣之魚爛也。其土崩者，踰月歷年，亦漸變化，必為瓦解矣。天其欲復封建邪？秦創郡縣，以郡縣而亡。天下共滅秦，而項王霸有之，則齊楚三秦，燕趙韓魏以下，皆有分地，是封建之勢。而天之所愛也。唯項王無德無謀，不能撫定而失之，非以封建而亡。漢有天下，齊楚燕趙諸國，皆有分地，封建踰於天下之半。及韓彭陳盧之戮也，漢又多封劉氏，封建之勢依然。漢定呂氏之難，全賴齊師之威，是封建之効也。至于吳楚七國之亂也，天子旰食，漢殆弗支，以諸侯之疆也，其平定也，疆者盡殲，弱者益絀，封建之勢，日月廢頹，終至于王莽之篡，諸侯微弱，莫之敢遏焉。滅天之所愛，而恣天之所憎，故耳。東漢之興，隗囂、公孫述諸人，非有大暴虐，苟能輯寧歸順，亦皆大諸侯矣。撫以文德，弗勞師旅，是光武之志也。然封建廢久矣，風習日醜，疆梗者，人人不自安，猜嫌益深。雖光武之信義，而不能感豚魚，彼自取夷滅者，天下皆以亡秦為故事，而弗識三代之勢，故也。東漢之亡，袁紹、曹操、劉表、孫策、陶謙、公孫瓚、劉璋、張魯等，割據分爭，是封建宜復之機也。其中即有一人，修文德而撫之，誰敢弗服從焉。時無其人，則亦已矣。疆者日尋干戈，以相寇奪，非夷滅焉悉吞其地，弗措也。故弱者誓死不相下，雖一定有

時，亦必延歲月，四海煙塵，殺人如麻。豈天之所欲哉？所謂修文德者，不貪人之土地，不饜人之財賦，不滅人之宗社，為經理其國家，而教誨之，使其安富壽考，保有其民人，如斯而已矣。三國之季，疆弱之勢，既瞭然，弱者仍死守，不肯降服者，知服即滅故也。南北最爾，不足論焉。隋之興，亦犯天之忌，是故削平如彼之艱難，其亡也忽諸。唐之興，亦與隋同。夫竇達德、劉黑闥等，何罪而誅滅，譬猶群虎爭肉，而相寢處也。人乃褒其勝者，為神為聖為仁義，而可乎？但太宗升天位之後，頗自修飭假仁義，有以祈天之永命，故其終與隋不同云。唐之衰，藩鎮疆梗，以釀五季之亂。在唐信害，然是天所以馴致乎封建之治。而當時無一人奉承天意，可長歎哉。宋之興，滿天下皆節鎮矣，其竊名號者，苟藐其名號，亦仍節鎮耳。宋祖若能修文德，以來之，大則王之，小則侯之，禁其爭奪，與天下休息焉，雖運之掌上，可也。然宋祖非其人，未可以此而望焉。請且以利言之，當時若師三代，北胡之害，燕趙為中國之扞屏，西夷之難，朔方當之，西南夷，則蜀能統理之。南夷海寇，則吳越江南，亦能禦之。兵士習於風土，熟於險要，人自為戰，大勝於他邦遠征之師。天子在中土而無事，穆穆焉，雍雍焉，與公卿庶尹，揖遜于丹墀之上，議禮談樂，不亦美乎？其水旱凶饑，諸侯亦自愛其民，收恤必無所闕，力贍者，鄰邦相助，必不至乎王廷之旰食，是皆王國之利也。乃師亡秦，貪土地，窮海隅，悉入于版圖，於是四邊皆置屯戍之軍，亡慮數十百萬矣。有兵斯有餉，雖平時，有轉粟飛芻之勞，况攻戰乎？冬夏仰衣襪，歲時要稿賞，一州之租稅

或不足供一州之兵。四夷蠢動。屯戍之軍。不足定之。必發救援之師。兵校在外。多不奉法。往往擾民。民苦遠役。或避徵課。逃入山林。相聚爲盜。剽掠邑落。故一方有警。三邊皆動。凡國家糜財。莫甚於兵。又有水旱凶饑。必須振恤。有司年年苦於厝置。有時乎四面出師。八方振恤。而京師無見糧。於是剝民括商。以應急需。猶弗能支焉。群盜益起。流民縱橫。國隨而亡。漢唐至元明。皆一轍也。蓋徒貪大利。而不知其費之倍焉。諺所謂算合而錢不足者。是也。三代之可師。而亡秦之可懲。猶信。吾邦封建之勢。兆於鎌倉氏。而成於中興。室町氏之衰。天下瓦解而割據。有豐氏能遵自然之勢。而利導之。服而撫之。畔而殪之。故經營六載。而天下皆服矣。若必貪土地。而窮兵也。雖雄畧蓋世。而諸侯未有亡爨。吾恐紛拏更十載。未必克濟也。業已不貪土地。版圖固不太博。然而有豐氏。貨財盈溢。豪華光于古今。皆唐宋所不及也。此無他。舍天之所憎。而修天之所愛。弗踐亡秦之轍。闢與三代合而已。有豐氏且然。况踰而上焉者哉。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之後。唯吾邦一見之。不亦偉乎。

菅猪戶評曰。江南無辜。宋祖伐之。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斯言若有理。然唐虞三代。以畿邦爲臥室矣。千里之外。固不忌鼾睡。宋祖乃欲窮海隅。以爲臥室。貪慾太甚。犯天之忌。宜乎其子孫世世困於財賦。鹽鐵茶麴。凡剝民之政。無所不至。竟以漸滅。抑以貪創業。以窮終之。天之報復。若有意云。

森列峯評曰。富有天下。而財賦弗給者。何也。蓋天子以百萬乘自居。則公卿大夫。有司工役。兵民之數。皆百倍於萬乘諸侯矣。營造繁興。賞賜無藝。宗室戚里。奢華相競。又有恩倖。有科舉。有繼絕。有錄後。閹人又有養子。官員日增。浮食益多。方千里之租。穀不足以充於京人之口。糧必轉於山東。漕於江南。然後京師免於菜色。若山東有事。江南兵起。京師安得不饑哉。古人謂量入以爲出也。後人皆量出。以爲入。是橫政所自出。民之無祿。哀哉。

又曰。是論。蓋爲宋而發焉。故下弗及於元明。元明制度。尤紕繆。並下於宋。更一二等。清則未得其詳。意者無以異耳。

森東叔曰。吾鄉有暴富之民死。其子生長於溫飽。不知經紀之艱難。踈於牙盤。倦於記帳。又患傭隸之乾沒。乃言曰。廢舉朽蠹。類多折閱。典質煩碎。動經官司。子貸虛沽。招誑受損。糶糶取予。投機不易。酒漿制造。喧囂少贏。其如之何。以謀於族人。無良計。乃密自定策。一朝悉輟其所業。傾資產。大買莊田。分配客戶。而田之。悉逐傭隸。獨與妻孥居。日夜無所營爲。章臺絃歌之餘。在家所與遊處者。茶博士骨董翁。香烟裊裊。鼎濤湯湯。青州從事。時破其閑。高麗於菟。又承其問。自言人間樂地。莫踰于此。未知天上之樂。更何如耳。其田跨三州。麥浪連空。彌望曠遠。乃喜曰。此可以與舊買者頡頏矣。是年大旱饑。課租賑恤。皆出自庫中。明年夏澇。沒田漂廬。亦自取費而已。是冬無雪。是以次年無麥。秋而蟲災無禾。是時庫金已罄矣。

稍稍典田。以救目前之急。之子習於富驕。氣揚揚。不自檢束。傲慢如舊。其明年。海潮大溢。漂溺狼藉。田廬悉壞。修築二載。方始議樹藝。六載之間。無一粒之入。而所費不貲。於是其田皆入于典家。併臥室倉庫。皆喪之。忽為長卷之餓瘠矣。亦不知自悔。長吁短歎。惟怨天時之弗我祐。此雖鄙事。亦可以喻乎大。抑晉宋之興衰。其有省於此夫。

### 封建後議

或曰。秦以郡縣而亡。則吾既聞命矣。然阿房驪山。長城之役。奢泰如彼者。蓋滅六國。而郡縣之六國之富。秦獨享之。故其富如彼無限量已。金塊珠礫之語。實弗誣。若夫運祚長短。則在德。始舍之。但郡縣而天子貧者。恐無是理也。曰。否。不然也。六國皆亡國。貧貨財。聚寶玉。積畜如山。一朝秦滅之。六國之積畜。悉歸于咸陽。於是秦大富也。其富在子立郡縣之前。非以郡縣成富。若幸遞至于五六世。而無改轍。則六國之積畜既盡矣。天子之貧。猶唐宋也。郡縣而天子貧。其理不可易也。

### 封建餘論

厥初生民。山間水濱。平原海島。各各奠居。十家二十家為一里。則父老一人必為之長。率其子弟。不然爭奪相殺。自不能聚居也。處處皆然。故鄰地相爭奪者。長與長會而治之。若今時賤夫。執舟車負擔之役者。同類相聚。必立一長。而奉其約束。號之為爺者。是也。十里為邑。邑有正。

率衆里長。十邑為鄉。鄉有尹。率衆邑正。而統治之。皆自然之勢矣。自古在昔。未有親立之制者也。其鄉邑尹正之名。古未之有。而其實存焉。若多少分合之數。則大抵推之耳。一鄉之內既然。推而上之。則縣有主。州有君。而一寰之內有天子。又統而治之。故曰。封建者。自然之勢。非帝王之所創也。王者御世。建侯封子弟。亦遵自然之勢而已矣。非有別制。唯秦皇一壞之。而後世莫有復焉者。禍亂相踵。生民塗炭。漢唐以降。有治平之年。而無治平之世。十載不尋干戈者。或鮮矣。終舉宇內。奉于夷狄者。再矣。皆郡縣為治之罪也。吾憫華夏之淪沒。益知自然之勢。不可易也。是後滿人失政。天下必土崩矣。既而各立主長。漸變為瓦解。而割據焉。是封建當復之機也。時有英雄。立政施仁。隨而撫之。以復于古之封建。則撥亂不踰多年。生民速免於鋒鏑。是天下之福也。其人亦必受永綏之休命。嗚呼淪沒之民。苟有志於學者。當於平世潛講斯議。以俟其人。可也。吾恐封建廢久矣。世不知其懿。縱令有英雄起焉。慮或弗至於此。徒使後人悲焉耳。噫波濤萬里。無由提耳。可憫矣。

### 美政論

凡創業之初政。守成之修飭。必有遵舊典而舉行者。皆可喜可美之事。世所謂良典美政也。然其中有不可者。曰明堂。曰辟雍。曰靈臺。曰封禪。曰禘祫。曰大禮覃恩。曰科舉。曰天下州郡縣邑建學宮。置弟子員。之數者。皆害於民。而無實用。一切禁絕之。可也。曰南郊。曰七廟。曰親九